

**kolistan 推荐书系**

---

# 红楼梦原著论著系列

Produced By Kolistan

脂硯齋  
抄閱再評  
甲戌

石頭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

〔清〕曹雪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6.25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2,000

統一書號：10186·591 定價：4.45元

## 重印說明

《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石頭記》一書，原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影印。當時印數較少，且又時隔二十多年，不少學者反映該書已較難獲見。為了滿足學術界的需要，現據原影印本重印。原書綫裝二冊，現改為平裝一冊，其內容、款式及收藏者批注、校語、印章等則一仍其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一月



## 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

胡適

民國十六年夏天，我在上海買得大興劉銓福舊藏的「脂硯齋甲戌鈔本再評」的石頭記舊鈔本四大冊，共有十六回：第一到第八回，十三到第十六回，第二十五到第二十八回。甲戌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這個鈔本後來就稱為「甲戌本」。

民國十七年二月，我發表了一篇一萬七八千字的報告，題作「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我指出這個甲戌本子是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前面有「凡例」四百字，有自題七言律詩，結句云：「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都是流行的鈔本刻本所沒有的。此本每回有硃筆眉評，夾評，小字密書，其中有極重要的資料，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年月日，可以考知紅樓夢最初稿本的狀態，如第十三回作者原題「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後來「姑赦之」，才「刪去天香樓事，少却四五葉」。評語裏還有不少資料，可以考知紅樓夢後半部預定的結構，如云，「璉官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二十八回評），如云，「紅玉（小紅）後有寶玉大得力處」（二十七回評），此皆可見高鹗續作後四十回，並沒有雪芹殘稿本作根據。

自從「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發表之後，研究紅樓夢的人才知道搜求紅樓夢舊鈔本的重要。

民國二十二年，王叔魯先生替我借得他的親戚徐星署先生藏的「庚辰（乾隆二十五，一七六〇）秋定本」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八十四鈔本，其實止有七十七回有零：六十四回與六十七回全缺，二十二回不全，有批語說，「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我又發表了一篇「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我提出了一個假設的結論：「依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款式看來，凡最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在這二十多年裏，先後又出現了幾部「脂硯齋評本」，我的假設大致已得到證實了。我現在把我們知道的各種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本子作一張總表，如下：

（一）乾隆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鈔本再評本，即此本，凡十六回，目見上。

(2) 乾隆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三十八回：一至二十四，三十一至四十四，六十一至七十四，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回，是鈔配的。此本我未見。

(3) 乾隆庚辰(一七六〇)秋脂硯齋四閱評本，凡七十七回有零，目見上。

以上鈔本的年代皆在雪芹生前，以下鈔本，皆在雪芹死後。

(4) 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此本也是脂硯齋評本，重鈔付石印，妄題「國初鈔本」，底本年代不可知，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的進士，暫定爲己丑本，凡八十四。

(5) 乾隆甲辰(一七八四)菊月夢覺主人序本，凡八十四。此本近年在山西出現，我未見。

直到今天爲止，還沒有出現一部鈔本比甲戌本更古的，也還沒有一部鈔本上面的評語有甲戌本那麼多的。甲戌本雖止有十六回，而硃筆細評比其他任何本子多得多(庚辰本前十一回無一條評語)，其中有雪芹死後十二年的「脂批」，使我們確知他死在「壬午除夕」，像這類可寶貴的資料多不見於其他各本。

所以到今天爲止，這個甲戌本還是世間最古又最可寶貴的紅樓夢寫本。

三十年來，許多朋友勸我把這個本子影印流傳。我也顧慮到這個人間孤本在我手裏，我有保存流傳的責任。民國三十七年我在北平，曾讓兩位青年學人兄弟合作，用硃墨兩色影鈔了一本。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府派飛機到北平接我南下，我只帶出來了先父遺稿的清鈔本和這個甲戌本紅樓夢。民國四十年哥倫比亞大學爲此本做了三套顯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圖書館，一套我送給翻譯紅樓夢的王際真先生，一套我自己留着，後來送給正在研究紅樓夢的林語堂先生了。

今年中央印製廠總經理時壽彰先生與技正羅福林先生的熱心贊助，這個硃墨兩色寫本在中央印製廠試驗影印很成功，我才決定影印五百部，使世間愛好紅樓夢與研究紅樓夢的人都可以欣賞這個最古寫本的真面目。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即西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再過兩年的今天，就是他死後二百年的紀念了。我把這部最近於他的最初稿本的甲戌本影印行世，作爲他逝世二百年紀念的一件獻禮。

民國五十年，二月十二日，在南港。

# 目錄

## 上冊

影印緣起

胡適

鈔曹雪芹自題詩兩句

一

凡例

二—四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五—二〇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二一—三三

第三回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

三四—五〇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五一—六二

第五回 開生面夢演紅樓夢 立新場情傳幻境情

六三—八〇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雨雲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八一—九六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嘆英蓮 談肄業秦鍾結寶玉 九七——一二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香院 賈寶玉大醉絳芸軒 一一三——一二六

下冊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甯國府 一二七——一三七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一三八——一四九

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一五〇——一六〇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歿逝黃泉路 一六一——一七七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一七八——一九四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蜜意 滴翠館春困發幽情 一九五——二一〇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二一一——二二四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二二五——二四六

跋

胡適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甲戌本曹雪芹自題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凡例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



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警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會已點晴矣如寶玉作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支此則紅樓夢之點晴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晴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晴處然此書又名曰

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見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跡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此書只是着意于閨中故叙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畧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

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但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堂上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干裙釵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

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  
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執袴之時飫甘  
饗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  
之德已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雖我之罪固不  
能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  
我不肖則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茆  
椽蓬牖瓦竈繩床其風晨月夕堦柳庭花  
亦未有傷于我之襟懷筆墨者何爲不用  
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以悅人之  
耳目哉故曰風塵懷閨秀乃是第一回題  
綱正義也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

者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  
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于世態然亦  
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

詩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  
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  
古今一夢盡荒唐  
謾言紅袖啼痕重  
更有情痴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不  
豆  
書

一  
一

月  
不  
牙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

荒唐細語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

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

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

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

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剩了一塊未

用以補天就該去補地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

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

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近而來生得

二頁已

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角

①此下四  
百字四  
成本作  
地而生  
張見七  
字。

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已笑已來至峰下坐于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僊玄幻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叫何處無人言何處無僧道說道大師弟子蠢物不能見禮了適問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蠢性却稍通况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裏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仙師聽畢齊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都

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  
好事多魔八箇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  
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到  
不如不去的好這石凡心已熾那里聽得進這  
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  
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然如此我們  
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  
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却又  
如此真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妙佛法亦須領悟此世人之情只好結過尚與人話不  
而己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終之  
者來看此所謂戲筆墨也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  
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大展明點幻字好術將一塊大

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  
扇詩說性之有知覺者石也隆詩說性之有知覺者石也大小的小的可詩說性之有知覺者石也  
體到也是個實物了詩說性之有知覺者石也  
得在鑄上數字使詩說性之有知覺者石也  
昔子房後謁黃後石公性見一石子好携你到那昌石公性見一石子  
房當時恨不擇個絕世情痴石公性見一石子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  
此石去余亦恨不居石公性見一石子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  
能隨此石而去也石公性見一石子  
聊供閱者一笑

不感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  
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  
奔何方何舍後來不知又過了幾世幾劫因有  
個空上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



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  
歷上空上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  
天字便是作者一生新眼形入世入世渺茫茫大士渺茫真人携入紅塵  
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  
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慚愧之言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  
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閑  
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  
地字中興字中邦字中國字中却反字中失字中落字中無字中考字中空字中上字中道人遂向石頭  
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

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  
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  
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箇異樣的  
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  
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  
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  
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  
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  
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  
於朝代年紀哉再者世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  
者甚少愛看過趣閑文者特多歷代野史或訕  
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

事則寔事然亦叙  
得不問果有也折有  
順遂以事有隱有  
見有正有間以多  
蛇灰線空心得解  
三筆兩馬明修棧  
暗度陳倉實龍場  
兩兩對峙堪托月  
背面傳粉子鏡花

三頁乙

卷一

七

三頁乙

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已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看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跡不敢

衆諸奇書中之  
秘法亦不復少余  
亦于逐回中搜剔  
判判明白註釋以  
待高明再批不誤  
謬

開卷一篇立意真  
打破歷來小說案  
白閱其筆則足  
莊子離騷之亞  
斯亦太過

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  
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  
總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  
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  
也不愿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  
讀只愿他們當那醉餘飽卧之時或避世去愁  
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此壽命筋力就比那  
謀虛逐妄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  
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  
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  
小玉等通其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  
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

台不無  
意醒此  
是有大  
益

本名何如  
道空道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親新懷舊故仍因之

人受其心丁想亦世之一篇儒耳  
一遍因見上要緊句面

雖有此指亦斷不可少奸責倭貶惡誅邪之

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

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上無窮

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

錄其事又非假擬要緊句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

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要緊句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

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

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

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

月寶鑑後因曹雪芹子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

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

釵並題一絕云

三頁乙 八



并淡亦得盡毒意  
覓青地峯巒石  
尺余不遇斷頭和  
尚何帳

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  
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

今而後惟愿造化  
主再出三片一脂是

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閑坐至手倦拋書伏几

書何本余文亦  
大快遂心于九泉  
矣  
甲午自淡筆

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  
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

此是八月

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

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

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起此機會就将此蠢

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

近日風流冤孽又将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

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

金剛幻情之至莫如  
此今探來歷卷其  
後可知

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

妙語謂三生石上舊精魂

小坡字本注玉未  
也又至有病也以此命  
名恰極

以類石草木為偶  
寶歷盡風月波  
瀾嚼遍情緣滋  
味至無可如何始  
結此木石因果以  
渡胸中恒鬱苦  
人之花石如有  
意不語不味能留  
人此之謂耶

知眼洞還債大都  
作者人耳余亦知  
此意但不說得出

才  
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  
點紅字細思絳珠字豈非血淚乎  
甘露灌溉這絳珠草便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  
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  
得換人形飲食之名甚奇身處更奇體終日遊于離恨天外  
飢則食密青果為膳妙極思愈清而方尚如此況去之人乎越為整潔  
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五衷更鬱點紅字鬱結著一  
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熾  
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  
又出警幻大醉歸處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  
情未償起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  
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點紅字她既下世為人我  
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



之奇文

也償還得過他餘不及人者蓋全部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

冤家來賠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

聞實未聞有還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

來風月事故更加鎖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

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

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

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

不會將兒女真情發洩一千人這一人入世其

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

那道人道起此你我何不去下世度脫幾個

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

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

百回

卷一

十

待這一

二

千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  
得方處在丁亥春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  
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  
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  
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  
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  
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  
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僊笑  
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  
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  
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  
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

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  
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鑄着通靈寶玉四字  
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  
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  
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  
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豈用真假有無字妙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  
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  
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  
又見奶姆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  
面黃已

八個字原是多矣雄雌死  
多患臣孝子屈死多  
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  
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  
一把眼淚洒與閑閣之  
中見得裙釵尚書達  
此教況天下之男子乎  
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  
個女子便用此語  
以訂終身則知託言  
寓意之旨誰謂獨  
寄興于一情字耶  
武侯之三才武穆之  
二帝二天之恨及今  
不盡況今之輩乎

生得粉粧玉琢丰覺可喜使伸手接來抱在懷  
中闔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  
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  
僧則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乚顛乚揮霍  
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  
那僧便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  
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  
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  
罷士隱不奈煩便抱着女兒撒身進去那僧乃  
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貫養嬌生為天下父母痴一哭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花空對雪  
後文  
便是烟花空對雪  
後文

家國為父事有亦  
之殊其理其連其  
數則略無差異如  
運如數者則必諒  
而後嘆也  
佛以世謂劫凡三  
十年為一世三劫者  
想以年春光寓言  
也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  
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  
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  
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妙妙口說畢二人一去  
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  
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  
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  
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  
賈雨村原係胡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  
他出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只  
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  
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整寄廟

石罅記

卷一

第回

中安身

每

日賣字

作文為生

故士隱

常與他

交

接當下兩村見了士隱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

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

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

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

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

書房中

小童獻茶

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

報嚴老爺

命來拜

士隱忙的起身謝罪道恕誑駕

之罪畧坐即來陪兩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

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

出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

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

更好這便是真  
正情理之奇味  
近亦說中滿紙  
羞花閉月等字  
這是兩料中又  
不與後之相似

最可嘆世之小說  
中凡罵奸人則用  
鼠耳鷹腮等語

這亦是女界心中  
意中正文又最  
近之小說中滿紙  
紅拂紫烟

原來是一個了。媒在那里擷花生得儀容不俗。  
眉目清朗，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  
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了媒，擷了花方欲走。  
時猛抬頭見窓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窮貧，然  
生得腰圓背厚，面潤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  
權腮。這了媒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  
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縷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  
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遭濟只是  
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定係此  
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  
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  
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  
三頁已

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  
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  
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雨村自便  
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  
畢及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  
來邀雨村寫士隱是才客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會  
回頭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  
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  
言一律云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閣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之意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飲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  
表遺金玉則緊接上字  
欽於奩內待時飛

前用玉合傳今用玉堂合傳自是書中嚴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寞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

不更自

卷一

月存卷

這首詩非本音不遇  
發出兩村不接不有者  
用中秋詩起用中秋詩  
故又用起詩杜于秋日  
所嘆者三春也却用  
三秋作闌尾

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  
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  
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學起來當時街坊上家  
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  
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  
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是將發之機滿把晴光護玉欄好懷事不覺露出  
天上一輪纔捧出是將發之機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  
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續矣  
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四字新而含舊最廣者必指明斗為賀雨村  
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落套矣

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是目今行囊路費一  
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可能到者士  
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  
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  
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  
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  
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尔不枉兄  
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  
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  
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  
之事耶

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

寫士隱如此豪爽又全無一毫粘皮帶骨之氣相愧殺近之讀書假道學矣

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

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  
因思昨日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雨村帶  
至神京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  
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  
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會留下與和尚  
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  
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  
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  
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  
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  
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  
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

喝醒天下父母  
之痴心

罵出南直台禍  
之實病

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  
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箇  
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鶴皆無夫妻二人半  
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  
哭幾乎不會尋死看上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  
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療  
病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  
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窓紙此方  
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多大抵也因劫數于是  
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  
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  
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方漸熄去也不知燒  
了自一  
去一  
去  
言見

託言大藥如是之  
風俗也

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  
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  
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  
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  
鼠盜蜂起無非搶糧奪食鼠竊狗偷民不安生  
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  
折變了便携了妻子與兩個了丫頭投他岳丈家  
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  
農家却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  
中便有些<sup>不樂</sup>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  
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  
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

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  
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  
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  
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用等語士隱  
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  
忿悲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露出  
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在街  
前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  
狂落脫麻屨鶉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必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什麼只聽見  
些好了好了那道入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  
字還美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  
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湏是了我這歌兒  
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  
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  
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



道

先說場面忽新忽敗忽麗  
忽朽已見得反覆不了

一段妻妾迎新送死條思  
條愛條痛條悲纏綿不了

一段石火光陰悲喜不了風  
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  
不了

一段兒女死後無憑生前空  
為壽畫計算弄痴心不了

一段功名隱默無時強奪苦  
爭喜恨不了

幾夜古今億兆痴人共歷幻  
場此幻事擾紛紛一掃可了

百頁已

西室<sup>寧榮未有之先</sup>當年<sup>蕭相館紫雲軒</sup>芳滿床<sup>衰草枯楊</sup>

曾為<sup>兩村等</sup>歌舞場<sup>新榮泰發之家</sup>蛛絲<sup>蕭相館紫雲軒</sup>見結<sup>寶釵相雲</sup>滿雕梁<sup>一千人</sup>

綠紗<sup>雨村等</sup>今又<sup>新榮泰發之家</sup>糊在<sup>寶玉晴雯</sup>蓬窗<sup>一千人</sup>上<sup>說</sup>什麼<sup>寶釵相雲</sup>脂正濃<sup>一千人</sup>

粉正<sup>寶玉晴雯</sup>香<sup>一千人</sup>如何<sup>寶玉晴雯</sup>兩鬢<sup>一千人</sup>又<sup>寶玉晴雯</sup>成霜<sup>一千人</sup>昨日<sup>寶玉晴雯</sup>黃土

隴頭<sup>甄玉寶玉</sup>送白<sup>甄玉寶玉</sup>骨<sup>甄玉寶玉</sup>今宵<sup>甄玉寶玉</sup>紅燈<sup>甄玉寶玉</sup>帳底<sup>甄玉寶玉</sup>卧鴛鴦

金滿<sup>甄玉寶玉</sup>箱銀滿<sup>甄玉寶玉</sup>箱展<sup>甄玉寶玉</sup>眼乞<sup>甄玉寶玉</sup>丐人<sup>甄玉寶玉</sup>皆謗<sup>甄玉寶玉</sup>正嘆

他人<sup>言父母死後之日</sup>命不<sup>言父母死後之日</sup>長<sup>言父母死後之日</sup>那知<sup>柳湘蓮</sup>自己<sup>柳湘蓮</sup>歸來<sup>柳湘蓮</sup>喪<sup>柳湘蓮</sup>訓有

方保<sup>言父母死後之日</sup>不定<sup>言父母死後之日</sup>日後<sup>言父母死後之日</sup>作強<sup>柳湘蓮</sup>梁<sup>柳湘蓮</sup>擇<sup>柳湘蓮</sup>膏梁<sup>柳湘蓮</sup>誰承<sup>柳湘蓮</sup>望

流落<sup>賈蘭賈蘭</sup>在烟<sup>賈蘭賈蘭</sup>花巷<sup>賈蘭賈蘭</sup>因嫌<sup>賈蘭賈蘭</sup>紗帽<sup>賈蘭賈蘭</sup>小致<sup>賈蘭賈蘭</sup>使鎖<sup>賈蘭賈蘭</sup>枷

扛<sup>賈蘭賈蘭</sup>昨<sup>賈蘭賈蘭</sup>怜<sup>賈蘭賈蘭</sup>破<sup>賈蘭賈蘭</sup>袄<sup>賈蘭賈蘭</sup>寒<sup>賈蘭賈蘭</sup>今嫌<sup>賈蘭賈蘭</sup>紫<sup>賈蘭賈蘭</sup>鱗<sup>賈蘭賈蘭</sup>長<sup>賈蘭賈蘭</sup>亂<sup>賈蘭賈蘭</sup>共

烘你<sup>賈蘭賈蘭</sup>方<sup>賈蘭賈蘭</sup>唱<sup>賈蘭賈蘭</sup>罷<sup>賈蘭賈蘭</sup>我<sup>賈蘭賈蘭</sup>登<sup>賈蘭賈蘭</sup>場<sup>賈蘭賈蘭</sup>反<sup>賈蘭賈蘭</sup>認<sup>賈蘭賈蘭</sup>他<sup>賈蘭賈蘭</sup>鄉<sup>賈蘭賈蘭</sup>是<sup>賈蘭賈蘭</sup>故<sup>賈蘭賈蘭</sup>鄉

太一

此等歌謠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

通俗故以此便妙極其說得痛切

李非味俗語可到

走罷二字真懸

塵撒手着個能

行

一頁

語雖舊句用一此委極是極

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龍龍便罷了得

那瘋跛道人聽了指掌笑道解得切士

隱便笑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過來

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然而去當下烘

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

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

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

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了孃伏侍主

僕三人日夜做些個針線發賣幫着父親用度

那封肅雖然日日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

甄家的大了孃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

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孃于是隱在門

所謂亂哄：你  
方唱罷我登  
場是也

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我而  
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兩村別來無恙可賀賀  
到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是無姓女之情故有到像在那裡見過  
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  
正該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  
亂嚷說本府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  
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1000

1000

1000

##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與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大半後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躍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

戚又一一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  
及近由小至大也若是先叙出榮府然後一  
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  
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耶今先  
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閤文  
贅癢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  
榮之速也通靈寶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于  
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  
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  
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開之水然信  
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  
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

故用冷子興  
演說

中說出實雖寫而却未寫觀其後又可知此  
一回則是虛敲傍擊之又筆則是反逆隱回  
之筆 詩云只此一詩便妙極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長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啓問

那些人條不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

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

家一二年了不知點睛妙筆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

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他既是

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跑

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

各上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有二更時分只見  
出自封肅口內便省却多少開文  
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眾人忙問端的他乃說

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

氏曾與女婿舊日相交方纔在替門前過去因

看見嬌杏僕倖也那了頭買線所以託言當日了頭買線故有今日他不遇偶倖倖耳非真實得塵中只當女婿移住

于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

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者燈去了太爺說

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採訪回來說了一回說

臨走到送了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免

心中傷感所語傷感一宿無語至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一宿無語至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

兩封銀子四尺錦緞兩村是下流人物看此今兩村者亦有美甄家娘子又寄一封

書與封肅轉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

余批重出余閱此書  
偶有所得即筆錄之  
非從首至尾閱過復  
從舊批者故偶有  
復處且諸公之批自  
是諸眼界脂齷之  
杜亦有脂齷取樂處  
後每閱亦必有語  
半言重如批評于例  
故又有于前後應  
之說乎批



好極與英蓮有命  
無運四字通相映  
對蓮主之否律也  
蓮及無運而否則  
金可知世人原在運  
不在眼下之高低也  
此則大有深意存  
焉  
從來只見集古集唐等句亦見集  
俗語者此又更奇之至

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  
女兒前一一語道盡力攬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  
把嬌杏送進去了兩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  
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  
生養贍以待尋訪找前狀後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論却  
說嬌杏這了嫁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  
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已意料不到之  
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汨村身邊  
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兩村嫡妻忽染疾  
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冊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錯妙極蓋此原不意而合之謂便為人上人  
原來兩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

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  
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  
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  
些官員此亦奸雄必有之理皆側目而視不上一二年便被上司尋了  
一箇空隙作成一本叅他生情狡滑擅纂改禮儀  
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外致使地方多  
事此亦奸雄必有之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  
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此亦奸雄必有之態那兩村心中雖十  
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此亦奸雄必有之態仍是喜悅自若  
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本並家小  
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先云保其家產今用此四字甚甚妥協却又自己担風袖月  
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

官制半遵古名亦  
余最喜此等事之  
無半古半今事之  
所無理之必有極  
幻荒唐不經之處

可嘆近時小說中無  
故極力稱揚浪子淫  
女臨終結時還說  
感動朝廷使君父同  
入其情慾之界明達  
其意何無念之至如  
被作者有何好處有  
何謝報到朝廷廟堂  
上直得半生淫行穢  
清虛福祿之苦拉皮  
作子証護身符幾  
幾硬保得遂其淫  
慾哉

得今歲林如海姓林名  
海字表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  
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  
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  
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  
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  
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  
鍾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  
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都與如海俱是堂  
族而矣沒甚親枝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  
有一子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幾房  
姪妾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

三頁已

六二

四

首見

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

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

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

解膝下荒涼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

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

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

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離政欲聘一

西賓雨村便相託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

計妙在只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了嫌這女

學生年又極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

故十分省力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

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

如此叙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嘆者近世說中滿紙班昭蔡文君道觀

上平回已終寫仙逝  
正為黛玉也故云  
帶過愁聞文有所  
正筆

大都世人意料此終  
不能此不及彼者而  
反及彼故特書意  
在村野風光却忽  
遇見子興二篇未  
回繁華氣象

守我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園林如海意欲令  
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  
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會  
上學兩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  
來閑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  
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  
一座廟宇門巷傾頽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  
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先為寧榮諸人當頭一喝却是為余一喝

兩相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雖淺其意則深  
也曾遊過此名山大剎到不會見過這話頭其

不更言

卷二

隨筆帶出禪機又為後文多少語錄不翻空

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

去試是雨村火氣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聾腫老僧在

那里煮粥是翻過來的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

話那老僧既是翻過來的聲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

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酒三

杯以助野趣于是欵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

上喫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

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

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

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

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

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竟不知今日

畢竟雨村還是俗眼只能識得阿鳳寶玉黛玉等未覺之先却不識得賈誼之後未出寧榮繁華盛處却先隔一荒京小境未遇通都入世迷人和先寫一出世醒人理風雪雪倒映波別小說中所無之法

同姓即同宗出可  
發一笑

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  
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  
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  
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  
步至此且歇已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  
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  
飲叙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  
聞及有子興道到沒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  
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  
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  
姓豈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  
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雨村  
三頁已

笑道此語真亦謂是村人語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  
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  
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  
耀美祥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越發生疎難認了子  
興嘆道說清此句所知書中之榮府是太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兩門也  
都消疎了不比先時的作者之意原寫末世光景兩村道當和寧榮  
兩宅的人口極多如何就消疎了冷子興道正  
是說來也話長兩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  
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  
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  
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  
隔着圍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



大是極好之文理是  
必有之理話則極痛  
極悲之話

峻就是後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松先生墮法故不敢用西字一帶花園子里梅木山石也都還有

翁蔚酒潤之氣那里像個衰敗之家冷子與笑

道虧你是個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

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

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古今生

齒日繁事物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富字古今富貴家之大病尊榮者儘多

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

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其字好蓋已半倒矣內裏却也

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

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兩句無出禁如今的兒孫

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聽了也罕道這樣詩

書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家不知只說這

爭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  
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與榮國  
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  
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  
個兒子長子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  
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  
永餘者一槩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  
喚賈珍第四代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  
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  
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也到生了一個兒子  
今年總十六歲名叫賈蓉五代如今敬老爹一槩不  
管這珍爺那肯讀書只是一味高樂不已把寧

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伏後文再說榮府

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里自榮公死後

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金陵世勲史侯家的

因湘雲故友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

如今代善早已去世記真相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

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

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

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病真實事非妄推也問還有幾子

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統是稱功頌德一個主事之

銜令其入部習學記清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

政老爹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

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

二八

畧可望者即死嘆  
嘆

一部書中第八  
却如此淡帶出  
故不見後來玉  
兄文字繁難

此即賈蘭也至蘭第五代

月眉眉

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  
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  
奇一落胎胞嘴裡便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  
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寶玉你道  
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這怕這  
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  
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爹便  
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  
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  
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  
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  
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

疑

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  
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  
肉真千古奇情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個女兒我便清爽  
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沒這一句兩村和尚雨村你道好笑不好笑將  
來色鬼無礙了雨村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  
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  
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  
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  
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  
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  
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  
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  
三頁已

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  
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  
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  
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  
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  
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  
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  
為和風洽然既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  
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  
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畧有搖動感發  
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  
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

絕大議論定  
氣族前人所  
未及

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  
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  
男女怡極是確偶練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人仁君子  
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仁人之中其  
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仁人之上其乖僻邪謬  
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仁人之下若生于公侯  
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  
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  
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亦必為奇  
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  
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  
溫飛卿宋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  
三頁已  
卷二  
十  
言見本

又一個真正之家持  
與假家遙對故  
寫假則知真

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  
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  
地相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  
賊了之意兩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  
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會遇見兩個異樣孩子  
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  
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  
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  
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  
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  
一日了兩村笑道去年我在金陵也會有人荐  
我到甄家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



只向便是一篇  
家傳與子興口  
中是兩樣

如何只以釋老二  
號為聲譽不敢  
及我先師儒聖等  
人余則不敢以頑劣  
目之

等顯貴却是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  
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  
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  
我讀書我方不認得字心里也明不然我自己  
心里糊塗又常對跟他小厮們這女兒兩個字  
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  
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  
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  
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設若失錯  
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  
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  
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箇因此他令

罪過

以自古未聞之奇語故寫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御書中大調侃寓意處蓋作者實因鴉鴉之悲索隸之威故撰此閨閣荒唐之傳

不里言

卷二

月石

尊也會下死答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喫疼不過時他便姐妹亂叫起來後來听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喚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妹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方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如今在巡鹽御史林家坐館了你看這等子弟必不能守家點祖父之筆余根基從者必柳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

是賈府中現有三個亦不錯政老父之長女名  
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國漢以前史抄去了二  
小姐乃赦老爹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  
老爹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  
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  
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上不錯兩村道更妙  
在甄家之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  
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  
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  
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  
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  
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

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  
回去細訪可知兩村柏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  
讀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七如是寫  
字時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  
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  
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  
毋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爲榮府之孫又不足  
罕矣可傷上月竟忘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  
個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有長一輩的姊妹一  
個也沒了只看這少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  
呢兩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個啣  
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竟無

非謠言幻案下而  
來為確

一個不成子與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  
又生了一個帶出賈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  
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  
長名賈璉另出照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  
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  
這位璉爺身上現蠲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  
書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  
乃叔政老爺家住著幫著料理些家務誰知自  
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  
夫人的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  
緻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  
不及一不見其先有的兩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

五頁已

卷二

三

旨見

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  
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笑別人家的賬，你也喫一杯酒，纔好雨  
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喫了幾杯。子興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閑話，正好下酒。即多幾杯，何妨？」  
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不得細關了。我們  
慢些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笑還  
酒賬。方欲走時，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  
恭喜了！特來報箇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第三回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

僚一索叅革的號張如姑<sup>如姑</sup>封<sup>封</sup>著他<sup>非正</sup>本<sup>正</sup>係此地人革

職後家居今打聽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

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

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

自是歡喜忙<sup>盡心</sup>的<sup>盡心</sup>叙<sup>了</sup>兩句<sup>兩句</sup>遂<sup>遂</sup>作<sup>作</sup>別<sup>別</sup>各自回家

令子興聽得此言便忙<sup>畢肖</sup>獻<sup>熱</sup>計<sup>熱</sup>令<sup>熱</sup>雨村央煩林如

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

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

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

子<sup>子</sup>自<sup>自</sup>己<sup>己</sup>一<sup>一</sup>自<sup>自</sup>己<sup>己</sup>一<sup>一</sup>

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  
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  
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  
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脩下  
荐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  
弟之鄙誠即有所廢用之例弟于內兄信中已  
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奸險小人欺人語雨村一面打躬謝  
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  
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  
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  
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二字皆頌德而來此字中作証字恩侯二內兄名政  
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



有祖父遺風則非膏粱不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  
書煩託否則不但不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  
爲矣雨村聽了心中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  
是又謝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  
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  
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錢  
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大  
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去  
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  
汝多病年又極小上可憐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  
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  
我顧盼之憂何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

予聞之故老云

賈政捐明珠而

言兩村捐萬江

村蓋江村未過

時因明珠之僕

以進身旋膺奇

福擢頭銜及內

蘭執既反權升

而不石馬玩此充

景則室之為

容若無疑請

以資之知人論世

者

因淫雨後季冬

月左綿道人



遂同奶娘及榮府中幾箇老婦人登舟而去雨

村另有一隻船帶兩箇小童依附老師依附門生至道今時以收納門生為幸而行有

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且按下卷王待細寫今故將將村先整了一邊方起榮府中之正堂了

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此帖妙極可知雨村的品行矣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

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會見雨村相

親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君子可欺其方也况雨村正在王莽謙恭士之最喜讀書人禮賢

下士時維政老為所惑在作者係指東說西也拯溺濟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

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

之日輕諫秋字法講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

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春秋字法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

日因賈敘故及之語是下回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船

登岸時前兩回不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

車輛久候了這黛玉三字細常聽得母親說過他外祖

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

的僕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

留心時在意不肯輕意多說一句話多行一

步路生恐被人罵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

中便從紗窗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

之阜盛先從街市而來自與別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北蹲

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

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

兩角門先寫寧府這是由東向西而來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

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到這是外祖母

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

三頁已 三 三 三

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招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個衣帽週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起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揮屏轉過揮屏小三三間內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台磯之上

此書得力處全是此等地方所謂頗上三毫也

書中正文之人却如此寫出却是天生地設章法不見一條蛇蟻

坐如見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了如見媒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說如見終剛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櫳一面聽得人

回話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攬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

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

把樓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幾斤力大哭起來當下地

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

一時眾人漫漫的解勸住了書中人目太繁故明筆使現者省眼黛玉方拜見外祖

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

之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

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

三頁之三

從黛玉眼中寫三人

渾寫一筆更妙必個個寫去則板矣可嘆近之小說中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付臉面

姨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  
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應了  
一聲便去了兩箇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嬖也並  
五六個丫頭不記實數環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  
膚嫩滑不記實數中身材活神態中云肩若削削是也腰長挑身爲探材鴨蛋  
默觀之可親第二箇削肩細腰長挑身爲探材鴨蛋  
臉面俊眼脩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現極之忘俗  
第三箇身量惜春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  
皆是一樣的粧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  
相廝認過大家歸坐了畢肖環們斟上茶來不過說  
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妙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  
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

從衆人目中之黛玉女所疼者惟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去了連

面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麼不傷心說着撲

了黛玉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

草胎奇質豈能勝為黛玉玉在此不能住

物即想其衣服皆談不俗身軀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

不得不免強支持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

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

會喫飲食時便喫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

中假借賴僧說道二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

有數之人也非衆西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

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

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已後總

虛便用現世音可也

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

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已後總

虛便用現世音可也

叙英蓮乃付十二叙音却明寫廟僧一語今黛玉為正三叙音反用暗筆蓋正三叙人或洞悉可知劇生敘或恐煩者感暑故寓極力一提使讀者萬勿稍加玩忽之意耳

另磨新墨搗鏡筆特獨出照寫人未寫其形先使聞聲所謂續幅開還見英雄俺也

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  
 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亡顛亡說了  
 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  
 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尼叫  
 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語未了只聽得後院  
 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  
 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  
 一羣媳婦了環圍擁着一個人從後房門進來  
 這個人打扮與眾姊妹不同彩綉輝煌恍如神  
 妃仙子頭上帶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  
 五鳳挂珠釵項上帶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



試問諸公從來  
小說中可有寫  
這像至此者

繫着豆綠宮絛雙衛比目玫瑰珮腰身上穿着縷

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袖襖外罩五彩刻絲

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

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黛玉連忙

起身接見賈母笑道阿媽一坐賈母方笑與後文多少誤字作偶你我不認得他也是我們這

里宋老太君打諢雖是空口傳聲却是補出向晨昏起居阿媽子太君處承歡應候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

子一刻不可少之人看官勿以閑文淡文也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黛玉正不知以何稱

呼只見眾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黛

玉雖不識亦曾聽見母親說道大舅賈赦之子

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

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奇想奇文。以女子曰學名固奇然此偏有學名的反到不識字者曰學名者反若假叫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

真有這樣標致人物  
出月照口黛半安  
可知宜作史筆看

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心  
的打諢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  
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纔算見了况  
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孫女兒  
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  
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  
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  
道我纔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也遠路纔來身  
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再休提前話這熙鳳聽  
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也一心  
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  
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也幾

歲了上過學現喫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想  
要什麼喫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  
們不好<sup>當家的</sup>行了<sup>畢肖</sup>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  
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  
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去歇<sup>總為他眼中寫出</sup>說話時  
已擺了茶果上來親為捧茶捧果又見二舅母  
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sup>接開文是</sup>照鳳道月錢也<sup>却是月</sup>放完了<sup>常寔事</sup>  
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  
並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  
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  
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sup>仍歸前文</sup>去裁衣裳的等晚  
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興鳳道到是

余知此殿阿鳳並未  
拿出此借王夫人之預  
格下深取之意等太  
回去過了日好送來王夫人  
若信彼果拿出預  
備不獨被阿鳳嚇  
過亦且被石頭嚇過  
了  
我先料着了知道妹武看他机不過這兩日到我已  
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果已撤賈母命兩個老  
氏忙亦起身笑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  
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  
夫人答應一個是李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  
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衆小廝  
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紉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  
坐上衆婆娘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  
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了榮  
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

余久不作此語矣  
見此語未免一醒

眾小厮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攬了黛玉的  
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  
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  
廡廡遮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纔那邊軒峻  
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有一時進入  
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了綴迎着邢  
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  
賈赦一時人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  
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  
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  
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  
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

黛玉忙站起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那  
邢夫人苦留喫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  
恤喫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  
恐領<sup>得</sup>賜去不恭異日再領未爲不可望舅母容  
諒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到了了遂命兩三個嬖  
嬖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  
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衆人幾句眼看着  
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  
嬖<sup>正房之北</sup>引着便往東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  
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  
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  
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廳正內

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甌蘇軾詩一邊是玻璃蘇軾詩盃地下兩溜蘇軾詩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屏蘇軾詩廂着鑿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寶鼎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住宴息亦

不在這正

堂

只在這正室東邊的

三間耳房内

于是老嫗

2

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

猩紅洋罽正面設著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

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

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

右邊几上汝窻美人觴內揅着時鮮花卉並茗

盛唾壺等物地下西一溜四張榻上耆耨著

一 針絲掛花

上格

此不過略叙榮府家傳之禮數特使黛玉識階級座次耳餘則繁

一、鑿高麗山，於松花江側，修其食鹽，自下

必為國帑計。役繁三歲。上生必減一考也。

向東邊奇子<sup>寫漁王心意</sup>上坐了本房內的丫環，奉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近聞得嘆語云庄農人、  
進京回家衆人問曰你  
進京去可見過個世面  
了衆人笑問曰皇帝都  
見了衆人曰皇帝左手拿  
一金元寶右手拿一銀元  
寶馬上騎着一口袋人參  
行動人參不離口時要  
肩摩丁運探尼股都幫  
的是爲貴微子所以  
京中掬茅廬的人都  
富貴無比試思凡樵官  
富貴貴字眼者爲富定  
農進京之流也蓋此時  
彼實未身經日親嘗  
皆在情理之外焉  
又如人朝作詩者亦性  
愛說富麗話故有腰骨  
變成金戒指戰時敢作  
碧鴉啼之詞余自是評  
石頭記非鄙薄前人  
也

來黛玉一面喫茶一面打量那些了。嬖們粧飾  
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喫了只  
見穿紅綾襖青緞插牙背心的金釵玉乎一個了。嬖走來  
笑說道：「太太說請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嫗上聽  
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  
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棹棹上傷心筆墮淚筆磊著書籍茶  
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青緞靠背引枕。王夫  
人却坐在面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  
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寫黛玉心到眼到傷大但云為費府心中料定這是賈  
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面也搭着半  
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  
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

你舅上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

都備用此等章法

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

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盡讓的但我

不放心的最是一件

作者痛哭

古絲洞花玉為對者

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這

家裡的混魔王今日因廟裏還愿去了尚未回

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你只以後不用採他你這

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見母親

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

是極惡每日讀書

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

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

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

生的這位哥上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

這是一段反觀章法  
惡用精皮義物等  
句對着去方不失作  
者本旨

不寫黛玉眼中之空寂  
先寫黛玉心中之空寂  
一室玉英幻妙之筆  
與日中之後余已極  
一星及今尚未得見  
猶之至

位哥此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王以黛玉寶王名方不失正文雅字是香雖極惹頑

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和姊妹

同處又登開筆妙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

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

幼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此一段收回是明通即同處原委也一處嬌養慣了的

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也到還安靜些縱然他

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里拿着他的兩三個

小么兒出氣這可是黛玉本性真情前四十九字與之耗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

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裏一樂便生出多

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睬他也嘴裏一時甜言

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瘋傻傻只休信他

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個丫頭來回老

二頁之二

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這是正房後西界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

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厦廳北邊立着一

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宇

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住的屋宇

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來二字是他處不寫之寫也少什麼東西你只管

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纔總角

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

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寫得清線不雜于是進入後

這王賈母正堂後之穿堂也與前穿堂是兩之屋中一帶乃賈母之室也記清

房門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

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

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傍四張空椅熙

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裏喫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傍邊了嫫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傍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了嫫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嫫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噉盡過一時再喫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的改過來因而

今着至此故想日後以開  
王最初尚公主登厨時  
不知塞鼻用足就  
取而味之早為宮人  
御請多矣今黛玉若  
不飲此茶或飲一口不  
無榮婢所請乎現此  
則知黛玉平生之心思  
過人

接了茶畢早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  
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方是喫的茶賈  
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  
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  
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  
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  
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  
罷了一語未了只聽院外一陣腳步响與何屬之來相映而不相犯了  
來笑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這個寶  
玉不知是怎生個德性人物這蠢物不是那蠢物却有個極蠢之物相待以在像懂頑劣之童到  
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中正想着忽見了嫖話  
未報完已進來了一箇輕年公子頭上帶着束

此非黃滿月蓋人生有  
面扁而青白色者則皆  
可謂之秋月也用滿月  
者不知此意  
少年色嫩不堅勞以及  
非天即貧之語余猶在  
心今聞至此放聲一笑

髮戴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  
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  
攢花結長穗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  
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  
曉之花鬢如刀裁眉如墨畫眼似桃瓣晴若秋  
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  
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  
見便啞一大驚怪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  
裡見過的一猷正是想必有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見過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  
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  
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  
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

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  
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上穿着銀紅  
撒花半舊大襖仍就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  
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  
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似施脂  
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  
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  
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這寶玉  
極恰其詞曰

二詞更妙最可厭野史觀如  
潘安才知子建等語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 愚頑怕讀文章



末三語最要緊只是統禪禪齊  
梁亦未必不見嘆我玉卿可知能  
教二者亦必不是齋然統禪矣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窮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統禪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

你妹上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

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奇想見畢歸坐細看形

又從寶玉目中細寫  
一黛玉直畫一美合圖

容與眾各別兩灣似奇想感奇想非奇想感奇想籠奇想烟眉一雙奇想似奇想圖

非圖圓全圓圓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

更奇妙之至多一寶圖  
是好事然未見偏

光點上嬌喘微微上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似

是好事然未見偏  
僻了所謂通猶不足也

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二頁乙

三三

出

四七

不寫衣服粧飾正是寶玉眼中不屑之物然不曾看見黛玉之眉目容貌亦是寶玉眼中看之不評若不是寶玉斷不能知黛玉終是何等品貌

不頭面

看他第二句是何話

瘋話。與黛玉同心却是兩樣筆墨現

寶玉看罷因笑道這一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

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

雖然未曾見過也然我素日作遠別重逢未為不可賈母

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

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打諒一番因問妹

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此

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尊名是那兩個

字黛玉便說了名字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

字寶玉笑道我送妹一個妙字莫若顰二字

字極好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

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况這林妹

奇之至怪之至又忽將  
黛玉亦寫成一種痴女  
子現此初會二人之心  
則可知以後之事矣

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

道只恐又是你的肚撰實玉笑道除四書外肚

撰的太多偏只我是肚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

有王沒有衆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

有王故問我也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箇想來

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聽了

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

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

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地下衆人

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樓了寶玉道孽障你

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個命根子寶玉

滿面淚痕泣道家裏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

二頁已

不是冤家不聚頭第一場也

不與計

卷三

月有青

我就沒趣如今來了這麼一箇神仙似的妹子  
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  
你這妹子原有這箇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  
不得你妹子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  
一則全殉葬之禮進你妹子之孝心二則你姑  
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  
沒有這個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  
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  
便向了眾手所謂小兒易與余則謂君子可與共其方云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  
說想所謂小兒易與余則謂君子可與共其方云一想竟大有情禮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  
奶娘來請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  
挪出來同我在套間裏面把你林姑娘暫安置

妙極此等名號方是實  
母之文章最嚴近亦  
說中不論何處滿紙皆是  
紅娘小玉橋紅香翠等  
俗字

碧紗幮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  
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王道好祖宗我出見就在碧  
紗幮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  
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  
箇奶娘並一箇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  
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  
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箇人來  
一個自幼奶娘王媽一箇是十歲的了頭亦  
是自離雅不若落雲是黛玉之文章也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  
團孩氣王媽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  
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的了頭名喚鸚哥  
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

母外另有四箇教引嬷嬷除貼身掌管釵釧盥  
沐兩個了嫖外另有五六個洒掃房屋來往使  
役的小了頭當下王嬷嬷與鸚哥陪侍黛玉在  
碧紗櫥內寶王之乳母李嬷嬷並大了嫖名喚  
奇名新名必有所出  
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亦是寶母之文章前鸚哥已伏下  
母之婢今珍珠又伏下一塊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  
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  
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  
見舊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  
品此篇又極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伶仃  
即便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  
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與寶玉心中眼中  
又只有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日規諫

前文大開寫寶玉之  
哭今却反如此寫黛  
玉幾被作者瞞過  
這是第一次去還不  
知下刺還該多少

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媽已  
睡了也見裡面黛玉和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  
畢粧悄上進來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  
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鶚哥笑道  
林姑娘玉可前此不在這裏傷心黛玉第一次哭却如此寫來自己已流眼抹淚的說今  
見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來倘或摔  
壞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謂玉玉知已全用體貼工夫因此便傷心我好容  
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  
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  
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  
黛玉道姐上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  
那玉是怎麼個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

石頁已

卷三

七

寶玉傳

一家也不知來歷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裡掏出上頭有現成的穿眼癩僧和尚亦奇讓我拿來總是體貼不肯多你瞞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正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箇媳婦來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

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

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

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

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

起筆寫薛家事他偏寫官我是結案

情兄姊妹們遂出

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

王明李氏本末人在意料之外

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已五歲

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

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

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兒無才

便有德故生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

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

三頁已

他認得幾個字記得這前朝幾個賢女便罷了  
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說與黛玉名字取名為李納字宮裁  
因此這李納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繡  
之中此時處此境最能越理事被竟不實字見竟如槁木死灰一狀一槩無見無聞惟知  
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  
黛玉雖客寄于斯日有這狀姐妹相伴除老父  
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乃是從黛玉身上寫來以結黛玉覆前文如今且說賈雨村因  
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  
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  
傷人命彼時兩村即問原告那原告道彼毆死  
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  
像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銀

所謂違則有覺往，世人因不經之談誤却大事。

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那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我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太老爺拘拿凶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兩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因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時只見案邊立着一箇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

原可幾怪余亦疑怪

唐有真

籤之意雨村心中甚是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

退堂至密室使從皆退去只留下門子一人伏

侍這門子語氣傲慢甚上來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

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

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笑道老爺真

是貴人多忘事利語自抬其勢亦因誇特才也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

葫蘆廟裡之事了雨村聽了如雷震一驚方想

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個小沙

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新鮮修行又

耐不得清涼景况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

鬧遂趁年紀蓄了髮一語奇怪調侃世人意趣充了門子雨村那裏料得

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妙稱全是假態原來是故人又讓了坐假好

談這門子不敢坐兩村笑道貧賤之交全是奸險小人態度活現不可忘

你一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

坐之理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座斜簽着坐了兩

村因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籤之故這門子道老

爺三字從未見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對張護官符

來不成三字從未見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

道這還了得連這不知寫得快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

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府

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

然倘若不知可憐可嘆可恨可氣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

爵可憐可嘆可恨可氣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奇甚趣甚如何想來叫作護

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

這一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  
 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  
 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兩村看時上面皆是  
 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  
 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  
 會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王為堂金

作馬

宋國蔡國公之僕共三房分際宋親派八房在都外現蔡籍住者三房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

金陵一個史

豐年好大

雪珍珠

如土金

宋徽宗人薛公之後現屬內府幣徽行商均屬家

東海缺少

白玉床

龍王來

請金陵王

妙極若只有此四家則  
 死板不活若再有兩家  
 又覺累贅故如此斷  
 法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  
 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

橫雲斷嶺法是極大章法

都太尉統制蔡伯玉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三房餘

宋徽宗人薛公之後現屬內府幣徽行商均屬家

宋徽宗人薛公之後現屬內府幣徽行商均屬家

來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

一榮皆榮扶持遮早為下平即伏根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

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

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

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

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

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

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斯何人也人也我也

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

這箇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

名喚真是冤孽相逢馬淵自初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

人守著些薄產過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

子三頁已四

善惡多從可巧而來可巧可恨

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着拐

子賣了頭也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來

誘云人若改常非病即亡信有之乎

作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第二個了

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了

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

道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

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

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家

去三日死了薛家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

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了這了頭意欲

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了馮公

子奪了了頭他便沒事人一舫只管帶了家眷



走他的路他這裏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並不為此些小事值得他一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賣之了頭是誰兩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傍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喚英蓮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箇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好些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

他眉心中實教之熱氣之結胎中帶來的一點胭脂癍從胎裏代來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也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得馮公子三日後纔娶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了壞相看况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素習最又

又首算命嘆英蓮二  
人一段小悲歎幻景從  
葫蘆僧口中補出者  
却關文之法也所謂  
中不足好事多魔  
先用馮淵作一開邊  
人

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  
得三兩日可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纔略解憂  
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  
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個  
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鐵霸王最是天下  
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  
了箇落花流水拖死拽把箇英蓮拖去如今  
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  
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兩村聽了亦嘆道這  
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馮淵如  
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  
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箇多情的若能

使兩村一評方補是上  
半回之題目所謂此書  
有繁處愈繁省中  
愈中省又有不怕繁  
中繁立要繁中虛不  
提省中省只安省是  
此則省中實也

不可言

老四

用研着

聚合了到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  
薛家總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  
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者這正是  
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  
他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  
爺當年何等明決今日何翻成箇沒主意的人  
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  
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老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  
做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見賈王二  
公的兩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  
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全  
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我實不能忍

爲者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  
道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  
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  
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  
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兩村低了奸雄欺人半日頭方說  
道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  
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  
書發籤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  
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箇來  
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  
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  
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

來看老爺就說此婢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  
因鳳襲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  
得無名之症無名之症却是病之名而反曰無妙症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  
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  
治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託拐子令其實  
招眾人見此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  
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  
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  
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見了這個銀子奸雄就想人也就  
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兩村笑道奸雄不人受不  
要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二人計議  
天色已晚別無說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

蓋實叙一家不得名人犯雨因此三四語將此雨字封詳如審問果現此雨字媽家人口稀疎不  
不細寫者若另起頭緒則文字死板故仍只帶雨村二人穿神出而歎凡人命一事且又帶叙出英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  
蓮一向之行踪并以後之歸結是以故意戲用詞語戲用詞語當此判等字樣撰成半回畧一解嘲畧一嘆世蓋非有意譏刺仕途亦出人之閑文耳  
又註馮家一筆更妥可見馮家上不為人命實賴此獲利耳故用此判云為題雖曰不涉世事或有微辭耳但其意實欲出室叙不得不敘此穿神故云此等皆非石頭記之  
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實此筆更妙薛家仗勢倚青編  
不目讓故致顛倒此等處也末決雨村便向青園去胡亂  
甚說話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與  
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  
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事皆由葫蘆廟內之沙  
彌新門子所知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  
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來到底尋  
了個不是處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  
村目說那買了一戲文其中穿神至此却漢馮  
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

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字表文龍今年方十有五歲這句如字老先却是實屬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字終日惟有鬪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馬定銀只如更妙生得肌膚



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日有他父親又只此寫來更妙在日酷愛此  
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  
親死後見哥哥不能體貼母懷他便不已書字  
爲事只省心針黹泉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解  
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  
隆恩除聘選妃嬪外九世宦名家之女皆報名  
達部以備選擇爲宮主一段稱功須德千古說中所無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  
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  
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  
識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  
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  
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爲送妹待選二爲望親  
友

三因親自入部銷筭舊賬目再計新支其實則  
為遊覽上國風景之意因此早已打點下行裝  
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  
日已定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  
阿歡又不知不覺英蓮人品可知矣  
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人  
因恃強喝令手下家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  
中事務囑了族中人並幾箇老人家他便同了  
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也  
却視為戲自為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  
更妙云程限則又有落套送暖又託路程  
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却又聞得母  
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  
心中暗喜道我王爺進京去有個嫡親的母舅

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  
了可知馬盤五陵心意天從人愿曰和母親商議道偕們京中  
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沒人進京居住  
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湏得先着幾  
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  
偕們這一進京原是正筆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  
舅家或是你姨正筆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方便  
的偕們先能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  
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正筆上正陞了外省去家  
裏自然忙亂起身偕們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  
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正筆家雖  
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正筆况這幾年來你舅正筆姨

娘兩處每每帶信稍書接借們來如今既來了  
你舅上雖忙開語中補出許多前文此處家之雲單舉也起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  
留我們借們且知子莫如收拾房舍豈不使人見怪  
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上姨爹寡母孤兒一段寫得畢肖在着好任意施為的你  
既事如此你自已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  
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却要厮守幾日我帶了你  
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  
親如此說情知忸不過的只得分咐人夫一路  
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  
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纔放了心又見哥上  
陞了邊缺正愁又大家尚義人情大都是也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畧加寂

用政老一段不但王夫人得體且薛母亦免靠親之嫌

裏過了幾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媳婦女兒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笑敘闊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所見了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sup>好色</sup>人生事偕們東北角上<sup>好色</sup>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閑趕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哥兒姐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

母已

次日

上

薛母

不面言

老太太口氣得情

偏不罵王夫人面方不死板

有

太太就

在這裏

住下

大家

親密些

等語

薛姨媽

媽

正歡全

居一處

方可

拘緊些

兒若

另住

在外

又

恐縱性

惹禍

遂忙

道謝

應允

又

與王

夫人

說

明一應

日費

供給

一

作者題清猶恐看官誤認今之靠親投友者

聚免却

方是

處常

之法

王

夫人

知他

家不

難於

此遂

任從

其愿

從此

後薛

家

母子

就在

梨香

院中

住了

原來

這梨

香院

乃

是

當日

榮公

暮年

養靜

之所

小小

巧巧

約有

十餘

間

房舍

前廳

後舍

俱全

另有一

門通

街薛

蟠家

人

就

走此

門出

入西

南有

一角

門通

一夾

道出

了

夾

道便

是王

夫人

正房

的東

院了

每日

或飯

後

或

晚間

薛姨

媽便

過來

或與

賈母

閒談

或和

王

夫

夫人

相叙

寶釵

日與

黛玉

迎春

姊妹

等一

處

王

金玉如見却如  
此偶虛實批  
不相犯

或看書着碁或做針黹這一句視出後文黛玉之不能樂業細甚妙甚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

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中居住者生惡姨

父管約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

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慙慙苦留折筆墨盡矣只得暫且住下

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的

誰知自在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

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九是那些純

裨氣習者莫不喜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

甚至聚賭嫖娼雖說為純裨諷其意原口罪賈宅故用此無所不至字帶洗出政老來又是作者引誘着薛蟠比

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

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

父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

頁已  
卷下

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看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另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鬧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々打滅了

此葉下半葉「事」字起原殘缺。胡適依庚辰本脂硯齋重評本補鈔九十四字，又依通行校本補一「鬧」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五回

不叙寶釵反仍敘黛玉蓋前四回只不過欲出寶釵非寶釵之真此回若仍緒寫則將二玉高擱矣故急轉筆仍歸至黛玉使榮府正文不至于冷落也今通鑑主神妙之至何也因黛玉寶釵是寫寶釵非真有真意去寫寶釵哉乎又視作者時過此處如此寫寶釵前帶累不寫可知前四回雖十二叙之正文也敘便不肯從寶釵身上寫來却先敘出三二玉使然轉出寶釵三方可得立行文之法又亦覺體

却說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開生面夢演紅樓立新場情傳幻境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以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到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亦自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畧無參商不想今忽然來了個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斤斤自見

不盡言  
千部小說中未敢說寫者

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

心便是那些小頭子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

笑因是今古身人同病如三皆如我黛玉之為方許他如此是黛玉缺處

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

所稟來的四字是極不好却是極妙不要作轉

體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

母一處坐卧故畧與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

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

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

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

悔語言冒撞前去府就那黛玉方漸上的迴轉

來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

一筆

八字為玉一生文字之綱

此是頭一次生身  
以心杜若裏面  
多故起為累次  
一筆

吳世榮字子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賣花是

日先携了賈蓉之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子早

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

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

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

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

回道我們這里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

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娘

了環等道姨太太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

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嫵媚纖巧

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箇得意之

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

不可說

卷五

居復齋

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先看一副  
畫貼在上面畫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  
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  
一副對聯寫的是

如此畫聯焉能入  
夢

世事洞明皆學問看此聯極俗用于此則極妙蓋作正固古今王孫  
人情練達即文章公子房頭先下金針

既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  
斷不肯在這裏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  
了笑道這裏還不好可往那裏去呢不然往我  
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婢上說道那裏  
有個叔上往怪見的房裡睡覺的禮秦氏笑道  
愛餬口不怕他惱也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

當頭一喝改用  
反筆提解  
伏下秦鍾妙

西門後羊皮  
木恒河沙數枝  
羊也

宋官仲為  
未

上月你沒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  
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  
呢寶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也來我瞧一眾  
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裏帶去見的日子有  
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  
股細細的甜香襲了人來寶玉便愈覺得眼饒  
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  
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  
對聯其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艷極添極

芳氣襲人是酒香  
已入夢境矣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着寶鏡一邊  
三頁已  
三  
六五

歷敘宮闈陳設  
皆與微意力作  
周之看也

文至此不知從何處  
想來

何處睡臥不可入  
中其去歲之知矣  
我亦知之豈獨  
此書人

才更書

卷五

月夜

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盞內盛着安祿山  
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  
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  
珠帳寶玉含笑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  
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  
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把過的鴛枕于是  
衆奶母伏侍寶玉卧好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  
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丫頭了嬌爲伴秦氏便分付小  
丫頭們好生在廊簷下看着貓兒狗兒打架那  
寶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  
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  
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

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生總然失了家也愿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傳打去正胡思之間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開口拿春字最緊要

飛花逐水流

二句見也

寄言眾兒女

何必覓閑愁

將通都人喝

寶玉聽了

寫出終日與女兒對景最熟

是女子的聲音歌音未息早見那邊

走出一個人來踟躕嫵娜端的與人不問有賦

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纖腰之楚楚兮。雲堆

三頁已

卷上

四

手已下

按書凡例本無譜賦開  
文前有室三詞今復見  
些賦何也蓋此二今通  
都大綱不得不用此套  
前詞却是作者別有  
深意故見其妙此賦則  
不見長然亦不可無者  
也

迴風舞雪。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  
間兮。宜真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  
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  
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  
綉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  
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  
若何。秋菊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豔若  
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  
月色寒江。應慚西子。寶幄玉璫。吁奇矣哉。生  
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  
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上來作揖笑問道  
千古未聞之奇語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



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  
也不知這裏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笑  
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  
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  
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綿  
纏于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忽  
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  
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  
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  
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  
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  
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石見已

石見已

五

石見已

假作真時真亦假

正慈觀者忘却舊故特將甄士隱夢景重一

無為有處有還無

渝染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也橫書四箇大字道  
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菩薩天尊皆因  
僧道而有以点兌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

獨不汗幻造太虛  
幻境以警情者

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略

觀者悲其沉淪  
則喜其新鮮

畧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

有修廟造塔祈禱  
者余今意欲起不

膏盲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

虛幻境以較慘七  
十司更有功德

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

有處寫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哭司春

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裏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正文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道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爲誰妍

便是字是字法最爲緊要之至

寶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個大廚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

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  
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厨上封條上大書七字  
云金陵十二釵正文題正冊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  
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  
故爲正冊寶玉道常言二字神理極妙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  
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  
幾百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貴公子口舌省女子固多不  
過擇其緊要者錄之下邊二厨則又次之餘者  
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聽說再看下首  
二厨上果然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  
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  
又副冊厨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

見這首頁上畫着一副畫又非人物亦非山水  
不過水墨渲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矣後有幾  
行字跡寫道是

霽日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

因誅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恰極之至病補雀金裘  
回中興此合看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  
也有幾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

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罵死寶玉  
却是自悔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又去開了副冊厨  
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

不與言

斗

月石

花下面有一池沿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  
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却是味  
菱習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折字法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便又擲下再去取正冊看只  
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圈  
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  
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

此句薛

堪憐咏絮才

此句林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裏埋

寓意深遠皆非  
生其地之意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  
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

世之好事者爭  
傳推背圖之說  
想前人斷不肯漏

感慮迷即有此說  
亦非常人供談病  
此回悉借其法為  
見女子數運之機  
船可以供茶酒之  
物亦無干涉政事  
真奇趣奇筆

一張弓弓上掛一香枝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  
顯極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兔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

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感嘆句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好句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

云

欲潔何曾潔

雲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好句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裏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  
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綺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好句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身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新字法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有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  
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非經歷過者此二句則云終上語其得來人所得不哭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  
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笑談

真心實語

後面又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

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鍾

情既相逢必主淫

判中依此卷百那  
真如死後真如夢

之三

九

皆見

書中校印美而印不真言

卷五

月夜房

情此意以道

漫言不肖皆榮出造孽開端實在寧

通即中華一財寶  
王人朝聖玉語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

意中忽漏出此  
字來真是意外之

慧恐把仙機洩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

意此法亦列書中  
所無

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

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

面但見珠簾綉幙畫棟彫簷說不盡那光搖朱

戶金鋪地靈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

草芬芳真好個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

已為省別墅圖式

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

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跹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

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

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已曾說今日今時

奇筆據奇文作  
書者視女兒珍貴  
之至不知今時竟  
可知余為作者  
慙一哭又為更  
自棄自敗之女兒  
一根

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

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

玉聽如此說貴公子不怒而反退却是玉天外之設情便唬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

穢不堪警幻忙携住寶玉的手向眾姊妹笑道

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

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蒙

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弈世富貴傳流雖歷百

年奈運終數盡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淚不可挽回者故近之於子孫雖

多竟無一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

性乖張生情詭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

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

萬望先以情微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

二員之一  
二員之二  
十  
青兒

不可言

老手

月有月

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  
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  
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  
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  
或冀將<sup>一段</sup>來<sup>叙出</sup>一悟亦未<sup>三足見作者深意</sup>可知也說畢携了寶玉入  
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  
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爾何能  
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sup>奇香</sup>異卉之精合  
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爲羣芳髓寶玉聽  
了自是羨慕已而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來寶  
玉自覺清香味異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  
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

羣芳髓可對冷  
香丸

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

隱哭字

一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  
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嚙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

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女兒之心  
女兒之境

無可奈何天

兩句盡矣撰通即大書不唯最雅  
是此等處可知皆從無可奈何而有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一  
名癡夢仙姑一名鐘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  
名度恨菩提各上道號不一少刻有小嫫上來  
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  
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餽饌之勝寶玉  
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

警幻道此酒乃是百花之蕊與千紅萬紫對隱悲字萬木之汁加以麟  
 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寶玉  
 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  
 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  
 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  
 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故作頓挫搖擺

此語乃是作者自  
 及三解然亦不為  
 過談  
 警幻是個極會看  
 戲人正之太老現戲  
 必先翻閱角本自  
 觀其詞被聽後歌  
 却從警幻處學來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  
 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  
 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  
 即何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  
 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

作者能感憤才自  
站地又憤手擅起  
波瀾又憤手放為  
曲折最是行竊訣面  
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的  
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揭開一面目視其文一  
耳聆其歌曰

第一支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

濃趣着這奈何天傷懷即寂寞時

試遣愚衷因此上演這懷金悼玉

的紅樓夢讀此幾句翻厭近之傳奇中必用

第二支終身恨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念世外

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

懷金悼玉大有深意

語句潑撒不負自創  
北曲

縱然是齊眉舉案

到底意難平

第三

支枉凝眉

一箇是美玉無瑕

若說一個閨苑仙葩，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

虛話 係你虛化



徐和畫

兒呀，箇是箇空勞牽掛，一箇是水月中，少淚珠

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

妙說言世亦應如此法看此紅樓夢

韻悽惋，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

一書更不必追究其隱寓

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第四支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睜睜把  
萬事全拋 蕩悠悠芳魂消耗 望家鄉  
路遠山遙 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 見  
命已入黃泉 天倫呵 須要退步抽身  
早悲險之至

第五支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來拋  
閃 恐哭損殘年 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  
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 莫  
牽連

第六支樂中悲

意真辭切過來人見之不覺失聲

月不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

知嬌養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從

未將兒女私情畧紫心上好一似霽月

光風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

箇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涵湘江這是

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第

七支世難容妙筆實寫得起氣質美如蘭才華復絕妙仙文真詞中不能多見

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

羅俗厭却不知太高人愈妬過潔

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奉

為聖賢痛下鍼砭

悲壯之極北曲中不能多得

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  
風塵骯髒。違心怨。好一似無瑕白玉遭  
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第八支喜冤家

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

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觀着那侯門  
艷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

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題只十二釵却無人  
不有無事不倫

第九支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

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淨天和。說什麼

天上天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

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哦。更兼着連天衰艸。

適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

榮秋謝花折磨。似這狀生闕死。却誰能。

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

長生果。末句問句收句

第十支聰明累

警拔之句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一鄉鄉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

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

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

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

此之如何。鳳者蓋不之。

人然。機因。因。此。此。此。此。

可不擇哉。

過來人親此寧不放。

聲一哭。

一場歡喜忽悲辛  
嘆人世終難定

見得到

第十一支留餘慶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  
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  
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承除加減上有蒼窮

第十二支晚韶華

鏡裡恩情老得更那堪夢裏功名  
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綉帳鴛衾  
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  
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  
陽積兒孫氣昂昂頭帶簪纓

氣昂昂

頭帶簪纓 光燦燦胸懸金印 威赫赫  
 爵位高登 威赫赫爵位高登 昏慘慘  
 黃泉路近 問古來將相可還存 也只  
 是虛名兒與後人歡敬

第十三支好事終

畫梁春盡落香塵 擅風情宵秉月貌

就老悟元公法修業畢

去家東歸去后悼故

地別居契此日在公

論

第十四支

飛鳥各投林

可畏

是愈覺悲慘

是作者其意深恐東君

筆禁此書一字不可更

語不可少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總因情  
 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裏逃生 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 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

相報豈非輕 分離聚合皆前定 欲知

命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

破的通入空門 癡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為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

地真干净 又照看葫蘆廟 與樹倒桐絲敢反照

歌畢還又歌 是極香美情更懽喜無亦不必再 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

癡兒竟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曲自

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

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

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

鮮艷斌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

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

三頁已

卷之

其

自見

不直言

卷五

月石

在破天驚處  
情景由此而生

那些綠窓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汚純褲與那  
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  
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  
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  
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  
總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壤古今第一  
淫人也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錯了我因  
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  
况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  
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  
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  
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之蠢



雲山病者親以  
實不自在自父在  
亦是福生不來時

可卿者即秦也是  
一見二讀者自有

物耳二字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疑情接上段疑情吾輩推之  
為意意淫惟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言傳可神  
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  
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百口朝  
謗萬目睚眦此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  
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是特  
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  
妹以蓋指薛林而言也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  
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此仙關幻境之風  
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  
鮮釋改悟前情將謹勤有用的工夫置身于經  
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帳

三頁已

卷之

七

自見

不豆

卷五

月石

何減官頭一棒

薛海莊何家  
是所噫沈淪  
落誰有指迷誰  
為援拯耶

四字是作者一生  
得力處人皆悟  
此處不為悟迷

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陽  
台巫峽之會數日來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  
卿難解難分那日警幻携寶玉可卿閒遊至一  
個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羣忽爾大河阻  
路黑水淌洋又無橋梁可通寶玉正自徬徨只  
聽警幻道寶玉再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  
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  
有萬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箇木  
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  
但遇有緣者度之爾今偶遊至此如墮落其中  
則深負我從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  
寶玉方欲回言只聽迷津內水响如雷竟有一

作者端人書本  
王作夢人書本  
妙一

夜叉狀怪物攆出直撲而來唬得寶玉汗下如  
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可卿救我慌得襲  
人媚人等上來扶起拉手說寶玉別怕我們在  
這裏秦氏在外聽見連忙進來一面說了嫖們  
好生看着龍作雨不知何為貓兒龍作雨不知何為打架又聞寶玉口中連叫  
可卿救我龍作雨不知何為因納悶道我的龍作雨不知何為小名這裡沒人知道  
他如何從夢裏叫出來

石理言

卷五

月存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府

寶玉襲人亦大家常事耳寫得是已全領警

幻意潘之訓此回借劉嫗却是寫阿鳳正傳

並非泛文且伏二遞三遞及巧姐之歸着

此劉嫗一進榮國府用周瑞家的又過下回

無痕是無一筆寫一人文字之筆

題 朝叩富兒門 富兒猶未足

曰 雖無千金酬 嗟彼勝骨肉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

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感感

若有所失眾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兩口遂

三寶玉 卷二 一

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唬的忙退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喫畢晚飯過來這邊襲人忙趨眾奶娘了孃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要緊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裏流出來的些臟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說着便把夢

新詩之史略錄  
一凡筆勢既  
既佳時必象子  
南身身居位位  
佛耳

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

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

喜襲人柔媚妖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

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

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寫出襲人身分遂和寶玉偷試一

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

不同伏下襲人侍寶玉更為盡職一段小兒女之態可謂追魂攝魄之筆暫且

別無話說一句接住上面紅樓夢大篇文字另起本回正文按榮府中一宅中合算

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

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絨並

沒箇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

一箇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

微數十日後之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  
正往榮府中來也真子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還是  
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有甚瓜  
葛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  
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妙議是石  
細言來方纔所說這小小一家姓王乃本地人  
氏祖上曾作過小七的一個京官昔年曾與鳳  
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與賈雨村識認因貪王家的勢利使  
連了宗認作姪子遇三相對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  
兄鳳姐之父兩呼而起不過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只  
有此一門連族餘者皆不識認目今其祖已故  
只有一箇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仍搬出



自紅樓夢  
四至此則珍  
鑑中之畫耳

城外原鄉中住去了三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  
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  
又生一女名喚青兒石頭記中公勳世宦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無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家四  
口仍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  
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  
狗兒遂將岳母劉姥音老出借殺字接來一處過活  
這劉姥乃是箇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  
無兒女只靠兩畝薄田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  
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趁着女兒女婿  
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  
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喫了幾杯悶  
酒在家悶尋氣惱病此病人不少劉氏不敢頂撞因此

三頁已

卷六

三

自見

好看煞

不豈言

月六

月不月

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夫你別真着我多嘴偕們村庄人那一箇不是老能而薄田度日方說的出來喫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你那老的幸福秋稱何自之至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氣自何處得來催頭不雁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箇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為此禪下針却先如今偕們雖離城住着從此等小處寫來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踢也沒中用的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到底大家想方法見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偕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

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罵死作官的朋

友罵死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

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偕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

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箇機會來當

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四字便放一篇世家傳連過宗的二

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

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疎遠起來想當初我

和女兒還去過一遭補前文之未到處他家的二小姐著實

响快會待人的到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

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

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

三頁已 卷二 四 自見

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偕們你  
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也未  
可定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偕們  
的腰還粗呢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得是  
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的  
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  
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見名利心甚重謂聽如  
此一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  
番話便笑接道嫵嫵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  
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聲如明日就走  
一邊先試一風頭再說劉嫵聲如道暖聲如可是  
說的候門似海我是箇什麼東西也家人又不

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一箇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我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

欲赴豪門必先交其僕馮來一嘆

劉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

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麼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一個男人又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去到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那公府候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姥便起來

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板兒纔亦五六

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往去音光去聲

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劉嫖嫖帶他進城找

至寧榮街街名本地風光奴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

簇簇的轎馬劉嫖嫖便不敢過去且彈七衣服

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領到角門前只見幾

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說東

談西呢不知如何想來又為候門三等豪奴罵劉嫖嫖只得領上來問太爺

們納福眾人打諢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裏來的

劉嫖嫖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

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揪

採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角下等着一會

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遠到後街上後門上問就是了有年紀人誠厚亦是自然之理劉嫗嫗聽了謝過遂攜了板兒繞到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喫的也有賣頑意物件的鬧烘烘三二十箇孩子在那裡厮鬧如何想來合眼覓劉嫗嫗便拉住了了一個道我問哥見一聲有箇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裏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姥道是太上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箇容

因女眷只是後門故容易

易你跟我來說着跳跳躍躍引着劉姥姥進了  
後門至一院牆邊指與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  
又叫道周大媽有個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  
的在內聽說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姥姥忙  
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如此半日  
方笑道劉姥姥你好呀你說說能幾年我就忘  
何處出來了請家裏來坐罷劉姥姥一壁走一壁笑說道  
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我們了說着  
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催的小了頭到上茶來  
喫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長問的有理的這麼大了又問  
些別後閑語再問劉姥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  
特來的劉姥姥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



也要顧美句為姥  
後文作地步也  
房本心本意實  
事

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

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劉婆亦善于周

瑞家的聽了便猜着幾分意思只因昔年他丈

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見之力今

見劉姥姥如此而來心中難却其意在今世周瑞婦等

人二則也要現弄自己體面聽如此說便笑說

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的來了豈有個

不教你見箇真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

却不與我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枝兒

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只帶着

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

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箇

事

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箇信去但只一件嫖嫖有所不知我們這裏又比不得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了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當日大舅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姥姥聽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我亦說不錯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略可推得去的也就推過去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迎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到要見他一面纔不枉這裡來一遭劉姥姥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裏話

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害着我什麼說着便喚小了頭子到倒廳上不亂絲悄悄的打聽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裏二人又說些閑話劉姥姥因說這位鳳姑良今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嗟我的嬌上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样兒少說些有一萬箇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遇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星點一句說着只見小了頭回

寫阿鳳勤勞等  
事然却是虛筆  
敘于後文不犯

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  
屋裏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嫵嫵  
說快走快走這一下來他喫飯是一個空子偕  
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難說  
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寫出阿鳳勤勞兄難並  
驕於珍貴等事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  
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遠遠往賈璉的住宅來  
先到了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嫵嫵安插在那裡  
畧等一等自已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  
下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了頭  
着眼遠也是書中一要緊人紅樓  
夢內雖未見有名想亦在副冊內者也名喚平兒名字真極  
文雅則假周瑞家的  
先將劉嫵嫵起初來歷說明細蓋平兒原  
不知此二人耳又心今日

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太是長會的今兒不  
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奶下來我  
細細回明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聽  
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  
是了暗連平周瑞家的聽了忙出去領他兩個進  
入院來上了正房台磯小了頭子打起了猩紅  
毡簾是冬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是劉姥  
是身中  
竟不辨是何香味身子如在雲端裏一般是劉姥  
是身子  
滿屋裏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提  
了劉姥姥斯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字畫與  
如起來於  
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  
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

堪兩眼

寫豪門

只得

字法

問個好讓坐劉堪堪見平

兒通身綾羅揀金帶銀花容玉貌的

從劉堪心中目中  
署一馬非見正傳

便當是鳳姐兒了畢竟纔要稱姑奶奶忽聽周瑞

家的稱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

稱周大嫂方知不過是個有些體面了頭于是

讓劉媽媽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

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子斟上茶來喫茶劉媽

媽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籬槓

簾麵的一般

從劉堪心中意中  
幻擬出奇怪文字

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

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箇匣子底下又墜着一

箇秤它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亂恍

從劉堪心中目中說  
譬擬起真是鏡花水月

劉媽媽心中想着這是箇什麼愛物兒有敦用

呢正欲時三字陡聽得啗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

一般不妨到唬的展眼接着又是一連馬得出八九下

細是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子們一齊亂跑說奶

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劉姥姥

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呢說着都迎

出去了劉姥姥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馬得待有人

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悉率漸入堂屋往

那邊屋內去了又見兩三個婦人都捧着大漆

捧盒進這東邊來等候聽見那邊說了一聲擺

飯漸漸人纔都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幾人半

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

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滿的

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  
着要肉喫劉嫵嫵一扒掌打下他去忽見周瑞  
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嫵嫵會意  
於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  
他唧唧了一會方復到這<sup>從門外</sup>屋內來只見門外  
鑿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窓下是炕炕  
上大紅毡條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  
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綠閃緞大坐褥傍邊  
有銀唾沫盒那鳳姐兒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  
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  
鼠披風大紅洋綢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  
正坐在那裡

段阿鳳房室起居器用家常正傳

至平手內拿着小

看珍奇好奇貨註脚寫來真是妙看



一幅美人畫  
 完至阿鳳至  
 到底美人作名  
 真三樣冬  
 數三樣冬  
 日秋情何苦  
 厚地生人仁  
 華山以林探  
 一物不語月林  
 為情海夫

銅火炷兒撥手爐內的灰這一句是天然地設非別文杜撰妄擬者平兒跔在

炕沿邊捧着一個小小的填漆茶盤盤內一小

盞鐘鳳姐兒也不撥茶也不拍頭只管撥手爐

內的灰慢慢此等筆墨真可謂追魂攝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

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

人在地下跔着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

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不早說劉姥姥

在地下已是拜了數拜鳳姐云不敢稱周瑞家的云即相識忙說

周姐姐快攙住不拜罷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

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凡三四句氣貫下呼周瑞家的忙

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嫖嫖了鳳姐點頭

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板兒便躲在背後百

百兒已

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

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

厭我們不肯阿鳳真可惡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

我們眼裏没人似的劉姥姥忙念佛道如聞我們家

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

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三笑這話叫

人沒的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

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

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竊親呢何況你我說

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

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

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閑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

如用久人非等  
真新地高命去

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裏鳳姐叫人抓些果子與  
板兒喫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  
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  
晚上再回若有很要緊的你就帶進來現辦平  
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有什麼緊事  
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  
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奶  
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來徃徃呢便  
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  
姥姥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來瞧瞧太太姑奶  
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  
便罷若有話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

老嫗有忍恥之心故後有姑大娘之事作者並非泛寫且為求親靠友下一棒喝

不置言

何如余批不終

月石月

說一面遞眼色兒與劉姥姥劉姥姥會意未語  
先飛紅的臉微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  
忍恥說道論理今見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  
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也少不的說  
了剛說道這裡只聽得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  
府裡小大爺進來了慣用此等橫雲斷山法鳳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  
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裏呢只聽一路靴  
子脚响進了一箇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  
身材夭矯輕裘寶帶如熟練演說美服華冠劉姥姥此時坐  
不是立不是截沒處截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  
這是我姪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  
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嬪子說上回

老舅太太給嬌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畧擺一擺就送過來鳳姐的鳳姐兒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下半跪道嬌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嬌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們那裡放着那些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纔罷賈蓉笑道那裏如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確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鑰匙傳幾箇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

不耳言

卷之

月有

出去。了這裏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  
叫容兒回來。外面幾箇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  
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  
姐只管慢慢的喫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  
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  
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慢的退去。這裡劉  
姥姥心身方安。方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姪兒  
來。也不為別的。只因爲他老子娘在家裏連喫  
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個派頭兒。只  
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  
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了。打發僭們作煞事來。  
只顧喫果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

此等語。人化之。  
筆。佛。內。初。至。可。  
當。有。其。中。也。  
在。未。必。少。介。  
向。者。日。曾。往。至。  
性。以。生。實。則。人。  
但。當。其。年。後。  
其。一。病。去。後。此。  
而。云。在。通。手。同。用。  
批。曰。月。日。美。貌。  
批。曰。也。

話因笑止道

又嘆凡六曰劉姥來凡嘆五次寫得阿鳳乖滑伶俐合眼望在前。若會說話之人便听他說了阿鳳利害處正在此。問看官當有

將抑移借貸已誤明白。彼仍推辭。難說這人為阿鳳若何呵。一嘆

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

周瑞家的道。這劉姥姥不知可用過飯沒有呢。

劉姥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喫飯的工夫咧。鳳姐聽說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內。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出一姓。當年又與太老爺在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幾年來也不

王夫人數語令  
余幾哭出

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一遭却也沒空見他們今  
兒既來了窮親戚來看是心意我們是他自石頭記中見了嘆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  
慢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二奶奶裁度着就  
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  
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姥已喫畢飯  
拉了板兒過來舔唇抹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  
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意思我已知  
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該有  
照應纔是但如今家裡雜事太煩不待上門就該有照應  
年紀一時想不見話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近來接着  
管些事都不大知道這些箇親戚們二則外頭  
看着這裏烈烈裏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



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了今兒你既老遠的  
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也是頭兒再見了嘆好叫你去  
的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  
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拿  
了去罷可憐可嘆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只當是沒有  
心裡便突突的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可憐可嘆的渾  
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  
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憑的怎麼樣你老  
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在傍  
聽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聽了笑  
而不採這樣常例亦再見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  
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

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若不  
拿着可真是怪我了這串錢僱了車子坐罷改  
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間的意思天也  
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裡該問好的問個  
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跼起來了劉姥姥只管  
千恩萬謝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出來至外廂  
房周瑞家的方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不  
會說話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  
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柔些那蓉大爺纔  
是他的正緊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箇姪  
兒來了與前眼色真對可見文章中無一個閑字。為財勢一哭。劉姥姥笑道我的報額如見姪子  
我見了他心眼裏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上

話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時劉姥姥便要留下一塊銀與周瑞家的兒女買果子喫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姥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一進榮府一面曲折頓挫筆如遊龍且將豪華舉止令觀者已得大槩想作者應是心花欲開之候

借劉嫗入阿鳳正文送宮花寫金玉初聚爲引作者真筆似遊龍變幻難測非細究至再三再四不記數那能領會也嘆嘆

石面書

卷六

月石春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嘆英蓮談肄業秦鐘結寶玉

題 十二花容色最新 不知誰是惜花人

曰 相逢若問名何氏 家住江南姓本秦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

夫人話不問鳳姐却回王夫人交代處正交代得清楚文章只是隨筆寫來便有流離生動之妙

知往薛姨媽那邊閑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

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

只見王夫人的了金釧兒寶釵互相映射和一個纔留

了頭的小女孩兒蓮兒別來無恙否頑見周瑞家的

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掀嘴兒周瑞家的輕

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

一

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

家書云云

進裡間來

總用及岐路之筆  
今人估料不到之文

只見薛寶釵穿着家常衣

衣書云云也

服

好寫一人換一付筆  
墨另出一花樣

頭上

一幅秀色仕女圖

挽着鬢兒坐在炕裡

邊伏

在小炕几上同了

一幅秀色仕女圖

螺髻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

進來寶釵便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

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

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

邊衽衽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你不

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

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

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了大夫來

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喫幾劑藥一勢除了根纔

那種病即字與前  
二玉不知因何二又  
字皆得天成地設  
之体且省却多少  
間文所謂惜墨如  
金是也

好小小的年紀到坐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

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喫藥為這病請大夫

喫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

名醫見使人逆轉不經仙藥總不見一點見效後來還虧了一箇

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心口偶織是以草火齊成因請他看了也說

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他藥草不知又何如治之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

結壯還不相干若吃凡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

了一箇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

氣的不知是那裡弄來的他說發了時喫一丸

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些卿不知從那裡弄來余則深知是從

寒玉免搗碎在太虛幻境空靈殿上炮製配合者也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那個什

麼海上方見姑娘說了我們也記着說與人知

石見已 卷七 二 序見壽

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賢釵見問  
乃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真真  
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槩都用三樣藥都有現易得的  
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  
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  
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  
將這四樣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  
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  
周瑞家的忙道噯啣這樣說來這就得一二年  
的工夫倘或這日雨水不下兩水又怎處呢寶  
釵笑道所以了那裏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  
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



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  
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蜂蜜十二錢白  
糖十二錢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罐內  
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  
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末用黃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叔世皆同有者周瑞家  
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未  
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  
二年間可巧都得了梨香字有落蓋未白虛好客易配成一料如今從  
南帶至北現就埋在梨花樹下瑞家的又道  
這藥可有名子新雅奇甚呢寶釵道有這也是癩和  
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  
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

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喫一丸也就罷了

以花為藥可是吃烟

大人想得出者諸公且不必問其事之有無只據此新奇妙文悅我善心自便當浮一大白

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

忽聽王夫人問是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

答應了趨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畧待半刻見王

夫人無話方微退出

行文原只在二字便有許多含力處不得此寂者便在底下台喉扭捏

薛姨媽

忽又笑道

忽字又字與方從二字對射

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

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

二字仍從蓮上起來蓋英蓮者應憐也香菱者亦相憐之意此是改定英蓮也

簾櫳响處方纔和金釧兒頑的那箇小女孩子

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

這裏英蓮天生成的口氣妙甚

薛姨媽道

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

捧了個小錦匣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裏頭作

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

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昨兒  
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  
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支下剩六支送林姑  
娘兩支那四支給了鳳哥兒罷王夫人道留着  
給寶了頭帶罷了又想替他們薛姨媽道姨媽  
不知道寶了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  
粉兒的可知周瑞面正為室菱三人所有正石頭記得力處也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  
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裏晒日陽周瑞  
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時常  
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  
了頭子金釧道可此名英蓮不正是說着只見香菱笑  
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

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個模樣兒竟  
有些像俗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一擊而鳴法三人之笑也可知其再  
忽然想到秦可卿何玄幻之極假使說像榮府中所有之人則死極重  
故遠以可卿之親為譬似極杜淡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金釧兒笑  
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  
歲投身到這裏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  
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  
得了傷痛之極必亦如此況佳者妙不然則又將作出香菱思卿一段文字矣周瑞家的和金釧聽了  
到反為他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花  
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  
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  
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  
邊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今李不伴統伴陪之伴之照管

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只見幾個

小了頭子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了

頭司棋與探春的了却是俗中不俗處嫫待書妙名賈家四奴之暗以琴棋書

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入內

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

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

身謝道命了嫫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

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了嫫

們道在這屋裡不是用畫家三五聚散法寫來方不死板周瑞家的聽了

便往這邊屋內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

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笑總是得空便入百忙又帶出王夫人喜施捨等事可知一支筆作千

二頁上

閱三筆却將後百支用。又伏後文  
半部線索提動

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  
 家的便将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  
 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  
 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把這花  
 可帶在那裏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嫖  
 入畫來收了曰司棋曰待書曰入畫後又補抱琴琴琴  
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虛字則覺新雅周瑞家的因  
 問智能兒你什麼時候來的你師傅那禿歪  
 刺往那裏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  
 師傅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裏去了叫我  
 在這裡等他呢又虛貼一個于老爺可知  
知所尚僧尼者悉愚人也周瑞家的又道十五  
 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  
 說不知道妙年輕未任事也一應騙佈施哄供諸  
惡皆是老虎賊設局罵一種人種人活像惜春聽了便問

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

家的道是余信明點愚性二字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

他師傅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傅

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爲這事了一人不落一不忽伏下

周瑞家的又和智能見勞叨了一回便往鳳姐多少後文豈真爲送花哉那

處來穿夾道從李執後窓下過細極李執雖無花豈可失而不寫者故用此順筆便墨間

三帶四使越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

堂屋只見小丫頭二字着緊豐兒坐在鳳姐房門檻上見

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見叫他便往東屋裡去

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脚的往東邊房裏

來只見奶子搖不重犯罵一次有新樣之詞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

悄悄問奶子道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

三頁已 六 旨見旨

余素所藏仇十洲  
幽室所驚暗  
春圖其心忍筆  
墨已是無雙今  
見此阿鳳一像則  
覺畫工太板  
不寫之文萬不可故只用柳款  
和隱隱實和聖法實阿鳳之契  
或俊骨所謂此書無一不坊  
平兒便進

不更言

第二

月石

搖頭見正問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都有賈璉  
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  
叫豐兒倒水進去妙文奇想阿鳳之為人豈有不着意于風月二字之理哉  
若直以明筆寫之不但唐突阿鳳且無妙文可賞者  
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  
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  
送花一事平兒聽了更打開匣子拿出四支轉  
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裏又拿出兩支來攢花剔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亂  
忙中更忙忙裏更忙忙裏更忙忙裏更忙先抖彩  
明來付他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帶去  
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  
往賈母這邊來穿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女兒  
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



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  
在家裏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  
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  
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  
麼不了的差事手裏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  
道噯今兒偏偏的來了個劉姥姥我自己多事  
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送  
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  
白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  
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實對你老人家說你  
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  
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

到衙門裏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  
商議商議這箇情分求那一箇可了事周瑞家  
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且家去等我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來  
家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閑兒你回去等我  
這沒有什麼忙的也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  
還說媽你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  
沒經過什麼事情就急的你這樣子說着便到  
黛玉房中去了又生出小段來是榮寧中常事亦是阿鳳正文若不如  
穿棉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板不是石頭記筆墨矣誰  
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寶玉房中大  
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  
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帶寶玉聽說先便

二玉隔房六站  
一處心相為隔全  
同日不負長生  
仙筆

余周送花一面薛  
姨媽云字了頭不喜  
這花兒粉兒的則  
謂是實致正傳又  
主阿鳳惜春一段  
則又知是阿鳳正  
傳今又到寶兒見  
一段却又將阿鳳  
之天性從骨中寫  
方知亦係寶兒見  
正傳小說中一筆  
而三筆者有二  
事故而事者有  
之亦有如此恒河  
沙數之筆也

余觀總後學裏  
凡句忽起思昔日  
形景可嘆想統  
確小兒自開口云  
學里亦如市俗  
聞便云有些小  
事然何常有者

說什麼花拿來給我一面早伸照他夾寫寶玉手接過來了開  
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  
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妙看他寫黛玉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  
我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在黛玉心中不周  
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  
玉再看了一看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剔  
吾實不知黛玉胸中有何丘壑再看一看他神下的也不給我替我道謝罷周瑞家的聽了一  
聲兒不言語寶玉便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  
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因回話  
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寶玉道寶姐  
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  
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

事或此掩飾推托  
之詞耳至若不  
云從學房裏來  
涼着然則便云  
因想爾時涼着  
者或寫來可憐  
之一嘆

不與言

卷八

和林姑娘學着眼

月石

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  
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喫什麼藥論理我該  
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裏來的也着了些涼異  
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  
去無話原來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  
友冷子興着眼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  
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  
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  
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粧來見王夫人回言  
今兒舅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不細觀偕們送他  
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進鮮的船去一併都交給  
他們帶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

太太千秋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阿鳳一生失慮派誰送去玉

夫人道你瞧誰閑着不管打發兩箇女人去就

完了又來當什麼正緊事問我虛描一事真千頭萬緒然上雖一回兩回中或有不能遇到

阿鳳之事然亦有阿鳳在彼處手忙心忙與現此回可知鳳姐又笑道今兒珍大嫂子來

請我明兒過去逛逛明兒到沒有什麼事王夫

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

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

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

便是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留下李

紈迎春等姊妹們亦會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

次日鳳姐兒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

母寶玉聽了也要往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

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姬妾丫環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一手携了寶玉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曰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有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幾箇姬妾先就笑說二奶奶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休不得二奶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這裏作什麼何不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巧上回寶叔立

欲出線卻先小  
袖裡開一聚隨  
筆帶出見一  
絲作造

刻要見見我兄弟他今兒也在這裏想在書房  
裡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聽了即便下炕要  
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麼一面便吩  
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屈着他到比不得跟  
了老太太來就罷了委屈二字極不通都鳳姐兒道既這  
麼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瞧難到我  
就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  
也比不得偕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  
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誰家分珍珍珠惜  
此種相矛盾却極人情蓋大家婦人如此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  
文慣了句起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  
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竟  
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

此等處寫阿鳳之  
放縱是為後回伏  
線

不面言

卷八

別有聲

他生的腴腴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的  
生氣鳳姐啐道也是哪叱我也要見一見別放  
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  
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強就帶他來說着果  
然出去帶進一箇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巧些  
清眉秀目粉面硃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  
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腴腴含  
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  
道<sup>不知從何處想來</sup>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  
命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  
他學名喚秦鐘<sup>設云秦鍾古詩云未嫁先名玉未時本姓秦</sup>早有鳳  
姐的了孀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



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了主意拿了一尺尺頭兩箇狀元及第的小金鏤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喫過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二人不落又帶出強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淡馬來說話那寶玉只一見秦鐘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默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候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

不野哉

省公

厚石月

這句不是室玉本意中語却是古今應來有梁紉神之意

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过填了我這糞窟

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

一段痴情翻美易色一句筋斗使此後朋友中無復

再敢假談道義虛論情常

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浮

不浮二字妙秦卿

更兼金冠綉服驕婢侈童

這二句是賤不是獎此八字遮飾過多次

目中所取正在此

越魅然倚秦卿

秦鐘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

御日中所願者

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

與他耳鬢交結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之

大不快事

貧富二字中失却多

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

作者又欲

聯過中人

忽又

二字寓小

有寶玉問他讀什麼書

寶玉問讀書亦想不到之大奇事

秦鐘見問便因實而答

四字普天下

二人你言我語

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果喫茶

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喫酒把果子擺在裏

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

眼見得二人一身一休矣

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

姐擺酒果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

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理

他他雖腼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寶玉為秦鍾說映玉此是有的

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

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

來問寶玉要喫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

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

事

寶玉問讀書已奇今又問家務事不更奇

秦鍾因說業師于去歲病故家父

又年紀老邁賤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

及再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  
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暇知己爲伴時常大  
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  
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  
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  
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  
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  
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  
家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  
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擔擱着如此說來尊  
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  
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

真是可見之弟

真是可卿之弟

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裏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事忙不便為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忙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玉笑道放心放心偕們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乎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回明家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一疋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笑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

東道一面又說了回話晚飯畢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可見罵非一次矣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太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喫兩日沒得水得了半

這是為後協理  
寧國伏線

碗水給主子喫他自喝馬溺不過仗着這冷功  
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  
他去他自已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味酒  
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  
他事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  
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你們沒主意有  
這樣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  
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伺  
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  
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燭輝煌衆小廝都在丹  
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  
好怎樣更可以恣意的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

不與言

卷八

月有月

先罵大總管賴二

記清榮府中則是賴二

大是故意錯的妙

說他不公道欺軟

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

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忘八羔子膽充管

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跳起一支脚比你的

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裏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

別說你們這把子的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

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聽

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捆起來等明

日醒了酒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

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

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

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也也不敢和焦大挺腰



不如意事常九  
可與人言無三  
以二句批是假聊  
慰石兄

子呢不是焦大一箇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  
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搏下這個家業到如今

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  
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偈們白刀子進去紅刀

子出來是薛人市文法一段借辭奴口角間補出鳳姐在車上說

與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

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

笑話偈們這樣的人家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

賈蓉答應是衆小厮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

上來幾箇揪翻捆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亦發

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裏哭

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

日只知飲酒淫樂

不面書

卷八

序

第

回

一部紅樓夢之

靈哈在焦大口中

揭明

此皆而臨場一

於相主之文法

應不復法謝年

墨林文字之

中

反生他來向長

所便所故人所

無故所之天人

不易滿中

我素英英

性之志英

字市市

日家偷狗戲雞爬灰序的爬灰序養小叔子第的養小  
 叔子我什麼不知道第偈們胳膊折子往袖子里  
 藏眾小厮聽他說出這些没天日的話來唬的  
 魂飛魄喪也不催別的了便把他捆起來用土  
 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第鳳姐和賈蓉等也  
 遙遙的聞得第都粧作聽不見第寶玉在車上見  
 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第兒道姐姐你聽  
 他爬灰第的爬灰什麼第是爬灰第鳳姐聽了連忙立  
 眉第睜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第嘴裡第混第暖你  
 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第還到細問等我回  
 去回了太太仔細第撻你不撻你唬的寶玉連忙  
 央告好姐姐我第再不敢說這話了第鳳姐六忙回

色咭哄得妙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俗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往家學裏說明白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不因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原是不讀書即蠢物矣

不  
可  
言

年  
人

月  
石  
屋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院

香

賈寶玉大醉絳軒

芸

題

古鼎新烹鳳髓香

那堪翠筍貯瓊漿

曰

莫言綺縠無風韻

試看金娃對玉郎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衆人寶玉先便回

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個伴

讀的朋友正未必好發奮又着實的稱贊秦鍾的人

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傍幫着說過

日他還來拜老祖宗等語說止此便了不必贅言又再表故妙偷度的賈母喜悅起來

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

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遂携了

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來看戲至晌午賈母

便回來歇息了

敘事有法若只管寫看戲便是無見世面之暴發翁婆矣  
寫隨便二字興高則往與賤則回方是世代封君正傳且高

無二字又可生出多少文章來

王夫人本是好清靜的

偏與那夫人相犯然見賈

母回來也

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

如甚交代畢

至晚無話却說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

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

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

候意欲去望他一望看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

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

本意巧遇

見他父親更為

不妥寧可繞遠路罷了當下眾嬭上了嬭伺候

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眾嬭上了

嬭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

知到了穿堂便往東向北遠廳後而去偏頂頭

一路用淡三色烘染  
行雲流水之法寫出  
貴公子家常不跡  
不離氣致經遇過  
者則喜其寓真  
未經者恐不免嫌  
繁

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妙善活光之意。更妙善善子。人之意。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  
一見了寶玉便都笑着趕上來一箇抱住腰一  
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  
呢好不容易得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  
叨了半日方纔走開老嫗叫住因問你二位爺  
是從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  
在夢坡妙善坡之虛也齋小書房裡敬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  
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于是轉彎向北  
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  
與倉上的頭目名喚戴良還有幾箇管事的頭  
目共有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了寶玉走  
來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箇買辦名喚錢華

余亦父之此胸  
今則至此想然一  
嘆此時有三年  
前向余作此語  
之人在側覺其  
形已皓首駝腰  
矣乃使彼亦細  
聽此教語彼則  
潛然下余亦  
為之微興

亦錢閑花之意隨因也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  
兒請安寶玉忙含笑携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  
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字法越發好了  
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上寶玉笑道在那裏看  
見了眾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贊的了不得還  
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  
的小公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眾人待  
他過來方都各自散了  
未入梨杏院先說作苦許波瀾曲折照他無意  
下又寫出空三寫字來因是愚弄公子之閑文  
閑言少述  
此處用此句最當且說寶玉來至梨  
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來正見薛姨媽打點  
針黹與了嫖們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  
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



你想着我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  
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  
籠頭的馬天天狂不了那裏肯在家一日寶玉  
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  
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裏間不是你去瞧他  
裏間比這裡暖和那裏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  
去和你說話兒寶玉聽說忙下了炕來至裏間  
門前只見弔着半舊的紅綢軟簾寶玉掀簾一  
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做針線  
頭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綿襖玫瑰  
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蔥黃綾綿裙一色半新  
不舊看來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

盡神鬼易盡人  
物難寫實御是  
寫之筆若與黨  
士並駕更難今作者  
獨得一毫雅處竟  
且得二人真休實  
傳非神助而何

臉着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  
隨時自云守拙這方是聖卿正傳與前隔代玉之傳一齊來看  
面看一面口內問姐姐姐姐可大愈了寶釵各極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確其左右毫末抬頭只  
見寶玉進來此則神情盡在烟飛水逝之間一展眼便失千里矣連忙起來含笑答  
說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  
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  
姨媽安別的姊妹們都好這是口中如此一面二語眼中心神俱到一面看寶玉頭上帶  
着累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  
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  
色蝴蝶鑲條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  
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  
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

余代答曰：愚心如意。

今見到要照自首四至此四說有通靈玉一物余亦未曾細賞鑒今亦欲一見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頂上摘了下來遞與寶釵手內寶釵托於掌上試問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峯下猿啼虎嘯之聲何如只見大如雀卵體燦若明霞瑩潤如酥質五色花紋纏護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註明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真敗金無影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體最小方能從胎

又思作此教語以  
幻美取真其美  
既幻其假其真  
意遠鏡子裏空  
之中可謂技滑  
且之作人豈老誠  
作文要按滑

石頭記  
不寫一家文字

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  
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按其形  
式無非畧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  
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見口有多大怎  
得啣此狼狽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音註云

音註云

通靈寶玉正而圖式

通靈寶玉正而圖式  
其式其式其式其式  
音註云

通靈寶玉正而圖式  
其式其式其式其式  
音註云

寶釵看畢  
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儂壽恒昌  
過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

余亦想見其物矣前因草院反  
線寫法至此細寫出是大開而反

又從翻過正面

可謂真奇之至

眼睜睜不早來  
所此數語若使彼  
聞之不知又有何  
等妙趣語以  
悅我等心腹

發獸作什麼請諸公掩卷合目起其神理想其驚兒嘻嘻笑道

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娘的項圈上的兩句金針針矣

話是一對見又引出一個金項圈寶玉聽了忙笑說道

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又為又喜我

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

字寶玉笑夾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

他纏不過因說道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

所以鑿上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

麼趣兒一句罵死天下濃粧艷飾一面說一面解排扣從裏

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

掬將出來按瓔珞者頸飾也相近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

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箇共成兩句吉識

五頁已

不更書

月石

月石

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式面正珞璣

不

音註云

不離不棄

式面反珞璣

不

音註云

芳齡永繼

合前譜之豈非一對

花看早開酒飲微醉此文字是也

與姊亦對否

驚見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

寶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自己的尚通因笑問

姐姐這八個字到真與我的是一對余亦謂是一對不知

盤在金器上寶釵不待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

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與寶釵相近只

此看可得一聞

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像何

香氣遂問姐姐姐釵的是什麼香我竟從未聞見

過這未觀寶釵笑道我最怕燒香好好的衣服

真罵死千滴在體餘

燒的烟燎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

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喫了丸藥

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姐

給我一丸嚐嚐別個小兒只寶玉如此寶釵笑道又混鬧

了緊要緊密不容針之文一個藥也是混喫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

說林姑娘來了詩文批實不知想思中趣何處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的走

了進來一見了寶玉便笑道噯的我的不巧

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

麼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

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

不來一箇也不來今見他來了明兒我再來如

六

此間錯開了來着豈不經天有人來了也不至

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經鬧了姐如何反不

解這意思吾不知彈見以何物為心為意為寶玉因見他外面

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

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寶玉道取了

我的斗蓬來了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

你就該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

過是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嬭嬭因說道

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裡同姐姐妹

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裏擺茶果子呢我叫了

頭去取了斗蓬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

應允李嬭嬭出去命小厮們都各散去不提這裏



余最恨無調教之家任其恣肆行嘯嘖此則知大家風範

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果留他們喫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裏珍大嫂子的好爲掌鴨信爲前日秦鍾之事恐見者忌却故忙中開筆重一塗薛姨媽聽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得就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些上等的酒來李嬷嬷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好媽媽我只喫一鍾李嬷嬷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喫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葵送的

我挨了兩日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喫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着

不罰罰

卷八

浪酒問答原不相宜

他喫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喫何苦我白賠在裡

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

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

小丫嫱來讓你奶奶們去也喫杯糖擔雪氣那

李嬭嬭聽如此說只得和衆人且去喫些酒水

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熱了我只要愛喫冷的

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喫了冷酒寫字手打

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傍水

的難到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

的就快若冷喫下去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

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喫那冷的呢

識理識性博學不難庶可稱為佳入可嘆別

小說中一首至詩凡句誤曲便自佳入相計集醜殺

在寶卿早說出玉  
兒學業是作微  
露印春樹之萌  
耳是書勿看正  
面為幸

寶玉亦聽的出有情理的語來與

前問讀書家務並皆大奇之事便放

下冷的命人煖來方飲

了嫌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來黛玉因含

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

心何謂焉舌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姐

姐姐又順筆帶出一個妙名怕姑

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

道也虧你到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

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呢

方如此莫作世俗中一寶玉聽這話知黛玉借比奚落他

味酸妬柳吼董看丟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

笑這總好這總是寶玉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

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

又用此三字

可巧黛玉的小

手爐來黛玉因含

笑問他說誰叫

你送來的難為

他費心那裏就

冷死了我雪雁

道紫鵲姐姐姐

姐又順筆帶出

一個妙名怕姑

娘冷使我送來

的黛玉一面接

了抱在懷中笑

道也虧你到聽

他的話我平日

和你說的全當

耳傍風怎麼他

說了你就依比

聖旨還快呢

方如此莫作世

俗中一寶玉聽

這話知黛玉借

比奚落他也無

回覆之詞只嘻

嘻嘻的笑這總

好這總是寶玉

強詞奪理

偏也說得如

許真水雪照

明也

你到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  
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恼好說就看的  
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的從家裡送箇來  
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過餘還只當我素日是這  
等輕狂慣了呢用此一解真可拍案叫絕足見其以蘭為心以玉為骨以蓮為舌以冰為神真絕倒天下之裙釵矣薛姨  
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樣之  
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嬭嬭又上  
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黛姊妹  
說說笑笑的試問石兄客當曰青樓孽障時虎嘯之聲何如那肯不喫寶玉只得  
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喫兩鐘就不喫了李嬭  
嬭道你可仔細老爺今見在家隄防問你的書  
不合提此話這是李嬭嬭激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  
醉了納無怪乎後文一嘆

在慢慢的放下酒垂了頭畫出小兒愁感之狀揆厥後文黛玉先忙

的說別掃大家的興字指寶釵也若叫之狀揆厥後文你只說姨媽留着

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這方是阿順真意對玉釵之文了一

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囔說別

理那老貨偕們只管樂偕們的那李嬭也素知

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如此稱似不通却是老驅真心道出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

勸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

麼助着他我也犯不着勸他你這箇馬媽太小

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

裏多喫一杯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

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嬭上聽了是認真的真又是

急是不忍認真是笑說道真是真這林姑娘說出一句話來

九

我到愛之不暇

豈忍揮耶

比刀子還尖這弄了什麼呢寶釵也忍不住笑

着把黛玉腮上我也欲擗一擗說道真真這個擗了頭的

一張嘴叫可知余前批不謬人恨又是據前老爺問書之語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

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見來了這裏沒好的你

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到叫我不

安只會放心喫都有我呢越發喫了晚飯去便

醉了便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熱酒來姨媽陪你

喫兩杯二語不失長上之休且收拾若干文斤力量可就喫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

李嬭嬭因吩咐小了頭子們你們在這裡小心

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

任他的性多給他喫說着便家去了寫的到這裏雖還

有三四箇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嬭嬭走

了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箇小  
了頭子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  
萬哄的只容他喫了兩杯就忙收過了做了  
筍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飯碧梗  
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喫完了飯又醺醺的灑上  
茶來每人喫了兩碗薛姨媽方放下心雪雁等  
三四個了頭已吃了飯醉意伺候黛玉因問寶玉  
道你走不走妙問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  
一同走妙答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偕們來了這一日  
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偕們呢說着  
二人便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  
頭略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了頭便將這大缸猩

越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

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到沒見過別人帶

過的之輩也讓我自己帶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

什麼過來我瞧罷寶玉忙就近前來黛玉用

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之

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顛巍巍

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

上斗篷罷若使宝釵整理煩畢  
卿又不知有多久文章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

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

畧等等不是寶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

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便命兩個婦女

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



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

加歡喜因見寶玉喫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

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

跟寶玉的人來遂問眾人李奶子怎麼不見眾

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纔

去了寶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

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

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

接出來笑說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

興只寫了三箇字丟下筆就走了媽的我們等

了一日快來論我寫完這些墨纔罷寶玉忽然

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

五頁乙 卷八 上 言

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過那府

裡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的這會子又這麼

問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

上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寫晴雯是晴雯走下來斷不是襲人平兒鶯兒等語氣

寶玉聽了是晴雯笑道我忘了你的手令我替你濕着

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

新書的三個字究竟不知是三個什麼字妙一時黛玉來了寶玉便笑道好

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箇字好出題妙原來是這三字

玉仰頭看裏間門斗上新貼了三個字寫絳芸

軒黛玉笑道箇個都好怎麼罵的這麼好了明

兒也替我寫一個畫匾寶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

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搬

是不作詞幻見  
山文字

寫彈兒去如此  
章法從何設想  
奇筆奇文

嘴寶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著在那裡寶玉  
笑道好太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見我那  
府裏喫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著  
你愛吃和珍大奶上說了只說我留著晚上喫  
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喫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  
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喫了飯就攔在那  
裏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喫了拿  
來給我孫子喫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  
勢亦是常情奶母之昏憤亦是常情然持于此處細寫一回與後文襲  
卿之酥酪通一對足見晴卿不及襲卿遠矣余謂晴有林風襲乃氣副真不錯接看茜  
雪捧上茶來寶玉讓林妹妹吃茶眾人笑說林  
妹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喫了半碗茶忽又想  
起早起茶來  
偏是醉人搜尋的出  
細事亦是真情  
因問茜雪道早起凖了

按警幻情溝寶玉  
係情不情凡世間之  
無知無識彼俱有一  
痴情去住貼今如弄  
二字于石兄是面問  
包子問茶順手轉料  
問茜雪揮李強乃  
一部中未有第次  
事也蓋衆人數語無  
言而止石兄真大醉  
也余亦云實大醉也  
唯碎碎隔非碎端  
紙裱筆可比

不耳言  
一碗與千紅一窟過映的這會子怎麼又溲了這個來茜雪道我原是  
所謂開茶是也與前浪酒一般起落  
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又要李奶奶事有奏如此  
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地下  
擲路瑯一聲打窗簾粉潑了茜雪一裙子的  
茶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  
奶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是仗着我小時侯  
喫過他幾日真醉奶罷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  
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養着祖宗作  
什麼攆了出去大家真大醉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回去回  
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  
粧睡引寶玉來謳他頑要先聞得說字問包子

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捧了茶鐘動了氣

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

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到茶來被雪滑倒了失

了手砸了鐘子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

攆他二字奇使人驚也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

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

伏侍你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

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

什麼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二字帶出平素形象加錫滋滋忙伏侍他

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來用

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冰不

着脖子試問石兄此一派比青埂峰下松風明月如何那寶玉就枕就睡着了被

偷度金針法  
最巧

作者今尚記金  
魁星之事子撫  
今思肯賜斷心  
推

時李嬷嬷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聽聽了方放心散去文代清楚  
又為便寫一回伏線情更苦  
雪三婢又為後文先作一引  
次日醒來以上已完正題以下接後文引子前文就  
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寶玉  
忙接了出來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  
縹緲舉止溫柔堪歸義如比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  
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  
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  
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箇荷包並  
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  
家住的遠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我這  
裏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

寫可見出身向  
養生堂是裏  
中敗後死封聚  
禁尉是敗中褒  
靈巧一至于此  
寫秦氏出身向  
史公寫趙飛燕  
其主繼矣因一筆

絕伏後文

起不長進的東西學秦鍾一一答應回去稟知

他父母秦業妙名業者學也蓋云情因孽而生也現任營繕郎官職更妙設云因情孽而結此書之意

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

堂抱了一箇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頓

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見出各秦氏究竟不知係出何氏所謂寓

之心亦甚難矣如此寫出可見來歷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來哭情字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

格風流四字便有隨意者秋字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

賈蓉為妻那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

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溫

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

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箇機會

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

出

石磽畹

月

月

之老儒秦鐘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

此十分歡喜為天下讀書一哭寒素人哭是宦囊羞澁那賈府上上下下

都是原來讀書是終身大事一雙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來又恐誤了

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

敬封了二十四兩贊見禮可知宦囊羞澁與東併西湊等樣是特為近日守錢虜而不使子弟讀書

之輩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寶

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不想浪酒閑茶一段金玉荷梳之文後忽用此等寒瘦古拙之詞收住亦行差天變

作處石頭記多角此法歷觀後文便知正是

早知日後閑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這是隱語微詞豈獨指此一事式。余則為讀書正為爭氣但此爭氣與

彼爭氣不同寫來一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三回

賈珍尚奢豈有不請父命之理因故

要緊不問家事故得姿意放爲

若明指一州名似洛西遊

地不待言可知是光

矣不云國名更妙

義之鄉也直與

今秦可卿托

理

胡適之印



在封龍禁尉寓乃囊中之月心去天香樓一  
即是不忍下筆也

詩

云

秦可卿死封龍

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府

國

話說鳳姐自賈璉送黛正往揚州去後心中實

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

亂瞞了胡亂二字奇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外是也揀爐棧綉早

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外是也指筭行程該到何處

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

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來含笑

說道嬌嬌好睡我今兒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

樹倒猢猻散之語  
全猶在耳曲指三  
十五年矣  
傷我強不慟哉

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嬌嬌故來別你  
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嬌子別人未  
家一族頂冠束帶者  
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管  
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嬌嬌你是個脂粉隊內的  
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  
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  
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  
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二字醜婦女口氣  
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  
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  
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阿鳳不明蓋今古名利場中幾  
虞秦氏冷笑道嬌嬌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

古週而復始豈是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要只有兩件事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與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

語見道字傷  
心讀此一段幾不  
知此身為何物  
矣

松齋

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  
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  
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

不必看完見此二  
句即歎墮泪

梅溪

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  
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  
語此時若不早為慮後臨期只恐後悔無益矣  
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伏的妙漏只  
是我與孀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  
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此句合批書人哭死各自須尋各自

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得二門上傳事雲牌連

九個字寫盡天香  
樓事是不偏之寓

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  
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  
神只得忙忙的穿衣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  
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  
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  
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  
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哽痛  
哭之人聞言少叙却說寶玉與鳳姐對談寫來方是二兄自氣回  
去味相投可知後文皆非實然文字剩得自已孤恹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  
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  
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一戳了一刀的不忍哇  
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來攙

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  
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如何自己說出來了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  
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  
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  
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厭氣的人  
那裏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明早再去不遲寶  
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  
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  
邊燈籠點起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  
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  
哭一番非此何以出而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  
舊疾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

儒帶領賈赦賈政賈琮賈璉賈  
珩賈玳賈琛賈璣賈璵賈蔣賈菖賈菱賈芸賈  
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可笑如薛考妣此作者刺心筆也賈芳賈蘭賈茵賈  
芝等都來了賈珍哭可笑的淚人一般正合賈代儒  
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  
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  
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眾人忙勸道人  
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  
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  
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伏後文尤氏姊妹  
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璣賈琛賈璵賈蔣四個  
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



橋者舟是也所謂  
人生若汎舟而已寧  
不可嘆

日推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  
聞這四十九日車請一百車八衆禪僧在大廳  
上拜大悲議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  
罪另設一壇刑都是未刑之筆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  
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  
園中靈前另有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對壇  
按乩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  
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  
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  
珍見父親不啻亦發姿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  
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  
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叫作什麼橋

不耳言

所謂迷津易墮一塵網難逃也

木出在濱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

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

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今還封在店裡

也沒人出價敢買你若就要就招來罷了賈珍聽

了喜之不禁即命人招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

皆厚八寸紋若栴榔味香檀麝以手扣之玎璫

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賞賈珍笑道價值幾何

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

什麼價的是河不價賣他們幾兩工銀就是了賈珍聽

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

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此

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

寫個：皆知全無  
安逸之筆深得  
金瓶壺典

忽又聽得秦氏之了補天香樓未測之嫫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

了又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中人都都稱

讚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殯殮一並停靈於會芳

園之登僊閣小了嫫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

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捧喪駕靈之任賈

珍喜之不禁即時傳下從此非思惠愛人那能如是惜呼寶珠為小姐

那寶珠接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

我可知合旅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

敢紊亂內寫盡大家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黽門監靈

幡經榜上善起波瀾寫時不好拜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

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

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招

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  
接着讓至軒名可思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打筭定了主  
意因而赴便就說要與賈蓉燭箇前程的話戴  
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  
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道湊巧正  
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見襄  
陽候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  
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衙門都是老相遇不  
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  
了一箇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與  
他孩子燭我就沒工夫應他身談盡聞官吻既是衙門的孩子  
要燭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

房裏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拜時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箇執照就把那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

一並送入老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裏你又  
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裡  
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  
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史湘雲消息也又聽喝道之聲原  
來是忠靖候史鼎的夫人來了王夫人邢夫人  
鳳姐等剛迎至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候壽山  
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家下轎賈政等  
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  
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  
人往是來往祭弔之盛簇簇是來往祭弔之盛宦官去官來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  
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  
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

之靈位會芳園的臨街大門洞開現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般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四面硃紅銷金大字牌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 防護

###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

世襲寧國公冢孫媳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

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

天永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

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錄司正

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  
伽藍謁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遠鎮四十  
九日消災洗孽平安水陸道場諸如等語餘  
者亦不消煩記

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裏頭尤氏又犯了  
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虧了禮

數

怕人笑話

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

因

寶玉在側問道

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

愁什麼

賈珍見問忙將裏面無人的話說說了出

來

寶玉聽說笑道

這有何難我薦一個鳳姐

須得寶玉真龍

權理

這一箇月的事

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

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



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  
嘆道果然安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  
了衆人便往上方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  
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  
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有人報說  
大爺進來了數日行止可知作者自提筆不空批者亦字田神  
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  
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了因拄了拐躡了進  
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  
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作  
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  
玉攙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

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懇求二位嬸嬸并大妹妹那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裡頭看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箇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那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子家只合你二嬸子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箇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樣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子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看還是不錯的從小兒

大妹妹頑笑着就有殺法決斷如今出了閤又  
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  
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嬌嬌不省姪兒姪兒  
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滾下淚  
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怕  
他料理不清惹人笑話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  
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矚着鳳姐  
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辦好賣弄才幹雖然  
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服  
爬不得遇見這事今日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  
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  
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

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大哥哥已經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照管胸中成見已有之語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問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則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賈珍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又說妹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與那

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  
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  
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這麼說你  
就照看照拜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  
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裏  
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  
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  
了不如我這裡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  
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二字向有神那邊也離  
不得我到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  
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  
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兒道

舊族後輩受此五  
病者頗多余家更  
甚三十年前事見  
書于三十年後今  
余想慟血淚盈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  
天香樓一節少却  
四五頁也

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箇頭緒來  
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先同邢夫人等回去  
不在話下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  
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  
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廢濫支冒  
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  
縱有臉者不服賤賤者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  
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  
下回分釐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規托鳳姐賣家後事二件嫡是  
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較之  
因命芹溪刪去

第十四回

鳳姐用彩明因自識字不多且彩明係未冠之童

寫鳳姐之珍貴

寫鳳姐之英氣

寫鳳姐之聲勢

寫鳳姐之心機

寫鳳姐之驕大

昭兒回並非林文璉文是黛玉正文

牛丑也清屬水子也柳折卯字彪折虎子寅

字寓焉陳即辰翼火爲蛇巳字寓焉馬午也

魁折鬼鬼金羊未字寓焉猴同音申也曉

鳴雞也酉字寓焉石即承亥字寓焉其祖四  
守業即守恆也犬字寓焉此所謂十二支寓  
焉

路謁北靜王是寶玉正文

詩

云

林如海捐館揚州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  
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  
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  
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  
晚散寧可辛苦這一箇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



寧府如此大家  
阿鳳如此身分  
豈有使貼身的  
頭與家裡男人  
答話交事之理  
呢此作者之客  
之處

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  
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  
道論理我們裡面也湏得他來整治整治都特  
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  
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  
坐到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  
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  
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  
昇媳婦要家口花名冊來查用又限於明日  
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話大槩點  
一點數目已有成見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幾句話便坐了  
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

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  
與來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擅入傳神之筆只在窗外聽  
觀只聽鳳姐先點地步與來昇媳婦道既托了我我就說  
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  
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  
這樣的這如今可要宛轉得妙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  
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  
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箇一個  
的喚進來看視一時拜完了便又吩咐道這二  
十箇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掌管人  
來客往到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箇也  
分兩班每日掌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

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  
上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  
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坊收管  
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箇描陪這四個  
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便叫他四箇描陪這  
八個人單管監收祭禮這八箇人單管各處燈  
油蠟燭紙剝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  
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箇每日輪  
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  
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  
棹椅古董起至于痰 擔帚一草一苗或丟或  
壞就合守這處的人笑賬描陪來昇家的每日

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喫酒的打架辦嘴  
的立刻來回我你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  
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  
一行亂了只合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隨身  
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  
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  
點卯已正喫早飯凡有領牌回事者只在午初  
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  
上夜的文明錦匙是協理口氣好聽之至第二日還是卯正二刻過來  
說不得是協理口氣好聽之至偕們大家辛苦這幾日事完你們家大  
爺自然賞你們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  
燭雞毛擔子名帚等物一面又撤取傢伙棹園

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  
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  
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技奔不似先時只  
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  
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  
不比先前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  
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獎次  
日一槩獨獨了鳳姐見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  
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  
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裏煎了各色細粥  
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  
日送上等菜到抱廈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

勤勞天天于外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獨在  
抱厦內起坐不與眾妯娌合羣便有堂客來往  
也不迎會這日正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  
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叅闍君拘都鬼延請地蔵  
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伸表朝三  
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鉢口誦水懺又有十  
三衆青年尼僧搭綉衣鞞紅鞋在靈前默誦接  
引諸咒十分鞅闍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  
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  
及收拾完備更衣手喝了兩口奶子糖粳粥  
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  
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打了

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數款來至  
寧府大門上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截燈照如白  
晝白茫茫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  
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  
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罩撮  
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  
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  
材那眼淚恰似斷線珍珠滾將下來院中許多  
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聲供茶燒  
紙只聽得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  
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下放聲大哭手  
是裏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接轂嚎哭

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媳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諸人自入抱廈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惶愧懼鳳姐冷笑道我說是誰悞了原來是你你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纔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天來的早只有今日醒了覺得早些因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求乞饒過這些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的媳婦來了在前面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婦作什麼王興媳婦爬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來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箇帖



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府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彩明要了帖子念過聽了共四件鳳姐因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美清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道你有什么事張材家的忙取帖見回說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

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  
那一箇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  
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  
又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  
無是仍與諸人說話絕口後兒我也睡迷了絕口都沒有人了本來要  
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  
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打二十大  
板一面又擲下寧府對牌出去說與來昇革他  
一月銀米眾人聽了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  
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  
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  
還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兒再有悞的打四十

後日的六十有不怕打的只管悞說着吩咐散  
了罷。意外衆人聽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榮  
國寧國二處執事領牌交牌的人來往不絕。那  
又伏下文非獨為阿鳳之威勢費此一段筆墨  
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這纔知道鳳姐的利害。  
衆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守不在。  
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鍾受  
了委曲。因默與他商議要同也往鳳姐處來坐。  
秦鍾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偕們去了。他  
他是休人  
豈不煩膩。寶玉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  
跟我來說。看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廈鳳姐處。喫  
飯。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  
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

那邊喫的寶玉道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原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喫了來的一面歸座鳳姐喫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箇媳婦來領牌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日該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跪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俗們家沒有人來領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來領的時候你還做

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寶  
王道爬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  
收拾出書房來這也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  
請包管就快了寶王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  
該作到那裡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  
們作也得要東西去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  
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  
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  
乏的身上生疼還攔的住你揉搓你放心罷今  
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  
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  
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蘄州去的人昭兒來

類此方可長居  
榮府之元

不可言

卷二

鳳姐

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請安鳳姐見便問  
回來作什麼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  
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  
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赶年底就回  
來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  
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  
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  
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  
妹可在階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  
幾日他不知哭的怎麼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  
姐見昭兒回來當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  
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

有延遲失候惹人笑話少不得奈到晚上回來  
復命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  
大毛衣服合平見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  
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付又細細吩咐昭兒在  
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切心爺生氣時此一勸  
他少喫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回來打折  
你的腿等語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  
又走了個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過寧府  
中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了車帶了  
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  
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  
以備接靈使用色空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

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空處胡亂歇了一夜  
次日早便進城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  
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  
接靈人裡面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  
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  
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  
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  
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  
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鳳家  
信稟叩父母並帶之物又有迎春染疾每日請  
醫服藥看醫生啓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難盡述  
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



喫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榮府寧府的人又  
跟到榮府既回到寧府榮府的人又找到寧府  
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  
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  
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讚者這日伴宿之夕  
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  
尤氏猶卧於內寢一應張羅款待都是鳳姐一  
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  
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  
怯官的種種之類都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  
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內揮霍  
指示寫秦氏之喪却只為鳳姐一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一  
夜中燈明火彩客

送官迎那百般轅關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

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塚孫婦防護

內庭索禁道

御前侍值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看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擇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

石光珠字孝子  
何曰

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  
將軍馬尚修國公候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候  
孝康緒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  
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  
是除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  
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  
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鯨襄陽  
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  
兵馬司義良餘著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  
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  
可枚數堂客算來亦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  
頂小轎連象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

土

手

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祭棚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祭棚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

前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  
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  
敵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  
回去報與賈珍賈政急命前面駐紮同賈赦賈  
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  
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  
大賈珍道天婦之喪累蒙駕下臨廕生輩何以  
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  
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  
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  
卿玉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  
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

不面書

卷十四

月夜書

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  
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閑話時常讚水溶是  
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  
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  
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也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  
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箇儀表人材不知  
近看時又是怎樣下回便知

第十五回

寶玉謁北靜王辭對神色方露出本來面目  
迥非在閨閣中之形景

北靜王問玉上字果驗否政老對以未曾試  
過是隱却多少捕風捉影閒文

北靜王論聰明伶俐又年幼時為溺愛所累  
亦大得病源之語

鳳姐中火馬紡線邨姑是寶玉閒花野景一  
得情趣

鳳姐另住明明係秦玉智能幽事却是為淨  
虛攢營鳳姐大大一件事作引

秦智幽情忽寫寶秦事云不知算何賬目未

見真切不曾記得此係疑案  
秦創是不落套  
中且省却多少累贅  
筆墨昔安南國使有題  
一丈紅句云五尺墻頭遮不得  
留將一半與人看

詩云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郡王水溶頭上帶着潔  
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  
蟒袍繫着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  
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叅見水溶連忙從  
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



着雙龍出海抹額又換此奇見其形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又換此奇見其形目如點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

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寶貝在那里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了通典過去水溶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

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鍾愛之至一面極口稱竒道異一面理好絲絛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携手

問寶玉幾歲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內賈政笑道令郎

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雖妙極開口便是西麓堂詩話鳳清於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是言亦廩生

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致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陷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簪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於是賈赦賈

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與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  
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  
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輻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  
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湏  
湏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與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  
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  
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  
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  
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  
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sup>千件事內不漏一絲</sup>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  
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

小事惟恐有個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  
來喚他寶玉只得來到他的車前鳳姐笑道好  
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別學  
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偌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  
好寶玉聽說便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  
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  
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躡下來扶車回說這里  
有下處奶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  
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  
叫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歇再走衆小  
廝聽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羣往北飛走寶玉在  
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隨着他

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跪來請他去打尖  
秦鍾看時只見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  
寶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  
已也使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  
將衆庄漢攆盡那時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  
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邨姑庄婦見  
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禮數段豈有  
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  
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出來帶着小  
廝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  
寶玉一見了鐵鋤鐵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  
向此寶玉一見了鐵鋤鐵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向  
所使使弟齊名弟齊名為為何何小廝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  
向所使弟齊名為何小廝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

不列言

卷十

脂用肩

色說明

世蓋因未見之故也

原委寶玉聽了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

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聰明人自是正為此也一

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

寶玉又問小廝們這又是什麼小廝們又告訴

他原委寶玉聽說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為有趣

只見一箇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髻頭跑了來

亂嚷別動壞了衆小廝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丟

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無見過這箇如聞其聲見其形所以試他

一試那髻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箇站開了其形我

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寶玉笑道此卿大有趣趣

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

說着只見那髻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

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髻頭快過來那髻頭  
聽見丟下紡車一送去了寶玉點情又伏下無趣只見  
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箇進去鳳姐洗了手換  
衣服抖灰土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  
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  
扞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  
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  
了本邸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  
玉却留心看時內中竝無二髻頭一時上了車  
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髻頭懷裏抱着他  
小兄弟同着幾箇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恨  
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

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了大殯早有前面法鼓金鏡幢幡寶蓋鐵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喫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乏從公候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散盡了裏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箇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也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已到郊



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

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

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佈

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

陽兩宅俱已預備妥

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今後

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事及

祖家為一時之榮顯猶自不足另生枝葉雖華

先之常保其朴哉世浮華子弟來看眼

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

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

商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葉則稀余謂天下

妙在艰难不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

便住在這里了有那上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

里不方便一定另真事負祖宗休貼子孫之心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

為事畢晏退之時不用說阿鳳姐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

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便因而早

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裏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混號離鐵檻寺不

前人詩云縱有千開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

當下和尚工課已

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

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衆人

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庵來原來秦業年邁多

伏一筆

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鍾

便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

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

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

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

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  
是這幾天都無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  
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為也這里叫請幾位師傅念  
三日血盆經忙的無個空兒就無來請太太的  
安不言老妮陪着鳳姐且說秦鍾寶玉二人正  
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  
了秦鍾道理那個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  
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裏一箇人無有你接  
着補出前文未到處細思秦鍾近日在禁府所為可知矣他作什麼這會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  
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無有也不管你你只叫  
住他到碗茶來我吃就去開手秦鍾笑道這又  
奇了你叫他到去還怕他不到何必要我說呢

寶玉道我叫他到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  
到的是總作如是有情語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  
來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  
因常與寶玉秦鍾頑耍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  
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  
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不愛金玉却愛秦鍾亦是各有情孽情投意合了今能兒見  
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來秦鍾笑說給  
我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抵嘴笑道一碗茶也來  
爭一語爭道我難道手裡有蜜寶玉先搶不知作者從何着想得了吃看方要  
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  
請他西窗去喫茶菓點他兩個那里喫這些東  
西坐一坐仍出來頑笑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

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  
事皆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箇心服  
常侍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  
府開求佛太求開求佛太太開求佛太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  
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  
內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哪一時節施主姓張  
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  
廟里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  
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  
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  
的公子的聘禮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  
此說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

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脩家  
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  
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要打官司  
告狀起來守脩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不過張家權府戶之勢必先退定禮守脩方不從或有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兒事故將此言遮飾以便退親受張家之賄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私設此條作者巧摹老尼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處奇處摹六一人必到紙只得見上活人上京求尋門路賄氣偏要退定禮  
我想如何的長張家要與府戶攀親如今長安即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  
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  
和那守脩說一聲不怕那守脩不依若是肯行  
張家連家孝敬也都壞極妙極若與府戶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得小人之念如此良民遭害如此情愿  
鳳姐聽了笑道五字是何用意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  
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張

了鳳姐聽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作這樣的  
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  
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知道  
沒工夫管這事不罕稀他的謝禮到像府里連這  
點子手段也無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  
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  
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  
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  
說喜之不盡忙說有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  
比不得他們拉蓬扯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  
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厠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  
苦錢我一個錢

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何鳳欺人如此我此刻還拿得出來  
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  
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  
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  
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  
跟前再添上些也不教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  
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貼  
越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纔是  
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了也不顧勞乏  
痴人更攀談起來誰想秦鍾趁黑無人來尋智能剛  
到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鍾  
跑來便接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這算什麼



呢再這麼我就叫喚了秦鍾求道好人我已急  
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  
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了這個牢坑離了這些  
人纔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  
近渴說着三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在  
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挂不起又不  
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  
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  
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  
了二人聽聲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身抱怨  
道這算什么寶玉笑道你到不依偕們就叫喊  
起來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

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笈道好人你只別嚷  
的衆人知道你要怎麼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  
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笑賬  
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間秦鍾寶玉  
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  
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來擗  
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  
真切未曾言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忽又作如此評斷自相矛盾却是最好之  
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寓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萬件細微之事俱倚石頭託真亦太覺死板矣特用此三件隱事借石之未見真切談之隱  
去越覺得雲煙渺茫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  
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夫人打發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  
事寧可回去寶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鍾應着

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便有許多好處想真好凡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天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世人云一舉兩得獨阿鳳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世因有此三益便舉更添一內寶王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挺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天明日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姑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

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卽度使名喚雲光  
久欠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  
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却說鳳姐等又  
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  
里去討信那秦鍾典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  
里多少幽情蜜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淚而別  
鳳姐又至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致意不肯  
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文再見

第十六回

忽見小女之死得情之正氣又為痴貪輩一針疚鳳姐惡跡多端莫大于此件者受贓婚以致人命賈府連日鬧熱非常寶玉無見無聞却是寶玉正文夾寫秦智數句下半回方不突然

黛玉回方解寶玉為秦鍾之憂悶是天然之章法平兒借香菱答話是補菱姐近來着落趙姬討情閒文却引出通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眾人從頭細細直寫將來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

一氣寓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  
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姬討情作  
引下文蓉蓓來說事作收餘者隨筆順筆畧  
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閑健處方見大  
手筆行文之止意

借省親事寓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惜感今  
極熱鬧極忙中寓秦鍾夭逝可知除情字俱  
非寶玉正文

大鬼小論勢利興衰罵儘攢矣附勢之輩

詩

曰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死逝黃泉

却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

書偏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

又與智能見偷期繼續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

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

出門只在家<sup>為下文伏線</sup>中養息寶玉便歸了興頭只得付

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sup>所謂好事多磨也</sup>大愈時再約那鳳姐兒

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

家果然那守倫忍氣吞聲的收了前聘之物誰

知那個張財主雖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

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親事他便一

條繩索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倫之子聞得金哥

自縊已 卷上 二 皆見奇

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只落得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姿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兩村是對亂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奉一鑑或可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矣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降旨嚇得賈赦賈政等一千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



守忠也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  
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  
朝在臨敬殿陸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  
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  
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  
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  
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  
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  
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  
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  
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  
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

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緊不能得知後來還是  
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偕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  
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  
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  
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  
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粧起  
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  
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薈  
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二處上下裡外  
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杜言笑  
鼎沸不絕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  
找至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

忽然接水月庵  
似大脫洩及讀至  
後方知紫叔此  
大段有如最急  
調迫之際忽聞  
真見其大力量  
處却便于寫室  
玉之文

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

作三五日的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怯弱又

值帶病未愈受了笞打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

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

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

愁悶眼前多少文字不寫却從外人意外撰出賈母等如何謝恩如

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

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昏視有如無毫

不曾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發了大奇至妙之文却用且

何隱逸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寫到其死板拈括鎖碎且

難亂何不勝哉故只借室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却多少間文却有無限烟波

喜賈連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

到家寶玉聽了方畧有此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鍾死細問

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陸見皆由王子騰累  
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  
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  
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  
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  
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字餘  
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文外寫出一段離合來總為掩過寧榮二處許多銷細閑筆處交代清楚方好起大境圖也好容  
易盼至明日午錯果然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  
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  
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獨書中瞬息現此便可省悟寶玉心中品度黛  
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  
來忙著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此紙筆等物

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  
贈鶻鶻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  
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  
只得收回臂且無話客一點黛玉性情趕忙收住正留為後天地步且說賈璉自回  
家來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  
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補兩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來  
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  
爺嬌音如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  
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畧預備  
了一杯水酒揮塵不知可賜光謬領賈璉笑道  
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環恭拜  
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事又謝鳳姐操

不與言

卷子

庚辰年

此等文字作者盡  
力寫來欲諸公認  
識阿鳳好看後  
文勿為泛者過

持勞碌鳳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  
淺口角又忬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捧掇我就  
認做針臉又軟攔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  
慈悲了況且又無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太  
畧有些不自在就嚇得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  
苦辭了幾回太太又不容辭到反說我圖受用  
了不肯習學了除不知我是撿着一把漢兒呢  
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獨這一句不候知道  
的偈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  
好纏的錯一點見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見  
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坐山觀虎借劒殺人  
引風吹火點一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

阿鳳之弟曉兒如  
弄小兒可惡之至

子的武藝況且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  
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忽然容兒媳婦死  
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討  
情只要請我帮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  
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關了個馬仰人番更  
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報怨後悔呢你這  
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  
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  
說着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文辭不可無亦不可太多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  
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  
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  
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去不妨和一個

用平兒口頭謊言  
寫補菱卻一項  
實事並無一絲  
痕跡而有作苦  
有多少機括

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借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了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嫵嫩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薛延如見試問兄鳳姐道愛往蘊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二字單指女色也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鳳口中那薛大傻子是補菱補菱是阿鳳口中姨媽望着香菱的模樣兒好還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兒不同溫柔安靜差不



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

何曾不是主子姑娘蓋卿不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鳳一語方

如連卿意重不虛

故此擺酒請客的廢事明堂正道的與他

作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風的一般了

我到心裡可惜了

一段細羅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奸猾幻妙之至

一語未了二

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

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

姨媽有什麼事

把何當謊言的是補菱姐正文

打發香菱來早見笑道

那里來的香菱我借他暫擱個慌奶奶說說旺

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算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

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屋不送

總是補遺

來

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

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將走了來回奶

言見

言見

言見

言見

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麼利錢奶奶自然不

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

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

奶有了這個梯已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

我趕着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

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一段平兒的見識作用不在此阿鳳生平刮目又伏

下多少後文補盡前文未到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

爺來了忽喇八的反打發個房裏人來了原來

你這蹄子討鬼說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

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

性百忙中又點出大家規矩所謂無不週詳無不貼切只陪着賈璉一特賈璉的乳母

趙媽媽走來賈璉與鳳姐忙讓他一同喫酒令

其上炕去趙媽致意不肯平兒等早已炕沿下  
設下一杌子又有一小腳踏趙媽媽在腳踏上  
坐了賈璉向棹上揀兩盞餚饌與他放在杌上  
自喫鳳姐又道媽媽很咬不動那箇到沒的紅  
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  
炖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喫你怎麼不取去趕  
着叫他們轎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  
來的惠泉酒趙媽媽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鐘  
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  
回今又寫此一回兩道對  
却無一字相重一字合掌  
我這會子跑來到了也不爲酒飯到  
有一件正緊事奶奶好多記在心裡疼顧我些  
罷我們的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

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  
了有的是那兩箇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  
別人也不放眊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  
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爆屎這如今又  
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着  
人所以到是來求奶奶是正緊靠着我們爺只  
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  
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你還有什麼  
不知道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  
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  
處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箇不字兒沒  
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

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内人一樣呢說的滿屋裏  
人都笑了趙媽媽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  
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内人外人這些混  
賬事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  
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求  
的他終慈軟呢他在偕們娘兒們跟前總是剛  
硬呢趙媽媽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  
了再喫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  
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起笑吃酒  
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徃珍大爺  
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誤了正事  
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為省親

二字醒眼之極  
却只如此寫來

不司言

老才

月有月

鳳姐忙問道

忙字最要緊特于所跟中出此字可知是閑雜要是書中正眼矣

省親的事竟準了

不成

問得珍重可知是萬人意外之事

賈璉笑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分

準了

如此故預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至

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

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

子因閑中作此語直與聲氣同聲

趙媽媽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

見上上下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

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么

補近日之事故下回

趙姨問是文章家進一步門庭法則

之文

廖個原故

大觀園一篇吹文千頭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

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

上至大莫如孝

問答之間開一氣出觀者已省大半後再用恭養一人重一德添便省却多少

字想來父母見女之性皆是一

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

續痛筆墨此是避難法

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

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畧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

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以致拋離父母音容豈

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  
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  
因此成疾致病其致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  
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  
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  
請候拜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  
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  
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  
不能恣懷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  
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  
以駐蹕閑防之處不防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  
第庶可畧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

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  
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  
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  
不有八九分又一樣佈置了趙嬷嬷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  
這樣說一段閑話中補出多少文章真是費長房壺中天地偕們家也要預備接偕們大小姐了賈  
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  
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箇大世面了可恨  
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  
人家也忽接此句不知何意似毫無謂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  
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較開我偏沒造  
化赶上趙嬷嬷道啲啲那可可是千載希逢的  
那時候我終記事兒偕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



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  
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  
必未竟想有去則說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  
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  
家奇玩等物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  
家的趙媽媽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  
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  
王勿作泛口頭語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親家正是大閨有如今大閨現在江  
南的甄家作泛口頭語暖灼灼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  
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  
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  
山寨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催不得了鳳姐

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  
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姨姨道  
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  
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不有那些錢買這  
虛熱鬧不自知能作是語者未嘗見去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照  
鳳姐喫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  
喫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  
東府里蓉蕩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總嗽了口平  
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  
說鳳姐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  
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  
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的花園起轉至

北邊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  
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  
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  
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說道多謝大  
爺費心體量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緊是這個  
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  
那更費事且到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  
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  
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  
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獲割  
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  
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箇兒子還有單聘

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  
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薈打諒了射神人發怒打諒笑道  
你能在這一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大有  
藏掖的賈薈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  
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珍大哥哥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  
道你也太操心珍大哥哥了難道你父親比你還不會用  
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  
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喫過猪肉也看見過猪  
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  
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很  
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豈不是我駁回少不得  
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

醬道纔也議到這裏

此等稱呼令人酸鼻

說竟不用從京裡

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

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

萬存着等置辦花燭綠燈並各色簾櫳帳幔的

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再不畧說一步正是問鳳便向賈璉

道一生短處既這樣我有兩箇在行要當人你就帶他們

去辦這箇便宜了你呢賈璉忙陪笑道正要和

嬌子討馬賈璉非處兩箇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子鳳姐便

問趙媽媽彼時趙媽媽已聽厭了話平兒忙笑

推他他終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

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

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赶出來又悄悄向鳳姐

道嬌子要帶什麼東西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擺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看已經去了這裡賈璉也悄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叔叔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這把戲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去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之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

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  
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  
役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  
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已拆去  
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  
巷亦係臨足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  
是亦係水亦必寫明方奴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  
是從北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  
余最鄙近之修造園亭者徒以頑石土堆為佳不知引泉一道甚至丹青堆砌  
其山石樹木不知畫泉之法亦是恨事  
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綁  
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  
財力縱亦不敷所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  
號山子野者一一籌畫起造費政不慣於俗務

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  
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推鑿池起樓  
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之事又有山子野制  
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拜望最要緊處合  
賈赦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  
莛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  
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卑管打造  
金銀器皿賈藩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  
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遇到  
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  
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  
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一日重似一日



偏手大無閑處寫  
大不得意之文却無  
綠意揮強且有許  
多令人笑不了哭不  
嘆不了悔不了惟以  
大白酬我作者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各如此又非此情鍾意功

也著實懸心不能樂業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

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

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

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說唬了一

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了還明明白白

的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

是他家的老頭子特來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

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

到那裏盡一盡同窓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

了寶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備急的

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

烟等跟隨來至秦鐘門首悄無一人迷蜂擁至

石門已

卷上

五

自見

不更書

卷一

內室<sup>妙</sup>的秦鍾的兩個遠房<sup>這</sup>姊妹是特來等分<sup>家</sup>兄弟

都藏之<sup>不</sup>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

床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

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挂杠

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

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認住近

前見秦鍾面如白臘寶玉叫道鯨兄寶玉來了

連叫三聲秦鍾不採寶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

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剝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

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sup>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故意</sup>

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言喝醒天下迷<sup>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sup>那秦鍾魂<sup>扯淡之極令人發一大</sup>那裏就肯去又

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父母還

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

更屬可笑  
更可痛哭

又記掛着智

能尚無下

忽從死人心補出  
活人原由更奇

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

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

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

三更死誰敢留你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

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

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鍾的魂魄忽聽見寶玉

來了四字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我

回去合這一箇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眾鬼

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

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啼慌

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回了他去走

不更言

卷十

月不

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

運旺時盛的人來終罷

如聞其聲試問誰曾見都判來現此變見都判跳出來調侃世情固深然遊戲筆

墨子此其可廢則

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腳一

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電原

來見不得寶玉

謂此二字極妙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間我

們是陰間怕他也

神鬼也講有益無益

無益于我們都判道放屁俗

語說的好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陰陽本無二

理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敬着點沒錯了的衆

鬼聽說只得將秦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

寶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麼不肯早來再遲一

步也不能見了寶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麼話

留下兩句秦鐘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

世人見寶玉而不動  
心者為誰

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終知自誤以後還該立志  
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  
長逝下回分解

入夏書

年

月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叔嫂逢

五

通靈玉蒙敕遇

真雙

詔說紅玉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見賈芸要拉  
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子絆了一跤唬醒過來  
方知是夢因此翻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  
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鬍頭來會他打掃屋子  
地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  
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  
便來掃地誰知寶玉昨兒見了紅玉也就留了  
心若要直點名喚他來使用是實玉忘中想不是裏人結酸  
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不知好字是如講行爲若好還罷了

何影行爲四字上着便知玉兄每情不情况有倩者乎  
 若不好起來那時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中悶  
 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肯下來  
 隔著紗屋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丫頭  
 在那裏掃地都擦胭抹粉替花插柳的獨不見  
 昨日那一個寶玉便鞞了鞋恍出了房門只粧  
 著看花兒這裏瞧瞧那裏望望一抬頭只見西  
 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外似有一個人在那裏  
 倚著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著看不真切  
 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流出者皆係此等筆  
 墨也試問現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擬也  
 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的那個髻頭在那  
 裏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著忽見  
 碧痕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



紅玉正自出神

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襯貼法

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來

襲人道你到林姑娘那裏去把他們的噴壺借來使使我們的還沒有收拾了來呢紅玉答應了便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人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回來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着去

只說也一時

文字到此頓挫

不覺其甚

者是反襯紅玉

原日原來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

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

不月言

所謂一筆兩用也

月名

去自己也所謂一筆兩用也便不去了到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

賈家四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

回且說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便命他來抄箇

金剛咒用金剛咒誦那賈環在王夫人炕上坐了命人

點上燈拿腔作勢小作得意的抄寫齊來玩一首叫彩雲到茶來

一時又叫玉玳兒來剪剪燈花一時又叫金玳

兒撓了燈影架了頭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

只有彩霞還和他合暗又伏風月之隙的來到了一鐘茶遞與他

見王夫人和人說話兒便悄悄的向賈環說道

你安些分罷何苦討這個厭呢賈環道我也知

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不答理

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

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纔是狗咬呂洞濱不

識好人心風月之情皆係彼此業障所牽雖云惺惺情惺惺但從業障而來蠢婦配才郎世間固不少悉倚女暮村夫者猶多所謂業障牽魔

不在才貌之語二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

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兒是那位堂

客在那裡戲文如何酒席好多等話說了不多

幾句寶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

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袍服

拉了靴子便余幾失聲笑出一頭滾在王夫人懷內王夫人便

用手滿身滿臉摩挲普天下幼年喪母者齊哭撫弄他寶玉也搬着王夫

人的脖子慈母見兒寫盡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

喫多了酒臉上滾熱你還只是抹搓一會鬧上酒  
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

環兒推、行為惡  
年大寧規範矣、  
可恨、玉

拿個枕頭來寶玉聽了便下來在王夫人身後  
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  
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向賈  
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  
我一理兒呢彩霞奪了手道再鬧我就嚷了二  
人正說原來賈環聽的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  
又見他和彩霞廝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  
氣雖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sup>已發創口矣</sup>算計只是不得下  
手今兒相離甚近便要用燭燈裏的滾油燙他  
一下因而故意粧作失手向寶玉臉上只一推  
只聽寶玉噯啍了一聲滿屋人都唬了一跳連忙  
把地下的戳燈挪過來又將裏外屋拿了三四

盞肴時只見寶玉滿臉滿頭都是爛油王夫人  
又急又氣一面命人來給寶玉擦洗一面又罵  
賈環鳳姐三步兩步跑上炕去給寶玉收拾着  
一面笑道老三還是這樣荒腳雞似的我說你  
上不得高臺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道教道他  
纔是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便不罵賈環  
便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不知道理下  
流黑心種子來也不管賞幾翻幾次補出素日來我都不理  
論你們到得了意了這不不發上來了那趙姨娘  
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  
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  
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還要替寶玉來收拾

只見寶玉左邊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幸而眼睛  
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問怎麼  
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從是為姨紫五兄回文字娘數落一頓然後又安慰  
了寶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上寶玉  
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  
自己燙的罷了和笑諷意鳳姐笑道使王兄自是弟弟自己燙的也要  
罵人為什麼不小心嫌意是調唆看着叫你燙了橫豎有一  
場氣生到明兒嫌意是調唆憑你怎麼說去罷王夫人命人  
好生送了寶玉回房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  
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門就覺得悶悶的  
沒箇可說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  
遍回來沒有這遍方纔說回來偏生又燙了臉

林黛玉便趕着來瞧只見寶玉正拿鏡子照呢  
左邊臉上滿滿的敷着一臉藥黛玉只當燙的  
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瞧上寶玉見  
他來了忙把臉遮着搖手不肯叫他知道他  
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東西寫寶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林黛玉  
自己也知道有這件癖性寫林黛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  
處亦不必現者寶玉二人純用體貼工夫  
寶玉看出知道寶玉的心內怕他嫌臟將二人一並真  
之心玲瓏因笑道我瞧七竅燙了那里了有什麼遮着  
藏着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來強搬着脖子瞧  
了一瞧問疼的怎麼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  
兩日就好了黛玉坐了一會悶上的回房去了  
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承認

是此原非正文故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得賈母又把  
跟從的人罵一頓過了一日就有寶玉寄名的  
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唬了  
一跳問起原故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惜一回又  
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又口內唧唧噥  
噥的持誦了一遍一段無倫無理信口開河保你好子這不  
是一普飛災又何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裏知  
道親者並非杜撰而有作者與金寶道結過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鄉相  
人家的子弟只一生下來暗中就有許多促狹  
鬼跟着他得空便擗他一下掐一下或喫飯時  
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  
的那大家子的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見



如此說便趕着問道這可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那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客之災賈母道到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呢馬道婆道也不值什麼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使幾觔香油添在大海燈裏這海燈就是菩薩的現身法晝夜是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好做這件功德馬道婆聽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們心愿捨罷了像我們廟裡

點頭恩村是董事  
之大小非各處通目  
香油四十八斤每月  
油二百五十餘斤  
合銀三百餘串  
為小兒如何服  
衆太君細心若  
是

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南安郡王太妃  
賊婆先用大鋪排試  
有許多應心大元是四十八觔油一斤燈草  
那海燈也只比缸小些錦田候的誥命次一等  
一天不過二十四斤再還有幾家也有五觔的  
三觔的一斤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捨不起這  
些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點費好聽了  
點頭恩村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  
賊婆是有太君恩村上來後用如此數語故之使太君必心悅誠服應行賊婆  
尊親長上點多捨些不妨像老祖宗如今為寶  
王若捨多了到不好還怕他禁不起到拆了福  
也不當家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觔也就是了  
賈母道既這樣你就一日五觔合準了每月來  
打聽閑了去馬道婆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慈悲

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道已後大凡寶玉  
出門的日子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帶着遇  
見僧道竊苦之人好施捨的說畢那馬道婆又  
開話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間安閑住了一  
回有時院各房接方姨娘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娘叫  
小舅頭到了茶來與他喫馬道婆因見炕上堆  
着些零碎紬緞灣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  
道見者有分是也可是我正沒有鞋面子趙奶奶你有零碎緞  
子不拘什麼顏色弄一雙給我趙姨娘聽說嘆  
口氣道你瞧上那裏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  
成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裡來有的沒的都  
在那裏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那馬道婆見說

果真挑了兩塊袖起來趙姨娘問道可是前兒  
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  
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  
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凡從容些也時常  
的上箇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  
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兒大了得箇一官半職  
那時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聽了鼻  
子裏笑了一聲道罷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箇  
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那一個也不是有了  
寶玉竟<sup>趙姨娘數語可品玉兄之身</sup>是得了個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的  
得<sup>活現趙</sup>人意見兒大人偏疼他些也還罷了我只不服  
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又伸出<sup>活現</sup>個指頭來馬道

婆會意便問道可是陣二奶奶麼趙姨娘唬的  
忙搖手兒走到門前是掀簾子向外看心胆俱破無人方  
進來向馬道婆悄悄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  
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教他搬送了娘  
家去我就不是個人馬道婆道我還用你說難  
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里都不理論只憑  
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  
誰還敢把他怎麼樣馬道婆聽說鼻子裏一笑  
半晌說道不是我說的賊婆子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  
也難怪明賊婆子不敢必勝之權趙麼樣暗裏也敢算出明言可畏可怕就算計了還等  
到這時候趙姨娘聽這話有道理心裡暗裏的  
歡喜便問道怎麼暗里算計我到有這心只是

阿彌陀佛四字念至  
此處可教之至法也  
不可不教也

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交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說這話打攏了一處他便又故意說道這一步却是近步賊物可彌陀佛你快休來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着人家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還是怕我不謝你馬道婆聽如此說便笑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了委屈還猶可若說謝的這個字可是你錯打了法馬了謝禮大小是說法可憐便是我希望圖你的謝靠你又有什麼東西能打動了我趙姨娘聽這話口氣鬆了些便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也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

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  
要什麼不得馬道要聽說依了頭半胸說道那  
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  
娘道這有何難如今我雖手裏沒什麼也零零  
碎碎攢了幾兩梯已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  
拿了去下剩的我寫個欠銀子的文契給你你  
要什麼保人也有到那替我照數給你馬道婆  
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撒得說說着便  
叫過一箇心腹婆子來在耳根所謂狐羣狗黨大家難免者低下嘴喃喃  
說着幾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來果然寫  
了個五百兩的欠契來趙姨娘便印了手痴婦瘋婦橫走  
到廚櫃裡將梯已拿了出來與馬道婆看看道

這個你先拿了去做香燭供奉使費可好不好  
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有這婆作乾娘者未看此句並不顧三字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  
不顧青紅皂白出此可起可畏可警可長存戒之裏應着伸手先去撥了銀  
子如此現成更可怕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里掏了半  
箇如現成更可怕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的道把他兩箇的  
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並五個鬼  
都掖在他們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裏  
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正纔說完  
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進來找道奶可在這裏  
太太等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却說黛玉  
因見寶玉近日燙了臉總不出門到省常在一

寶玉乃賤婆之寄名  
見況阿鳳乎三姑六  
婆之為害如此即賈  
母之神明在所不免  
具他知吃齋念佛  
之夫人太君豈能防  
悔得來此作者一片  
婆心不避嫌諷特  
為寫出看官再四  
着眼吾家兒孫  
慎之戒之



味

对更

三、送灶

人花

怡

着四

—

里人

本社

1. 2

姐

去

5頁目

五

✦

哥倫比亞

又道你嚐了可還好不好沒有說完寶玉便道  
論理可到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可也不知  
別人嚐着怎麼樣味到輕只是顏色不大狠好  
鳳姐道那是遲羅進貢來的我嚐着也沒什麼  
趣見還不如我每日喫的呢黛玉道我喫着好  
寶玉道你果然吃着好把我這箇也拿了去罷  
鳳姐道你真愛吃我那裏還有呢林黛玉道果  
真的我就打發人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  
叫人送來就是了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  
同打發人送來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了這是  
喫了他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我來了鳳姐笑  
道到求你你到說這些閑話你既喫了我們家

二王事在賈府上下諸人即看書人批書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書中常每道及  
的茶怎成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聽了都  
一齊笑起來黛玉便紅了臉一聲兒也不言語  
回過頭去了宮裁笑向寶釵道真仁我們二端  
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含羞笑道什麼詼諧  
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着便啞了  
一口鳳姐笑道你別做夢給我們家做了媳婦  
你想想便指寶玉道你大寫人物兒門第配不上  
還是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是家私配不上  
那一點玷辱了誰呢林黛玉便起身要走寶釵  
便叫道顰兒急了還回來看坐着走了到沒意  
思說着便站起來拉住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  
兩個人進來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

他兩個獨鳳姐只和黛玉說笑正眼也不看他  
寶釵方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內的鬢頭來  
說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奶奶們出去呢李宮裁  
聽了忙叫着鳳姐等要走周趙兩箇也忙辭了  
寶玉出去寶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  
叫舅母進來又道林妹妹你先站一站我合你  
說一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黛玉笑道有人叫  
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往里一推和李紈  
一同去了這裏寶玉拉着黛玉的袖子只是嘻  
嘻的笑心裏有話只是口里說不出來此時林  
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起來了掙着要走  
寶玉忽然噤了口氣說好頭疼林黛玉道請  
寶玉

不覺不知兩落何時忽然霹靂一聲傾盆大雨注何快如之何樂如之其令人  
阿彌陀佛只見寶王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  
縱離地跳有三四尺高嘴裏亂嚷亂叫說起胡  
話來了林黛玉並了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  
賈母王夫人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  
都一齊來時寶玉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  
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亂顫且見一殺肉  
一聲慟哭起來于是驚動眾人連賈赦邢夫人  
賈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蟠並  
家中一千家人上上下下裏外眾人媳婦等  
一齊等都在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都沒箇  
主見只見鳳姐兒手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  
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此處馬用  
雞文然輝

惶當麗非處家之常也難大周：始為兒孫千年之業

故于此處必用難犬二字方是一發騰：大舍

眾人亦發慌了

周瑞媳婦忙帶着幾個有力量的膽壯的婆娘

上去抱着奪下刀來撞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

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

裏丟不下那裡別人荒張自不必講獨有薛蟠

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媽被人擄倒又

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嫌皮知道

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

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却是個俏字萬不能禁

裏忙中寫開真大當下眾人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瑞公

送藥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荐什麼

玉皇閣的張真人種口喧騰不一也曾百般的

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堪堪的日落王  
子騰的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自己親來  
問偶外戚亦避王父之嫌接着小史候家邢夫人兄弟輩並各親眷  
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都  
不見效他叔嫂二人越發糊塗不醒人事睡在  
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時那  
些婆娘媳婦了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  
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間派了賈芸等  
帶着小子們捱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  
人薛姨媽等寸地不離只圍着干哭此皆賈赦  
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  
口不安也都沒有主意賈赦還是各處去尋僧

竟道賈政見都不靈效四字寫賈政老美着實懊惱因阻賈赦道

兒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

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當如此

也書人自應如是語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

般忙亂那裏見些效驗看二三日光陰那鳳姐

和寶玉倘在床上一發連氣都將沒了和家人

口無不驚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

後世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

襲人這幾個補明趙姨娘進教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食廢寢覓死

尋活趙姨娘補明趙姨娘進教賈環等心中歡喜趁願到了第四

日語不驚人死不休此之謂也早晨賈母等正圍着他兩個哭時只見寶玉

睜開眼說道語不驚人死不休此之謂也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些



收拾打發我走罷賈母聽了這話就如同摘去  
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  
餘悲痛了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  
衣裳穿好讓他早些回去罷也免些苦只愛捨  
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裏也受罪不安  
生這些話還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  
沫罵道爛了舌根的混賬老婆誰叫你来多嘴  
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世受罪不安生怎  
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  
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是你  
們調唆着逼他寫字念書奇語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  
必有是一段文字的把  
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還不像箇避貓鼠兒

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  
他你們遂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  
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中越發難過便喝退  
趙姨娘自己上來委婉解勸一番偏罵頭不了一頭又有人來回  
說其原緊文兩口棺材都作齊脩了請老爺出去看賈母  
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道是誰做了棺材  
一疊連殺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開的  
天翻地覆沒個開交不費絲毫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响  
念了一頭記過之處句南無解冤孽菩薩又聽說道有那  
口不安家宅顛倒或逢凶險或中邪祟不利者  
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等聽見這些話那  
裡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來賈政雖不自在

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又想如此深宅何得聽

為能無聞

政老亦落句中

作者是幻筆合屋俱是幻耳

的如此真切心中亦是希罕便命人請了進來

眾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箇癩頭和尚與一個

瘦足道人

僧因鳳姐道因寶玉一絲不亂

只見那和尚是怎生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臃腫更有滿頭瘡

看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但見

一足高來一足低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

長官不須多言因聞得尊府人口不利故特來

醫治賈政道到有兩箇人中邪不知二位有何

古勇記

卷五

七

皆見齋

符水那道笑道你家現放着希世奇珍如何到  
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  
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下  
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笑道  
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如今被請書者現色貨利所迷石皆能迷可知其害不小現者故此不靈驗了  
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了  
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頂上取下那玉來遞與  
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  
道青埂峯一別睜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  
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驚不忍往後再看矣  
美你當時的那段好處

所謂趣不快  
聰明越快

却因煅煉通靈後

心頭無喜亦無悲  
便向人間覓是非

可嘆你今朝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綺攏畫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寃孽債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  
物已靈不可棄漬懸於臥室上檻將他二人安  
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外人冲犯  
三十三天之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  
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還說讓他二人坐了吃  
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  
當使人去趕那裏有箇踪影少不得依言將他

通靈玉聽懶和尚二偈即刻靈應批却前回若於莊子反語錄机鋒偈子正所謂物各有主也嘆不得王兄幾度撒手文字為恨

二人就安在王夫人臥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自守着不許別箇人進來至晚間他二人竟漸漸的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等如得了珍饈一般施熬了粥米湯來與他二人喫了精神漸長那衆少退一家子纔把心放下來李官裁並賈府三艷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聽信聞得喫了米湯醒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經兩篇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笑衆人都不會意惜春問道寶釵口好仁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怕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衆生這如今寶玉與二姐姐病又是燒香還愿

賜福消災今兒纔好些又要費林姑娘的姻緣  
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黛玉不覺紅了臉啐  
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麼死  
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那些貧嘴惡舌的人學  
一面說一面揮簾子出去了

### 總批

先寫紅玉數行引接正文是不作開門見山  
文字

燈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薩大光明普照菩薩  
引五鬼魔法是一線貫成  
通靈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見却又不靈遇癩

和尚疲道人一點方靈應矣寫利欲之害  
如此  
此回本意是為蔡三姑六婆進門之害難以  
防範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

意 蕭湘館春困發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丫頭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的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的手帕子到像是自己從前吊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

石面寫

不定之際

忽開正文却是為正文作引

在屋裡沒有紅

月

玉聞听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小

丫頭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你進來罷佳蕙

听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造化有法剛

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桂林姑娘交代并那裡送茶

葉花大姐已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口那里給

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滿口常事此句別院婢口中反覺新鮮頭們呢見我

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

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紅

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

程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

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已吃兩劑藥就好了紅

時言其任玉  
之病與黛玉相  
同皆係情字上  
害出來的

玉道那里的話好好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  
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  
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  
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  
喝的終久怎麼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  
死了到干净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紅  
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  
一會道可也怨不得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  
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服侍的  
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  
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笑年  
紀小上不去不得我也不怨像你怎麼也不美

此處竟不似幾人

乃美襲人至金玉

玉便去也為後文

伏線年恆復來此

逐

月

月

月

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個分  
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  
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  
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美在上等  
里去伏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到捧着他去你  
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  
說的千里搭長棚此時寫出此等言語令人墮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  
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  
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  
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的  
哭只得免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却是昨兒寶玉  
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到

小黃毛子頭亦有

這可病去見余用極

不深也

惜佳蕙口中補出

此到平白商議去

紅玉一腔委曲怨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紅玉听了  
憤懣身在怡紅  
不能遂志看官  
冷笑了兩聲文字又一頓又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  
丫頭子走進來手裡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  
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  
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底是誰  
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熬下饅頭等着你怕  
冷了不成那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  
大姊又是不合式的招起腳來咕咚咕咚又跑了紅玉便  
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  
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見一支新筆放在  
那裡了怎成一時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  
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見晚上鶯兒拿了去

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  
姐還等着我替他招箱子呢你自取去罷紅玉  
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  
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  
己便出房來出了紅怡院一往來寶釵院內來  
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媽奇文真令人不得開從那  
邊走來紅玉立柱問道李媽你老人家那去  
了怎打這裡來李媽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  
說好的又圖圖不解語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芸哥兒  
雨哥兒神文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  
房裡更不解聽見可又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  
真的就依着他去是違心語叫了李媽道妙的是老福口氣可怎樣呢

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更不詳歹就回不進來

總是是私心李嬷嬷道他又不知為什麼不進來

紅玉道既是來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回

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總是私語要真問又不

套出李嬷嬷道我有那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

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

他來就完了說着拉着拐一送去了紅玉听說

他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總是不言神情一時只見一

個小丫頭子跑來見紅玉站在那里便問道林

姐姐你在這里作什麼呢紅玉抬頭見是小丫

頭子墜兒墜兒者替兒也人生天地間已是紅玉道那去墜兒

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已徑跑了這裡紅

玉見自見

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

芸來了

妙不說紅玉不走走不走走只說剛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心矣若說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則文字死板亦其殺角過索非寫女兒之筆也

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

只粧作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

恰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

看官至此酒掩卷細想上卷十四中篇三句點紅字處可與此處想如何

一扭身往蘆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

着墜兒遠近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

了然後方領賈芸進來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畧

略的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

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

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

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個匾額四個大字題



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可知

原來匾上是怎樣四個字傷哉眼便紅正想着文若僧點睛

裡龍鳳呈祥莫得拍案叫絕面隔着紗窗子笑道快進來罷我怎忘就忘

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的是寶玉的聲音連忙

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燦灼

却武弟九曲之文着不見寶玉在那里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

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

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里坐賈芸

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

厨只見一張小小瑱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

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者鞋倚在床

上真有書在隔窗子說話已放下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擱下早堆着笑立

不可不

恨可恨

回思將余

比作奴才

等乃一

和已全何幸也一笑

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王讓坐便在下

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日見了

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

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無福偏偏又

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

道太好了我到聽見說你辛苦了了好幾天賈芸

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

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頭端了茶來與

他人故曲此神于接茶時起方不哭然那賈芸口裡和寶王說着話眼睛却溜眼那

丫頭了細條身材容長臉面水許文法用的恰當是芸哥眼中也穿着銀紅襖子青緞

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別人却是襲人那賈芸

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他却把那

有名人口認記了一半一路總是實云是個有心人一絲不亂他也知道襲

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他端了茶來

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

么替我到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里又不是客

讓我自己到罷了批寫實云乖寶玉道你只管坐着

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批寫實云乖賈芸笑道雖如此說

叔叔房裡姐姐們紅玉何以使得我怎敢放肆呢一面說一

面坐下喫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

話妙極是極況實玉又何緊可說的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

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繚繚誰家酒席豐

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有異物幾個誰家自北靜王公候駙馬諸大

家包括盡矣焉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

春秋穆口角

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開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新入港名子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在寶叔房內幾年了一個多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一椿椿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听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們大工夫管這些

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還謝  
我呢總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  
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着了給我罷我看他  
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  
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在園內的人失落的  
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兒聽見  
紅玉問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甚喜幸又  
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  
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  
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  
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我紅  
玉不在話下

至此一頓狡猾之甚原非書中  
正文之人寫來門色耳

如今且說寶玉打

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  
麼又要睡覺悶的狠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  
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  
人笑道不替妙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  
寶玉道可往那里去呢怪膩煩的襲人道  
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歲縫越發心裡煩  
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悅出了房門在  
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  
溪看了一回金魚余亦不解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  
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  
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進了前文下來一見

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的

射他作什麼奇文奇語照思之方意會為玉兄毫無一事只知富尊榮而罵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閑着作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

時終不演呢說着順着脚一迳來至一個院門

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與後文落葉蕭蕭寒舉目望門上初至者故有忘形忘情話果一看只見匾上寫着蘼湘館三字寶玉信

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

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听未曾看見先听見有神理得

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用情忘情神化之文每日家情思昏昏寶

玉听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

不可言

有神理真出

月石月

在牀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麼每日

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進來了林黛玉

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

向裡粧睡着了寶玉一絲不湊且是上來要搬他的身子

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

妹：睡覺呢等醒可代玉是怕寶玉去也再請來剛說着黛玉便翻

身向外坐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

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的說

着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

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招手整理髮

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麼寶代

玉見他星眼微闔香腮代青不覺神魂早蕩一

各云來看有妹說話兒解解妹的午倦可好不好



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總說什麼黛玉道我  
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櫃子呢我都聽見  
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  
把你們的好茶到碗我吃紫鵲道那里是好的  
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  
給我盪水去罷紫鵲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到了  
茶來再盪水去說着到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  
頭若共你多情真正無意忘情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  
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  
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  
興的外頭听了村話來也說給我听看了混賬  
書也來拿我取笑現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

面哭着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  
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  
別告訴去我再要敢我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  
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  
老爺不王兄一驚即何你寶玉呢寶玉聽了不覺的打了個焦雷  
一般也不王兄一驚即何願得寶玉的急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  
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便問道是作什麼焙  
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  
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  
裡還如此戲弄非戲自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可可大笑回頭  
看時見是薛蟠不知作者胸中拍着手跳了出來笑道要不說  
姨父叫你你那裡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

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  
出來薛蟠連忙打躬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  
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  
好笑因說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  
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  
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  
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馬程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  
玉道噯：越發該死了又向培茗道反叛爺的  
還跪著作什麼培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  
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  
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  
尋了來的這座粗這座長粉腕的鮮藕這座大

的大西瓜這瓜長的一尾新鮮的鱔莫這瓜大  
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栢香燠的暹猪你說  
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  
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  
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  
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也  
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  
可巧唱曲見的一個小子又總來了我同你樂  
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詹  
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見的都在  
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  
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話猶未了衆小廝

七手八腳擺了半天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  
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到先饒了  
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  
有什麼可送的誰說得出這話若論銀錢喫穿等類的東西究  
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或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纔  
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題畫兒我想起來了昨  
兒我看人家一張眷宮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  
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庚  
黃畫的詩文奇文真真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  
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  
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  
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薛

閑事順筆寫死  
不學之歎所嘆

不學之歎

不學之歎

月

蟠道怎麼看不真實玉將手一撇與他看道別  
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唐黃相去不遠衆人都  
有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  
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  
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  
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  
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話猶未了  
一派英氣如在熱上時為金剛色也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衆人忙起席讓  
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  
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  
健紫英答道家父到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  
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

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  
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  
傷了我就記了再不瀝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  
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教兇虎捎一翅膀竇  
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  
兒也就回來了竇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見我  
在去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  
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在伯也去了紫英道可  
不是家父去我無法見去罷了難到我閑瘋了  
替門錢個入喫酒似又伏一大事樣英快人累听唱如起今人猜夢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  
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眾人見他喫完  
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听

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禮我該陪飲幾杯纔是  
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  
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  
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  
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  
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听說  
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  
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  
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  
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  
細談一談二則還有所懇之處說着執手就走  
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



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預馮紫英道多  
者十日少別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  
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收拾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  
中襲人正記掛他生員切已之事時刻難忘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  
見寶玉醉醺醺的回來問其原故寶玉一一  
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高  
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  
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  
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  
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  
們了寶釵搖頭笑道非是哥哥到特特的請我  
喫我不喫他叫他留着送人請人罷我知道我

的命新對數兄言寶玉配吃話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了奴到了茶來  
喫茶說閑話見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所見  
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歡兒比常的心不回來也替他  
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石頭記是氣好來了心裏要找他同  
是怎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院  
內去了自己也便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  
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  
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站  
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關着黛玉  
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正辯了嘴沒好  
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  
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犯寶釵如此寫法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

頭仰天真爛漫  
使我因此心不  
得真向不能無  
物矣五五後話  
代玉否得不氣  
此世大個此文明  
寫寶似在空玉院  
中而睡又說都睡  
下了又說二戶分付  
一推不推教人進裏  
此世代玉臨心玉七思  
其唐突家似寫是客邊  
傷犯典世因

我們三更半夜不得睡覺忽所又有人叫門晴

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

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

們彼此頑要慣了恐怕院內的了頭沒听真是

他的聲音只當是別的頭們了所以不開門

因代玉高聲說道是我平常說話一樣耳況晴雯素不

多氣之人如何辨得出此刻頭得批書又是昌大晴雯偏

著是我林黛玉來便使性子此刻頭得批書又是昌大晴雯偏

在門外待要問他闖起氣來自己又回

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

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

栖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

玉寶釵二人心林黛玉心中亦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恼我告

下泪珠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  
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听了一啣竟是寶  
玉寶釵二人心林黛玉心中亦發動了氣左思右  
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恼我告  
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  
打听就恼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  
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可憐我可想越傷感也不顧蒼  
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  
戚戚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  
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天哭哭附近柳枝花朵上的  
宿鳥樓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  
再听真是花魂默：無情緒鳥夢痴：何處驚

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喽一聲院門開處

不知是那一個來且看下回

此回乃顰兒正文故借小紅許多曲折瑣瑣

之筆作引

怡紅院見賈芸寶玉心內似有如無賈芸眼

中應接不暇

鳳尾森、龍吟細、八字一縷幽香從碧紗

窗中暗、透出又細、的長嘆一聲等句

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仙音妙音俱

純化工夫之筆

二玉這文字作者亦在無意上寫來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也

收拾二玉文字寫顰無非哭玉再哭慟哭玉只以陪事小心軟求慢懇二人一笑而止且書內若此亦多矣未免有犯雷同之病故險語結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將現事拋却各懷以驚心意再作下文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蕊四樣俠文皆得傳真寫照之筆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嘆

晴雯遷怒係常事耳寫于釵顰二卿身上與

賜襲人打平兒之文令人于何處設想着  
筆

黛玉望怡紅之泣是每日家情思睡昏々上  
來

才通言

才通言

月利省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蝶

埋香塚飛燕泣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响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他到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開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便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雲雁素日知道他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便常常的就自淚自乾先時還解勸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屈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

不可言

竟常常的如此也

月

了所以没人去理由他去問坐只管睡覺去了

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

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三更多天方

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

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

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饒花神言芒

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

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

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或用花瓣柳枝編

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杆旄旌幢的都

用彩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上了

這些事數句大觀園景倍勝省視一回在一園人俱得閑尋樂上看  
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燕是這樹用法一時也道

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纨鳳姐等並

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丫頭們都在園內頑耍獨

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

個懶了頭這會子還懶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

着我去開了他來說着便丟下衆人一直的往

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

也來了見寶釵問了好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

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我去罷我叫林姑娘

去就來說着便往瀟湘館來忽見寶玉進去了

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合黛玉是從

二

石頭記

卷七

脂硯齋

小一處長大他二人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况且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況此刻自己道是代玉每小性全不在寶釵身上也進去一則寶玉不便前黛玉嫌疑到是回来的妙想畢抽身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翻躍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隻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穿花渡柳將欲過河到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中的滴翠渾香汗淋漓嬌喘細細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亭子裏面無開熱鬧爭之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蓋在池中週圍都

是刁錢隅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  
站往往裏聽只聽說道你瞧上這手帕子果然  
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  
去又有一人道可不是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  
說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尋了來不成又  
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又聽說道我  
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  
拿什麼謝他又四道你別胡說他是箇爺們家  
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給  
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  
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給你  
呢半晌又聽答道也罷拿我這箇給他就算謝

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箇警來又聽道  
我要告訴一箇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  
又聽說道噯啲借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  
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  
有人見借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  
若走到跟前借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在  
外面聽見這話四字馬寶釵守身如此心中喫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  
那些奸淫狗盜之人心机都不錯這一開了見  
我在這裏他們豈不燥了况總說話的語音兒  
大似寶玉房裏的紅兒他素習眼空心大最是  
箇頭等刁鑽古怪的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  
兒一瞥人急遭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

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  
要使個金蟬退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  
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笑着叫道釵兒  
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  
亭子裏的紅玉墜兒剛一推憲只見寶釵如此  
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啼怔了寶釵反向他二  
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  
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繞在河邊看着他在  
這裏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  
沒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遠就不見  
了必是藏在這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  
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裏說道一定又是在那

山子洞裏去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裏又好笑這件小事莫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麼樣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陸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陸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陸兒道便聽見了誰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到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尅薄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待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



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笑問奶奶使  
喚作什麼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干净  
俏麗說話知趣因說道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  
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使喚個人出去可  
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道  
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不齊全  
誤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罷了鳳姐笑道你  
是誰房裡的我使出去他回來我你好替你  
答應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  
道奶奶你原來是寶二爺房裏的怪道呢也罷了  
你到我家告訴你平姐外頭屋裏棹子上汝  
罌盤子架見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

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屋裏床上有個小荷包拿了來給我紅玉听了徹身去了回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基從山洞裏出來站着繫裙子便上來問道姐儿不知道二奶儿往那去了司基道沒理論紅玉聽了又往四下裡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東紅玉便走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看見二奶奶沒有探春道往大奶儿院里找去紅玉聽了終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紫綃麝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花兒也不洗雀兒也

不喂茶罐子也不籠就在外頭狂紅玉道昨兒  
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再澆罷我喂  
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罐子呢  
紅玉道今兒不是我籠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  
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狂  
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罷我狂了沒有二奶  
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  
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  
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  
在眼裏不知說了一句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  
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樣這一遭兒半遭兒  
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的

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  
終算得一面說着走了這裏紅玉聽說也不便  
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到了李氏房中果  
見鳳姐在那裏說話兒呢紅玉便上來回道平  
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交代不在盤架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  
終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  
說着將荷包遞了上來又道平姐姐叫回奶奶  
說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  
平姐可知前就把這話紅玉云就把那接按着奶奶的主意的主意是款儉但恐累贅耳打發他去  
了再寫有是問彼能鳳姐哭道他怎麼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  
王道平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原是  
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

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餉了五奶奶  
來聽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來說舅奶奶  
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  
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  
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  
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奶奶笑  
道心如意却為實話後就愛聽這話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  
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  
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到難為你  
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紋子似的嫂子  
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人之外  
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

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呖字拿着腔哼哼吸吸的  
急的我冒火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  
問着他必定粧蚊子哼哼難道就是美人了說  
了我遭纔好些了李官裁笑道都像你破落戶  
終好鳳姐又道這<sup>紅玉</sup>所<sup>紅玉</sup>個<sup>紅玉</sup>了<sup>紅玉</sup>頭<sup>紅玉</sup>就<sup>紅玉</sup>好<sup>紅玉</sup>方<sup>紅玉</sup>纔<sup>紅玉</sup>說<sup>紅玉</sup>話<sup>紅玉</sup>雖<sup>紅玉</sup>不<sup>紅玉</sup>  
多聽那<sup>紅玉</sup>口<sup>紅玉</sup>氣<sup>紅玉</sup>就<sup>紅玉</sup>斷<sup>紅玉</sup>說<sup>紅玉</sup>看<sup>紅玉</sup>又<sup>紅玉</sup>何<sup>紅玉</sup>紅<sup>紅玉</sup>玉<sup>紅玉</sup>笑<sup>紅玉</sup>道<sup>紅玉</sup>你<sup>紅玉</sup>明<sup>紅玉</sup>  
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再調理調理  
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嗤一笑鳳姐道你怎  
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  
了你別做春夢呢你打听打聽這些人都比你  
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紅玉笑道  
我不是笑這箇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

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  
誰是你媽李宮裁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就是  
林家之孝女而精鳳姐之姑母也聽了十分得意因笑問道傳神  
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孝而日子都是  
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用得是阿鳳成日家說他們到  
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雙天用得是阿鳳聲地啞用那裡承  
望養出這麼箇伶俐了頭來你十錢錢了紅玉  
道十七真不知名可嘆了又問名子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  
重了寶二爺如今叫紅兒了鳳姐聽了將眉一  
皺把頭一回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宜似的你  
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跟我還和他  
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

在  
徐半以再  
車

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箇了頭我使他一般的  
答應他就不挑到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  
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執笑道你可是又多心  
了他進來在先你說話在後怎麼怨得他媽呢  
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有梯弟之心和寶玉說叫他在要  
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是道馬紅玉十分心意事不願意  
紅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好答可知西慶但見不敢說只是跟着  
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且係本心不意獄神面內出入上下的  
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  
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執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  
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在間失寐次日  
起遲了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作饅花會恐人



笑他癡癡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  
寶玉進門來了笑道明知無事不得不開說好姊妹  
叫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遞杯  
釵言在不言之意了却情之止釵釵拾了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  
把釵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  
上一面說一面仍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  
作是昨日畢竟真不中胸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  
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  
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  
疑看起這箇光景來不像昨日的事但只昨日  
我回來的晚了又沒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  
去處一面想一面走又猜不得從後面追了來

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倦鵲見黛玉來了  
三個橫雲裁眉好極妙極全點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  
笑道寶哥哥橫雲裁眉好極妙極身上好整玉原文不易寫石頭記得力處在三天沒見了寶玉笑  
道妹玉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  
呢探春道哥哥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  
說便跟了他來到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  
這幾天老爺可叫老爺呼寶玉再無喜事故園中合宅皆知你沒有叫探春  
道老爺呼寶玉再無喜事故園中合宅皆知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  
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豈沒叫的探春又笑  
道這錢箇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  
去明兒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書籍琴瑟輕  
巧頑意兒給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城

外大廊小廟的粧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在  
不過是金玉銅器沒處擇的古董再就是紬緞  
喫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些像你上回買的  
那柳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樞的香盒子  
膠泥塚的風爐兒這就好把我喜欢的什麼似  
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  
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五百  
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  
知道什麼你揀那<sup>是論物</sup>拙而<sup>是論人</sup>不俗真而不作者這些  
東西你多亡的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  
作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  
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故事來那一回我穿着

可巧遇見了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的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听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因而我回來告訴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了不得正緊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到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一屋子怎麼報怨這些話給誰听呢我不過問着沒有事做一隻半雙的愛給那箇

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  
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  
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把頭一  
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有的不  
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  
管認得老爺太太兩箇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  
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合誰好什麼  
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開一步妙理論他我不該說他但  
他特昏憤的不像了還有笑話見呢就是上回  
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  
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  
知後來髻頭們出去了他就報怨起我來說我

攢了錢為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屋裡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的是哥兒妹兒了丟下別人且說梯已去我們听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知他是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越性遲兩日等他的氣嘆一嘆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上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了待我迷了去明兒再問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怕人知道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便

把那花撿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柳穿花一直奔  
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猶未轉過山  
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行數落着哭  
的好不傷感寶王心中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裏  
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箇地方來哭一面想  
一面煞往脚步聽他哭道是詩詞歌賦如此章法寫于書上者乎  
開生面立新場是書多  
矣惟此回處生更新非聲  
兒斷無是在吟非石斷無  
是情取難為了作者了故  
留數字以慰之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綉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满怀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愛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藥已壘成  
採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道人去空巢也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死葬花人  
獨倚花鋤淚暗灑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窓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爲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腸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處何有香垆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坯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奴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他年葵儂知有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底再看下回

余讀葵花吟至再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處而忘舉筆再四不能下批  
有客曰先生身非寶玉何能下筆即字三復圖批詞通仙料難遂羣兒之  
意俟看弄兒之後文再批意味阻余者想亦石頭記來的故停筆以待

錢花辰不論典與不典只取其韵致生趣耳  
池邊戲綵偶而適興亭外急智脫殼明寫寶  
釵非拘拘然一迂妻夫子

鳳姐用小紅可知晴雯等理沒其人久矣無  
怪有私心私情且紅玉後有寶玉大得力  
處此于千里外伏線也

石頭記用裁法公法突然法伏線法由近漸  
遠法將繁改儉法重作輕抹法虛稿實應  
法種七諸法總在人意料之外且不見一  
絲牽強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七也

不因見落花寶玉如何突至埋香塚不至埋  
香塚又如何寫葬花吟

埋香塚葵花乃諸艷歸源葵花吟又係諸艷  
一偈也

平列註

者三

應顯牙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

羅香

薛寶釵羞籠紅麝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是黛玉之聲先不過是點頭感嘆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花顏老之化身無處尋余幾點金成鐵之人來甚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

不言鍊句鍊字詞義此二語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復追求悲傷感慨乃至死一生天寶類見不知已則實無再有者昨誰余枕葬花吟之客嫡是至死之化身無疑余幾點金成鐵之人來甚

不更說

卷六

賈母

一大篇葬花吟却如此收拾真好机  
思筆仗令人焉得不叫絕稱奇

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我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已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那黛玉正自悲傷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想着抬頭一看見是寶玉林黛玉首見便道呸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着短命

二字上又把情不忍道出的字來拖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

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

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

來折得好誓不歸舊路見山入字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黛玉

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

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非此三字佳處撻開手

林黛玉之執要如此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

說一句話從今撻開手這話裡有文章補空少不得

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玉相離尚遠笑道兩句補空話

說了何煩你听不听黛玉听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

後面嘆道自言自語真是一句話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听見這

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

不言言

以下萬言非一句話也

我何煩之

樣寶玉

美道當初姑娘來了

那不是我

我陪著

笑憑我

心愛的

姑娘

就拿去

我愛

聽見

姑娘也

愛喫

連忙

干干淨淨

收著

等姑娘喫一

棹子喫飯

一床上

睡覺

頭們想

不到的

我怕

姑娘生氣

我替了

頭們想

的到我

心裡想

著姊

妹們從小

兒長大

親也罷

熱也罷

和氣

到了頭

總見得比

人好

如今誰

承望

姑娘人

大心大不

把我放在

眼裡

到把外

四路的

什麼寶

姐姐鳳

姐姐的

放在

兒上

到把我

三日

不理

不見的我

又沒個

親兄弟

親姊妹

雖然有

兩個

你難道不

知道是

和我隔

母的我

也和

你是獨

出只怕同

我的

心一樣

誰知我

是白操

了這個



心裏的我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林  
黛玉耳內听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  
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非容易低頭不語寶玉  
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  
好了但只憑着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  
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導我戒  
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  
知你搵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  
知怎麼樣終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  
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昇還得你伸明了緣  
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听了這話情不覺擲口昨晚  
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

昨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叱  
意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急刻就  
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死吓活的也不忌諱你  
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  
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  
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想必是你丫頭懶  
怠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  
個原故等我問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  
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  
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  
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  
至此事全無矣豈不大矣說着抿着嘴笑寶玉听了又是咬牙

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丫頭來請喫飯遂都

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

娘你喫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

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喫王大夫的藥呢寶

玉道太不知道林妹是肉症先天生的弱

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喫兩濟煎藥<sub>引下</sub>疎散

了風寒還是喫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

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

那些丸藥不過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

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姝再不

就是麥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

有箇金剛兩個字的寶玉<sub>慈母前</sub>拱手笑道送來也沒

三頁已 卷之 四 目見青

寶玉因代玉事完一心無掛碍

听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也自然

有菩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散了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笑道

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道是這個名兒如今

我也胡塗提語甚對余切時了寶玉道合符哀哉傷我太到不胡塗都是叫金

剛菩薩支使胡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爆又

欠你老子趙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此語耳不不為這

箇趙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了這箇名兒明日

就叫人買些來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

太太給些三百六十兩銀子我給妹妹配一料

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

麼藥就這麼貴寶玉道真的呢家這方子比別

箇不同這個藥名兒也古怪一嘗也說不清只

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獲三百六十而不  
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  
藥都不算爲奇只在群藥裏算那爲君的藥說  
起來嚇人一跳前兒薛大奇求了我有一二年  
我纔給了他這箇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  
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上不  
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道豈不  
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  
到底是寶了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跼在當地  
所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  
是真話呢倒說我撒謊說着一回身只見黛玉  
坐在寶釵身後抵着嘴笑用手指在臉上畫着

羞他鳳姐因在裏間屋裡看着人放棹子。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到是有的。」上月薛大哥親自和我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是配藥，他還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听。他說不然，我就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你尋他，說妹上若沒散的花兒，上也得摘下來，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没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大紅庫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裏呢。鳳姐

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  
緊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墳裡的有那古  
昔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纏好如今那  
裏爲這箇去偷墳掘墓所以只要活人帶過的  
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隨念阿彌陀佛不當家花  
花的就是墳裏有這個人家死了不止阿鳳圖說今作幾百年如今  
翻尸盜骨的作了作者亦爲圖說了樂此教句則知矣也不靈寶玉向黛玉說道  
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  
成臉望着黛玉說却拿眼睛飄着寶釵黛玉便  
拉王夫人道舅母所聽寶姐也不替他圓說他  
直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服你妹妹  
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原故寶姐也先在家裡

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就不知道何況如今在  
 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總在  
 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託着只見賈母房  
 裏的了頭找寶玉黛玉吃飯林黛玉也不見寶  
 玉走便起身拉了那了頭就走那了頭說等着  
 寶玉一塊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了偕們走我  
 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  
 太太喫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緊  
 吃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喫齋說着便叫那了  
 頭去罷自先跑到炕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道  
 你們只管吃你們的去由他罷寶釵因笑道你  
 正緊去罷吃不喫陪着林妹妹走一邊他心裏



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  
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望二則  
也記望着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  
笑道二哥哥你成天忙忙了些什麼喫飯喫茶也  
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膳  
林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擗些什麼寶玉吃  
了茶便出來直往西院走可巧走到鳳姐院前  
只見鳳姐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小  
子們拂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正好  
進來替我寫幾箇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  
房裏命人取過筆硯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  
十足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

四個寶玉道這笑什麼又不是眼又不是禮物  
怎麼個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  
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收起來  
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裏  
有個丫頭叫紅玉我合你說說要叫了來使喚  
也還沒說今兒見你總想起來寶玉道我屋裏的  
人也多的狠且玉接玉到茶自紅玉道我屋裏  
赤鳳姐笑道既這麼忙着我行雲流水了却一  
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  
還有句話說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家  
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已經都吃完了飯  
賈母因問他跟着你母親吃什麼好的了寶玉

過堂二次前言  
是聲寶氣味  
暗合認作有小  
人過言也

笑道

如余言不謂

也沒什麼好的

我到多喫了一碗飯

安慈祖母之心也

因問

林妹妹

如余言不謂

在那裏呢

賈母道

裡頭屋裏呢

賈玉進來

只見地下一個了頭吹熨斗炕上二個了頭

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賈玉

走進來笑道哦這是作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

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

他的有一個了頭道這塊袖

子角兒

還

不好呢

再慰他一慰黛玉把剪子一撻

有意無意

暗合

對無怪

道說道理他呢遇

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听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

探春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會話寶釵也進來

問林妹妹作什麼呢見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

能幹了連裁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撒謊

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箇笑話，見纔剛爲那個藥，我說了箇不知道。」寶玉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又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你抹骨牌去。」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了，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罷。」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叫裁的？」黛玉見問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裁，不管二爺的事。」寶玉聽了，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說：「外頭有人請你呢。」寶玉聽說，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

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賢玉出來到外頭

只見焙茗說道碼大爺家請寶玉听了知道是

昨日的話更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裡來

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箇老婆

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

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你媽

的秘到好寶二爺如今在園子裏住着跟他的

人都在園子裡你又跑了這裏來帶信兒焙茗

听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

邊二門上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

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德

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遂與焙茗回到書房裡賢

王換了命人脩馬只帶着焙茗鋤藥双瑞雙壽  
四個小廝一迳來到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  
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久  
候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唱小旦的蔣玉  
蕙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  
茶寶玉擎茶笑道前晚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  
畫懸夜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  
們令姑表弟兄到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  
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  
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  
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  
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

著其意則不  
不與說合字矣  
若得三妹在  
有人得書中  
跡亦在茲

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已新樣兒的曲子唱箇我所我吃一罇如何雲兒所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望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

幽期私訂在茶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

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此唱一曲為直刺寶玉

唱畢笑道你喝一罇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罇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吃一大罇

誰曾經過嘆西堂故事

新令有

不遵者連罰十大海誰曾經過嘆西堂故事席外與人斟酒媽紫

英蔣玉璫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

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  
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的原故說完了飲  
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的曲子酒底要  
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  
語薛蟠未等漢語先站起來攔住道我不來別  
笑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便站起來推他坐  
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喫酒呢難道連  
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  
過罰上幾杯酒那裏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  
到喝十大杯下去恰人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  
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可治只得坐下聽寶玉先  
說寶玉便道



女兒悲 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 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兒喜 對鏡晨粧顏色美

女兒樂 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着臉搖頭  
說不好該罰衆人問道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  
的我都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捋他一把笑  
道你悄儿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纔是該罰  
呢於是拿琵琶听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

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

了新愁與舊愁 噯不下玉釵金尊噎滿喉

照不見菱花鏡裏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

山隱隱  
流不住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采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

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聽馮紫英說道

女兒悲  
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  
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  
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  
私向花園掏蟋蟀  
紫英口中應當如是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箇可人

你是個多情

你是個刁鑽

古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

我說

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

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

兒雲兒硬說道

女兒悲

將來終身指靠誰

道着了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呢你怕什麼眾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

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眾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

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多  
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

情郎不捨還家里

女兒樂

住了蕭管弄絃索

說完了又唱道

豈堪開花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裏鑽

鑽

了半日不得進去

爬到花上打鞦韆

肉

兒小心肝

我不開了你怎麼鑽雙閑妙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了下該薛

蟠蟠道我可要說了

女兒悲

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

此段與金瓶內西  
門慶應伯爵在  
李桂姐家飲酒  
一回對看未和執  
成生動活發

快說來薛蟠登骨急的眼睛鈴鐺一般瞪了半  
日總說道

又遇<sup>遇</sup>救者<sup>者</sup>不<sup>不</sup>認<sup>認</sup>道

女兒悲 嫁了個人男是烏龜

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  
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他怎  
麼不傷心呢眾人笑的彎腰說道你說的狠是  
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瞪眼說道

女兒愁

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眾人道怎麼愁薛蟠道

女兒愁 舖房揮出個大馬猴

衆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  
起說着便要斟酒賢王笑道押韵就好薛蟠道  
令官都準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  
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  
道胡說當真的我就沒好的了听我說罷

女兒喜 洞房花燭朝慵起

衆人聽了都哂意道這句何其太韵薛蟠又道

女兒樂 一有前句根有是句起有是句老有是句往裏戳

衆人聽了都扭着臉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  
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

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

兩個蠅蠅嗡嗡

眾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听不聽這個新鮮  
曲兒叫做哼哼韵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  
了我就不唱眾人都道免了罷到別耽誤了別  
人家於是蔣玉函說道

女兒悲 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 燈花<sup>佳機也</sup>並頭結雙蕊

女兒樂 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

雲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真也着巧

曲內賸伏將來少幾  
人配偶

才旦書

卷六

月夜房

呀看天河正高

聽樵樓鼓敲

剔銀燈同

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兒

昨日見了一幅對子可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

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飲乾了酒拿起一朵

木樨來念道

花氣襲人知晝煖

衆人到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

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

你怎麼念起寶貝來蔣玉函忙了說道何曾有

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只得

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



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着指着寶玉寶玉沒有意思起來說道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端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蕙等不知原故猶問原故雲兒用雲兒細說的是章法便告訴了出來蔣玉蕙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席外解手蔣玉蕙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底下蔣玉蕙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嬌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閑了往我們這裡來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箇叫棋官的他在那裡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蕙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跳足笑道有

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  
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  
解下來遞與棋官道微物不堪暑表初見之誼  
棋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象這  
裏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  
新那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着將繫小衣兜  
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  
是萬香國女國王進貢來的夏天繫着肌膚生  
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  
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  
給系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  
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棋官二人方

東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  
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著酒不喫兩人逃席出  
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什麼  
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攔解開了手  
是復又懸座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  
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  
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  
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  
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  
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  
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  
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

混帳人老柳喜  
唐人

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  
那起混帳人去也難為你心裏沒個算計兒再  
要說上幾句又恐怕嘔上他的酒來少不得睡  
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起來只見寶玉笑道  
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  
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  
自己腰裡便知是寶玉在間換了忙一頓把解  
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疋子起早兒拿了去寶  
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  
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  
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寶玉並不理  
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道

二奶奶打發了人叫了紅兒去了他原要等你  
來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主打發他去了寶  
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  
道昨兒貴妃差了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  
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  
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眾位爺們等跪香  
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  
了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来只見上  
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  
簾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道別人的也都  
是這個麼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柄香如意  
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柄

人面言

金姑玉郎是這樣寫法

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  
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同數珠兒別人都沒  
了大奶二奶三奶他兩個每人兩尺紗兩尺羅  
兩個香袋兒兩箇定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  
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  
到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  
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  
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來着我去拿  
了來了老太太說明兒叫你一箇五更天進去  
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邊說着便叫紫絹  
來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我  
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絹答應了便拿了去

不一時回來道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二爺留著罷寶玉聽既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邊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寶玉聽他題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玉什麼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听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嘗你什麼金什

魔王的呢寶王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們說  
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  
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就說  
箇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狠知道你心裡  
有妹上但只是見了姐上就把妹上忘了寶王  
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黛玉道昨兒寶了頭  
不替你圓諛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  
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  
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着不見依  
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然後  
到了寶釵這處只見寶釵在裏面呢寶釵因往  
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



峰恋全露又用  
雲截斷好文字

此處表明以後二寶文章宜換眼  
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提

遠着寶玉昨日見了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  
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  
一箇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黛玉  
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問道寶姐姐  
我瞧瞧你的那紅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  
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  
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  
雪白一段酥背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想道  
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  
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  
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

盆眼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歎了是非寶釵褪下串子來連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已到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終要走只見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裏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兒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呢黛玉笑道何嘗不是在屋裏呢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一眼原來是個鵞鴈寶釵道鵞鴈在那裏呢我也瞧見黛玉道我終出來他就成兒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的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不妨正打在眼上噙啣了一痕再看下回分明

總評

茜香羅紅麝串寫於一回棋官雖係優人後  
回與襲人供奉玉兄賢卿得同終始者非  
泛泛之文也

自聞曲回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  
病也

前玉生香回中顰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  
香你豈不該有煖香是寶玉無藥可配矣  
今顰兒之劑若許材料皆係滋補藥性之  
藥兼有許多奇物而尚未擬名何不竟以  
煖香名之以代補寶玉之不足豈不三人  
一體矣

倘若三人一體固是美言但又非石頭記之本意也

入言  
寶玉忘情露于寶釵是後回累累忘情之引  
茜香羅暗繫於繫人腰中係伏線之文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具史家公余而讀世所刊本輒遂  
以已意恨不得起<sup>一作</sup>者一譚晤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  
子重其寶出

青士楷餘同



識乙丑孟秋

乙丑西曆同治四年(一八六五) 庫一

紅樓夢非但為小說即明生而直是另一種

筆墨替人言自有翻刻以言其夫書今則

寧面法諸家皆上記也紅樓夢實之也

大書之書新金取款皆書有欠也



近日又見妙  
此批下即夏供与杭州的小峰亦曾刻於湘  
夏軒手批中巨冊誤祖近覺而於紅樓夢  
味之不深矣  
中多文記  
阿瘡

李伯玉郎中言前叔平廣揚有原本而無脂批与今不同  
紅樓夢終之致擊者無二可取惟癡人說夢一

劉銓福  
字子重是北京種及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乃之慨慨不  
藏書家他初跋得与伶田子之強多彈唱以此本是不頭記  
此本在同治癸亥  
其本批者多皆目擊故得也詳也  
癸亥春  
（六三）五月廿日

跋者在同年他最  
以跋在戊辰為同  
治七年（一八六八）

胡適

脂批与雪芹同時人目擊種之事故批其本不從  
此度原身与刻本有不同處多端事而惜世者  
小者海內收藏家亦有刻本願抄補查其別  
鈔本

胡適著  
周文記  
附





# 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

胡適

我在民國十七年已有長文報告這個脂硯齋甲戌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鈔本」了。今天我寫這篇介紹脂硯齋甲戌本影印本的跋文，我止想談談三個問題：第一、我要指出這個甲戌本在四十年來紅樓夢的版本研究上曾有過劃時代的貢獻。第二、我要指出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一七五四）寫定的石頭記初稿本止有這十六回。第三、我要介紹原藏書人劉銓福，並附帶介紹此本上用墨筆加批的孫桐生。

## 一、甲戌本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的地位

我們現在回頭檢看這四十年來我們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來做「紅樓夢的新研究」的總成績，我不能不承認這個脂硯齋甲戌本石頭記是近四十年內「新紅學」的一件劃時代的新發見。

這個脂硯齋甲戌本的重要性就是：在此本發見之前，我們還不知道紅樓夢的「原本」是個什麼樣子；自從此本發見之後，我們方才有一個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方才知道怎樣訪尋那種本子。

我可以舉我自己做例子。我在四十年前發表的「紅樓夢考證」裏，就有這一大段很冒失的話：

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四本的紅樓夢，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蓀生的序，我們可叫他做「戚本」。……這部書的封面上題着「國初鈔本紅樓夢」，……首頁題着「原本紅樓夢」。「國初鈔本」四個字自然是大錯的。那「原本」兩字也不妥當。這本已有總評、有夾評、有韻文的評贊，又往往有「題」詩，有時又將評語鈔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見已是很晚的鈔本，決不是「原本」了。……戚本大概是乾隆時無數展轉傳鈔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可以用來參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當價值，正不必假託「國初鈔本」。

我當時就沒有想到紅樓夢的最早本子已都有總評、有夾評，又有眉評的！所以我看見「戚本」有總評、有夾評，我就推斷它已是很晚的候轉傳鈔本，決不是「原本」。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評裏也曾說「戚本」「決是展轉傳鈔後的本子，不但不免錯誤，且也不免改竄。」

因為我沒有想到紅樓夢原本就是已有評註的，所以我在民國十六年差一點點就錯過了收買這部脂硯甲戌本的機會！我當時應自的只說我當時是怎樣冒失、怎樣缺乏紅樓夢本子的知識：

去年（民國十六年）我從海外歸來，接着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裏來，轉交給我。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就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近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一粟」編著的「紅樓夢書錄」新二版，記錄我買得「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的故事已曲解成了這個樣子：

此本對登信舊藏，有同治二年、七年等跋；後歸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為胡適收買，致未印行。

大概三十多年後的青年人已看不懂我說的「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一句話了。這句話是說：當時報紙上登出了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藝朋友開辦新月書店的新聞及廣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丟了）就親自把這部脂硯甲戌本送到新開張的新月書店去，把書店轉交給我。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如果報紙上没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辦新月書店，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於是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裏，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

我犯了我自己兩次的大錯誤，只是要說明我們三四十年前雖然提倡搜集紅樓夢的「原本」或接近「原本」的早期寫本，但我們實在不知道曹雪芹的稿本是個什麼樣子，所以我們見到了那種本子，未必就能「識貨」，可能還會像我那樣差一些以「失之交臂」哩。

所以這部「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的石頭記的發見，可以說是給紅樓夢研究劃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為從此我們有了

一部「石頭記真本」，「這五個字是原藏書人劉鈺倡的話」，做樣子，有了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從此我們方才走上了搜集研究紅樓夢的「原本」「底本」的新時代了。

在報告脂硯甲戌本的長文裏，我就指出了幾個關於研究方法上的觀察：

①我用脂硯甲戌本校勘版本有評註的部分，我斷定成本也是出于一部有評註的底本。

②程偉元高鶚的活字排印本是全刪評語與註語的，但我用甲戌本與成本比勘程甲本與程乙本，我推斷程高排本的前八十回的底本也是有評註的鈔本。

③我因此提出一個概括的結論，說：紅樓夢的最初底本就是有評註的。那些評註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要說的；其餘可能是他的親信朋友如脂硯齋之流要說的話。

這幾條推斷都只是要提出一個辨認曹雪芹的原本的標準。一方面，我要掃清「有總評，有夾評，有夾評，決不是原本」的成見。一方面，我要大家注意像脂硯甲戌本那樣「有總評，有眉評，有夾評」的舊鈔本。

果然，甲戌本發見後五六年，王克敏先生就把他的親戚徐星署先生家藏的一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八大冊借給我研究。這八大冊，每冊十四，每冊首葉題「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第五冊以下，每冊首葉題「庚辰秋月定本」，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此本我叫做「乾隆庚辰本」，我有一本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長文一收在胡適論學道著第一集，即台北板胡適又存第一集一討論這部很重要的鈔本。這八冊鈔本是徐星署先生的舊藏書，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這部書。後來因為我宣傳了脂硯甲戌本如何重要，愛收小說雜書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諸位先生方纔注意到向來沒人注意的「脂硯齋重評本石頭記」一類的鈔本。大約在民國二十年，叔魯執向我談及他的一位親戚家裏有一部脂硯齋評本紅樓夢。直到民國二十二年我纔見到那八冊書。

我細看了庚辰本，我更相信我在民國十七年提出的「紅樓夢的最初底本是有評註的」一個結論。我在那篇跋文裏就提出了一個具體也更概括的標準，我說：

依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款式看來，凡最初的鈔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我們可以用這個辨認的標準去推斷「成本」的原本必定也是一部「脂硯齋重評本」；我們也可以推斷程偉元高鶚用的前

八十四「各原本」必定也都題着「脂硯齋重評本」。

近年武進陶涑家又出來了一部「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六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石頭記」，止殘存三十八回：第一至第二十四，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四，第六十一至第七十四，其中第十七、十八回還沒有分開，又缺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是補鈔的。這個己卯本我沒有見過。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評本」說，己卯本三十八回，其中二十九回是有脂評的。據說此本原是董康的藏書，後來歸陶涑。這個己卯本比庚辰本正年一年，形式也最近于庚辰本。

近年山西又出來了一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菊月夢覺主人序的八十四本，沒有標明「脂硯齋重評本」，但我看俞平伯輯出的一些評語，這個甲辰本的底本顯然也是一個脂硯齋重評本。此本第十九回前面有總評，說：「原本評註過多……反擾正文。刪去以俟觀者凝思入妙，愈顯作者之靈機耳。」

※

※

※

總計我們現在知道的紅樓夢的「古本」，我們可以依各本年代的先後，作一張總表如下：

①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脂硯齋鈔閱再評本，止有十六回。有今年胡適影印本。

②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存三十八回：第一至第二十四（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未分開），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四，第六十一至七十四（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③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秋月定本「脂硯齋凡四閱評過」，共八冊，止有七十八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沒有分開，第十七回首葉有批云，「此回宜分二回方妥」。第十九回尚無回目，第八十四也尚無回目。第七冊首葉有批云，「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又第二十二回未寫完，末尾空葉有批云：「此回未成而序逝矣！嘆嘆！」丁亥（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夏，時芳更。「第七十五回的前葉有題記：『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此本有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用己卯本補鈔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民國四十八年有台北文淵出版社翻影印本。

④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蓀生序的八十四本，即「戚本」。此本也是一部脂硯齋評本，石印時經過重鈔。原底本的年代無可攷。此本已有第六十四、六十七回了；第二十二回已補全了，故年代在庚辰本之後。因為戚蓀生是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的進士，我們可以暫定此本爲己丑本。此本有宣統末年（一九一一）石印大字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又有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及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石印小字本，半葉十五行，每行三十字。小字本是用大字本剪黏石印的。大字本前四十四有狄葆賢的眉批，指出此本與今本文字不同之處。小字本的後四十四也加上了眉批，那是有正書局總實微文得來的校記。

⑤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夢覺主人序的八十四本。此本雖然書意刪削評註，但保留的評註使我們知道此本的底本也是一部脂硯齋重評本。

⑥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北京華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續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一次排印的一百二十四回本。我叫他做「程甲本」。「程甲本」的前八十四是依據一部或幾部有脂硯齋評註的底本，後四十四是高鶚續作的。此本是襲來南方各種雕刻本，鉛印本，石印本的祖本。

⑦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北京華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續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二次排印的「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一百二十四回本。我叫他做「程乙本」。因爲「程甲本」一到南方就有人雕板翻刻了，這個校閱改訂過的「程乙本」向來沒有人翻板，直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上海亞東圖書館纔用我的「程乙本」去標點排印了一部。這部亞東排版的「程乙本」是近年一些新版的紅樓夢的祖本，例如臺北遠東圖書公司的排印本，香港友聯出版社的排印本，臺北啓明書局的影印本，都是從亞東的「程乙本」出來的。

※

※

※

這一張紅樓夢古本表可以使我們明白：從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曹雪芹還活著的時期，到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就是曹雪芹死後的第三十年，在這三十八、九年之中，紅樓夢的本子經過了好幾次重大的變化：

第一、乾隆甲戌（一七五四）本：止寫定了十六回，雖然此本裏已說「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已有「十年辛苦不尋常」的詩句。

第二、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〇）之間，前八十四大致寫成了，故有「庚辰秋月定本」的檢訂。現存的「庚辰本」最可以代表雪芹死之前的前八十四稿本沒有經過別人整理添補的狀況。

應。庚辰本仍舊有「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話，但八十回還沒有完全，還有幾些殘缺情形：

①第十七回還沒有分作兩回。

②第十九回還沒有回目，還有未寫定而留着空白之處（影印本二、二葉上）。

③第二十二回還沒有寫完。

④第六十四回、六十七回，都還沒有寫。

⑤第七十五回還缺寶玉、賈環、賈蘭的中秋詩。

⑥第八十回還沒有定回目。

第三、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周汝昌先生曾發見敦敏的懋齋詩鈔殘本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的詩，其前面第三首詩題着「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二字，故他相信雪芹死在癸未除夕。我曾接受汝昌的修正。但近年那本懋齋詩鈔影印出來了，我看那殘本裏的詩，不像是嚴格依年月編次的；況且那首「代簡」止是約雪芹「上巳前三日」（三月初一）來喝酒的詩，很可能那時敦敏兄弟都還不知道雪芹已死了近兩個月了。所以我現在回到甲戌本（影印本九葉至十葉）的記載，主張雪芹死在「壬午除夕」。

第四、從庚辰秋月到壬午除夕，止有兩年半的光陰，在這一段時間裏，雪芹（可能是因為兒子的病，可能是因為他的心思正用在試寫八十回以後的書）好像沒有在那大致寫成的前八十回的稿本上用多大功夫，所以他死時，前八十回的稿本還是像現存的庚辰本的殘缺狀態。最可注意的是庚辰本第二十二回之後（影印本二五四葉）有這一條記錄：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一七六七）夏。畸笺叟。

這就是說，在雪芹死後第五年的夏天，前八十回本的情形還大致像現存的庚辰本的樣子。

第五、在雪芹死後的二十幾年之中，——大約從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以後，到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有兩種大同而有小異的紅樓夢八十回稿本在北京少數人的手裏流傳鈔寫：一種稿本流傳在雪芹的親屬朋友之間，大致保存雪芹死時的殘缺情形，沒有人敢作修補的工作，此種稿本最近于現存的庚辰本。另一種

稿本流傳到書坊漸市去了，——「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可〕得數十金」，——就有人感覺到修殘補缺的需要了，於是先修補那些容易修補的部分（第十七回分作兩回，加上回目；十九回也加上回目，除去待補的空白；二十二回添草補完；七十五回仍缺中秋詩三首；八十四補了回目）；其次補作那比較容易補的第六十四回。最後，那很難補作的第六十七回就發生問題了。高鹗在「程乙本」的引言裏說，「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可見當時廟市流傳的本子，有不補六十七回的，也有試補此回而文字不相同的。戚本的六十七回就和高鹗的本子大不相同，而高本遠勝於戚本。

第六、據浙江海寧學人周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的「閱紅樓夢隨筆」，他在乾隆庚戌秋（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已聽人說，有人「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二十四，微有異同。……壬子（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周春在乾隆甲寅（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七月日記這段話，應該可信。高鹗續作後四十回，合併前八十回，先鈔成了百二十四回的「全部紅樓夢」，可能在乾隆庚戌秋天已有一百二十回的鈔本出費了。到次年辛亥（五十六年，一七九一），纔有程偉元出錢用木活字排印，是為「程甲本」。周春說的「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那是蘇州書坊得到了「程甲本」就趕緊雕版印行，他們等不及高蘭墅先生「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程乙本」了。

這是紅樓夢小說從十六回的甲戌（一六五四）本變到一百二十四回的辛亥（一七九一）本和壬子（一七九二）本的版本簡史。如果沒有三十多年前甲戌本的出現，如果我們沒有認識紅樓夢原本或最早寫本的標準，如果沒有這三十多年陸續發見的各種「脂硯齋重評本」，我們也許不會知道紅樓夢本子演變的真相這樣清楚吧？

## 二、試論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寫定的稿本止有這十六回

我在三十四年前還不敢說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在他死之前九年多，——止寫成了或止寫定了這十六回書。我在那時只敢說：

我曾疑心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回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止有四十回。……如果甲戌以前曹雪芹已成

八十回，那麼，從甲戌到壬午「除夕」，這九年之中雪芹做的是什麼書？……

我在當時看到的紅樓夢古本很少，但我注意到高鶚的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本——即「程乙本」——的引言裏說的「如六十七回，此有後無，題同文具」。我就推論：「這一點使我疑心八十四本是陸續寫定的。」

後來我看到了庚辰（一七六〇）本，我仔細研究了那個「庚辰秋月定本」的殘缺狀態，——如六十四，六十七回的全缺，如第二十二回的未寫完，——我更相信那所謂「八十四本」不是從頭一氣寫下去的，實在是分幾個段落，斷斷續續寫成的；到了壬午除夕雪芹死時，八十四以後止有一些無從整理的零碎殘稿，就是那比較成個片段的前八十回也還沒有完全寫定。

最近半年裏，因為我計畫要影印這個甲戌本，我時常想到這個很工整的清鈔本為什麼止有十六回，為什麼這十六回不是連續的，為什麼中間缺少第九到第十二回，又缺少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

在我進醫院的前一天，我寫了一封短信給香港友聯出版社的趙曉先生，在那封信裏我第一次很簡率的指出我的新看法：就是說，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甲戌寫成的紅樓夢初稿止有這十六回。我說：

……故我現在不但回到我在民十七的看法：「甲戌以前的本子沒有八十四之多，也許止有二十八回，也許止有四十回」。我現在進一步說：甲戌本雖然已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其實止寫成了十六回。……故我這個甲戌本真可以說是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樣子。所以我決定影印此本流行于世。

這封短信的日子是「五十、二、二十四下午」。在二十六七小時之後，我就因心臟病被送進台灣大學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了。

正。

※

※

※

甲戌本的十六回是這樣的：

第一到第八回，



缺第九到第十二回。

第十三到第十六回，

缺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到第二十八回。

我可以先證明第十七回到第二十四回是甲戌本沒有的，是後來補寫的。試看乾隆庚辰（二十五年，一七六〇）秋月定本的狀態：

①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有二十七贊半之多，首贊題作「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前面空葉上有批語一行：「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②第十九回雖然另起一葉，但還沒有回目，也還沒有標明「第十九回。」

③庚辰本的第二十二回沒有寫完，只寫到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四個燈謎，下面就沒有了。下面有一張白紙，上面寫着：

新記寶釵製謎云：

「朝罷誰攜兩袖烟？琴邊金麝總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 丁亥夏，畸笏叟。

這都可見第十七、十八、十九回是很晚才寫成的，所以在庚辰秋月的「定本」裏，那三四還止有一個回目。第二十二回寫的更晚了，直到雪芹死後多年還在未完成的狀態，所以後人有不同的補本，戚本補的第二十二回就和高鶚補的大不相同。（戚本保存惜春的謎，也用了寶釵的謎，還接近庚辰本；高鶚本刪了惜春的謎，把寶釵的謎遞給黛玉，又另作了寶釵寶玉兩人的謎。）

這樣看來，甲戌本原缺的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是甲戌以後才寫的，其中最晚寫的是第二十二回：「此回未成而芹逝矣！」

其次，我要指出甲戌本原缺的第九到第十二回也是後來補寫的，寫的都很潦草，又有和甲戌本顯然衝突的地方。這四回的內容是這樣的：

第九回寫賈氏家塾裏胡鬧的情形，是八十回裏很潦草的一回。

第十回寫秦可卿忽然病了，寫張大醫診脈開方，說「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又說，「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這就是說，秦氏不能活過春分了。

第十一回寫秦氏病危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過了冬至，十二月初二，鳳姐奉命去看秦氏，「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鳳姐兒從秦氏屋裏出來，到尤氏上房坐下，

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麼樣？」

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

尤氏道，「我也叫人暗暗的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慢的辦罷。」

這是很明白清楚的說秦氏病危了，「實在沒法兒了」，「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都暗暗的預備好了。

這就到了第十一回的末尾了，忽然接上賈瑞「合該作死」的故事，於是第十二回整回寫的是「賈瑞正照風月寶鑑」的故事，——這一回裏，賈瑞受了鳳姐兒兩次欺騙，得了種種重病，「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

「他又服盡春回，」——這分明又過了整一年了。這整一年裏，竟沒人提起秦可卿的病了！

我們試把這四回的內容和甲戌本第十三回關於秦氏之死的正文，總評，眉評，對照着看，我們就可以明白前面的四回是後來補加進去的，所以其中有講不通的重要衝突。

甲戌本的第十三回是這本子裏最有史料價值的一卷，此回有幾條硃筆的總評，眉評，夾評，是一切古本紅樓夢都沒有保存的資料。此回末尾有一條總評，說：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稿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難？）想得

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同條又有眉評一條：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事，少却四五頁也。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史筆」是刪去了，那八個字的舊回目也改成「秦可卿死封龍禁尉」了。但甲戌本此回的本文和脂硯評語都還保存一些「不寫之寫」，都是其他古本紅樓夢沒有的。甲戌本寫鳳姐在夢裏：

還欲問時，只聽得二門事雲將連叩四下，正是喪鐘，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服住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此本「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之上有眉評說：

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

那九個字，庚辰本與甲戌本完全相同。己卯本我未得見，但據俞平伯「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校字記」九五頁，己卯本與庚辰本都作：

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

戚本改作了：

無不納嘆，都有些傷心。

程甲本原作：

無不納悶，都有些疑心。

程乙本就改作了：

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但因為南方的最早版本都是依據程甲本作底本的，所以後來的刻本和鉛印本，石印本，也還有作「都有些疑心」的。（看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論秦可卿之死」，一七七——一七八頁。）但多數的流行本子都改成了「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

我們現在看了甲戌、己卯、庚辰三個最古的脂硯齋評本，我們可以確知雪芹在甲戌年決心刪去了「淫喪天香樓」四五葉原稿之後，還保留了「復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十五個字的「不寫之寫」的史筆。

秦可卿是自縊死的，紅樓夢的第五回畫冊上本來說的很清楚。畫冊的正冊最後一幅：

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此句文字從甲戌、庚辰兩本及戚本。）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連必主淫。漫言不肖皆帶出，透蘊開端實在事。

曹雪芹在原稿裏對於這位東府荖大奶奶的種種罪過，原抱着一種很嚴厲的譴責態度。畫冊的判詞是一證。第五回寫寶玉在秦氏屋裏睡覺，是二證。第七回寫焦大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貽誤折了往袖子里藏。」是三證。第十三回原標「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回目，又直寫天香樓事至四五葉之多，是四證。在甲戌本寫定之前，雪芹聽從了他最親信的朋友（？）的勸告，決心「姑赦之」，才刪去了那四五葉直寫天香樓的事，才改十三回的回目作「秦可卿死封龍禁尉」。四證之中，刪去了一證。但其餘三證，都保存在甲戌本以及後來幾個寫本裏。在第十三回裏，雪芹還故意留着「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九個字的史筆。

我們不必追問天香樓事的詳細情形了。我現在只要指出第十三回寫秦可卿突然死去，無論是甲戌以前最初稿本直寫「淫喪天香樓」的史筆，或是甲戌、己卯、庚辰各本保存的「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的委婉寫法，都可以用作證據，證明甲戌寫定的石頭記稿本還沒有第十回到第十一回那樣詳細描寫秦可卿病重到垂危的幾回文字。如果可卿早已病重了，早已病到「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都已「暗暗的預備了」，這樣病到垂危的一個女人死了，怎麼會叫人「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呢？

所以我們很可以推斷：曹雪芹寫「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原稿的時候，他壓根兒就沒有想寫秦氏是病死的。後來他決定刪去了「淫喪天香樓」的四五葉，他才感覺到不能不給秦氏捏造出「很大的一個症候」，在很短的一個冬天，就病到了要預備後事的地步。在那原空着的四回裏，秦氏的病況就佔了兩回的地位。但因為寫秦氏病狀的許多文字不是雪芹原來的計畫，所以越寫越不像了！本來要寫秦氏活過了冬至，活不過春分的，中間插進了「正照風月寶鑑」的雪芹舊

稿，於是賈瑞病了一年，泰氏也就得挨過整整一年，到賈瑞送林黛玉回南去之後，鳳姐兒才夢見泰氏，接著就是喪鐘四下，人回東府，太太奶奶沒了。

試看第八回末尾寫賈氏家塾「現今司塾的賈代儒乃當代之老儒」，是何等鄭重的描寫！再看第十三回鳳姐兒夢裏泰氏說賈氏家塾，又是何等鄭重的想法！何以第九回寫賈氏家塾竟是那樣兒戲，那樣潦草呢？何以第十一回寫那位「當代之老儒」和他的長孫又是那樣的不堪呢？

甲戌本第一回有一長段敘說石頭記的來歷，其中說：

……空空道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峯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

甲戌本這裏有硃筆眉評一條，說：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覲新懷舊，故仍因之。

這一條評語是各種脂硯齋評本都沒有的。這句話好像是說，「風月寶鑑」是曹雪芹寫的一本短篇舊稿，有他弟弟棠村作序；那本舊稿可能是一種小型的紅樓夢；其中可能有「正照風月寶鑑」一類的戒淫勸善的故事，故可以說是一本幼稚的石頭記。雪芹在甲戌年寫成十六回的小說初稿的時候，他「覲新懷舊」，就把「風月寶鑑」的舊名保留作石頭記許多名字的一個。在甲戌年之後，他需要補作那原來缺了許久的第九回到第十二回，他不能全用那四回的地位來捏造泰氏的病情，于是他很潦草的採用了他的「風月寶鑑」舊稿來填滿那缺卷的一部分。因為這個故事本是從前寫的，勉強插在這裏，所以就顧不到前面敘說泰氏那樣垂死的病情，在時間上就不得不拖延了一整年了。

我提出這四回的內容和第十三回的種種衝突，來證明第九回到第十二回是甲戌初稿沒有的，是後來補寫的。

※

※

※

所以我近來的看法是，曹雪芹在甲戌年寫定的稿本止有這十六回，——第一到第八回，第十三到第十六回，第二十五回到第二十八回。中間的缺卷，第九到第十二回，第十七到第二十四回，都是雪芹晚年才補寫的。

### 三、介紹原藏書人劉銓福，附記墨筆批書人孫桐生。

我在民國十六年夏天得到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首葉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塊紙：這是有意隱沒這部鈔本從誰家出來的踪跡，所以毀去了最後收藏人的印章。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來的歷史。

我只知道這部十六回的寫本石頭記在九十多年前是北京藏書世家劉銓福的藏書。開卷首葉有「劉銓福子重印」，「子重」，「勢眉」三顆圖章；第十三回首葉總評缺去大半葉，襯紙與原書接縫處印有「劉銓福子重印」，又襯紙上印有「專祖齋」方印。第二十八回之後，有劉銓福自己寫的四條短跋，印有「銓」，「福」，「白雲吟客」，「阿瘡瘡」四種圖章。「勢眉」可能是一位女人的印章？「阿瘡瘡」不是別號，是蘇州話表示大驚奇的歎詞，見于唐寅題「白日昇天圖」的一首白話詩：「只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降下來。有朝一日天破了，大家齊喊『阿瘡瘡！』」。劉銓福刻這個圖章，可以表示他的風趣。

十三回首葉的「專祖齋」方印，是劉銓福家兩代的書齋，「專祖」就是「甄祖」，因為他家收藏有漢朝河間獻王宮裏的「君子館碑」，所以他家住宅稱為「君子館甄館」，又稱「甄祖齋」。葉昌城藏書紀事詩卷六有一首記載劉銓福和他父親劉位坦的詩，有「河間君子館甄館，藏碑孫公園後園」之句，葉氏自注說：

劉寬夫先生名位坦，「其子」子重名銓福，大興人，藏書極富。……先生……因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甄，名其居曰君子館甄館，又曰甄祖齋。所居在後孫公園。其門帖云「君子館甄館，孫公園後園」。今其孫尚守舊宅，而藏書星散矣，

「專祖」就是說那是碑的老祖宗。劉位坦是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二五）的拔貢，經過廷試後，「爰自比部，連掌諫垣」，咸豐元年（一八五一）由御史出任湖南辰州府知府。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他從辰州府告病回京，他死在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他是一位博學的金石書畫收藏家，能畫花鳥，又善寫篆隸。劉位坦至少有一個兒子，四個女兒。有一個女兒嫁給太原喬松年，一個女兒嫁給貴筑黃彭年，這兩位劉小姐都能詩能畫，他們的夫婦都是當時的名士。黃彭年「祭

外舅劉寬夫先生文」(《陶樓文鈔十四》)說他「博嗜廣充，語必窮源，書惟求舊。」又說他「廣坐論學，謂有直橫；橫浩以博，直一以精」，這就頗像章學誠的「橫通」論了。

劉銓福字子重，號白雲吟客，曾做到刑部主事。他大概生在嘉慶晚年，死在光緒初年(約當一八一八——一八八〇)。在咸豐初年，他曾隨他父親到湖南辰州府任上。我在台北得看見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劉子重短簡墨蹟兩大冊，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寫的書札。一冊在民國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真跡」兩大冊(也是中央印製藏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頁)收了劉銓福的短簡一葉，是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寫的，也是辰州時期的書簡。這些書簡真跡的字都和他的石頭記四條跋語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百家書札真跡」有了念先先生撰的小傳，其中劉銓福小傳偶然有些錯誤(一為說「劉函字銓福」；一為說他「咸同時官刑部，轉湖南辰州知府」，是誤把他家父子認作一個人了)，但傳中說他

博學多才藝；金石、書畫、詩詞、無不超塵拔俗；旁及謎子，聯語，亦皆匠心獨運。

這幾句話最能寫出劉銓福的為人。

劉銓福收得這部乾隆甲戌本石頭記是在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他有癸亥春日的一條跋，說：

……此本是石頭記真本。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也。 癸亥春日，白雲吟客筆。

幾個月之後，他又寫了一跋：

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語不從臆度。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尚留真面。……

五月二十七日

閱，又記。

這兩條跋最可以表示劉銓福能夠認識這本子有兩種特點：第一，「此本是石頭記真本。」「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尚留真面。」第二，「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這兩點都是很正確的認識。一百年前的學人能夠有這樣透闢的見解，的確是十分難得的。

他所以能夠這樣認識這個十六回寫本紅樓夢，是因為他是一個不平凡的收藏家，收書的眼光放大了，他不但收藏了各種本子的紅樓夢，並且能欣賞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甲戌本還有他的一條跋語：

紅樓夢非但爲小說別開生面，真是另一種筆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學梵夾書。今則寫西法輪齒，仿考工記。如紅樓夢實出四大奇書之外，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也。戊辰（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秋記。

這是他得此本後第六年的跋語。他曾經細讀紅樓夢，又曾細讀這個甲戌本，所以他能夠欣賞紅樓夢「真是另一種筆墨，……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所以他也能夠認識這部十六回的紅樓夢殘本是「石頭記真本」，又能承認「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

※

※

※

甲戌本還有兩條跋語，我要作一點說明。

此本有一條跋語，是劉銓福的兩個朋友寫的：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違以己意，恨不得作者一譚。睹此冊，私

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實之。青士，梅餘同親于半畝園，並識。乙丑（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孟秋。

青士是濮文暉，同治四年三甲十二名進士；梅餘是他的弟弟文昶，同治四年三甲五十九名進士。他們是江蘇溧水人。半畝園是侍郎崇實家的園子。濮氏兄弟都是半畝園的教書先生。

※

※

※

還有一條跋語是劉銓福自己寫的，因為這條跋提到在這個甲戌本上寫了許多墨筆批語的一位四川綿州孫桐生，所以我留在最後作介紹。劉君跋云：

近日又得「妙復軒」手批十二巨冊，語雖近鑒，而於紅樓夢味之亦深矣。雲客又記。

此跋題「雲客又記」，大概寫在癸亥兩載之後。此跋旁邊有後記一條，說：

此批本丁卯（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夏偕與蘇州孫小峯太守，刻於湖南。

我們先說那個「妙復軒」批本紅樓夢十二巨冊。「妙復軒」評本即「太平閑人」評本，果然有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湖南「臥雲山館」刻本，有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孫桐生的長序，序中說：

丙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寓都門，得友人劉子重贈以「妙復軒」石頭記評本。逐句疏櫟，細加排比，……



如是者五年。……

刻本又有光緒辛巳（七年，一八八一）孫桐生題詩二首，其詩有自注云：

憶自同治丁卯得評本于京師，……而無正文；余爲排比，添注刻本之上；又親手合正文評語，編次鈔錄。……

……竭十年心力，始克成此完書。……

這兩條都可以印證劉發福的跋語。

刻本有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孫桐生的跋文，他因爲批書的「太平閑人」自題詩有「道光三十年秋八月在台灣府署評石頭記成」的自記，就考定「太平閑人」是道光末年做台灣府知府的全卜年。這是大錯的。

近年新出的一集的「紅樓夢書錄」新版（頁四八——五七）著錄「妙復軒評石頭記」鈔本一百二十四，有五桂山人的道光三十年跋文，明說批書的人是張新之，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和他同客莆田；二十四年（一八四四）評本成五十卷，新之回北京去了；四五年之後，「同遊台灣，居郡署……閱一載，百二十四竟脫稿。……」張新之的籍實生平無可攷，可能是漢軍旗人，但他不是台灣府知府，只是知府衙門裏的一位幕客，這一點可以改正孫桐生的錯誤。

孫桐生，字小蓼，四川綿州人，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三甲一百十八名進士，翰林散館後出知郢縣，後來做到湖南永州府知府。他輯有「國朝全蜀詩鈔」。

這部甲戌本第三四二葉下賈政優待賈雨村一段，有墨筆眉評一條，說：

予聞之故老云，賈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高士奇）。蓋江村未選時，因明珠之僕以進身，放廢奇福，擢顯秩。及納蘭執政，反推升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則寶玉之爲容若（納蘭成德）無疑。請以質之知人論世者。

同治丙寅（五年）季冬，左綿痴道人記。（此下有「情主人」小印）

這位批書人就是綿州孫桐生。（刻本「妙復軒」批紅樓夢的孫桐生序也說「訪諸故老，或以爲書爲近代明相而作，實玉爲納蘭容若。……若賈雨村，即高江村也。……」）我要請讀者認清他這一條長批的筆跡，因爲這位孫太守在這個

甲戌本上批了三十多條眉批，筆跡都像第三四二葉這條簽名蓋章的長批。（此君的批語，第五回有十七條，第六回有五

條，第七回有四條，第八回有四條，第二十八回有兩條。〕他又喜歡校改字，如第二回九葉上改的「疑」字；第三回十四葉上九行至十行，原本有空白，都被他填滿了；又如第二回上十一行，原作「偶因一着錯，便爲人上人」，墨筆妄改「着錯」爲「回顧」，也是他的筆跡。（庚辰本此句正作「偶然一着錯。」）孫桐生的批語雖然沒有什麼高明見解，我們既已認識了他的字體，應該指出這三十多條墨筆批語都是他寫的。

民國五十年，五月十八日。

#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 / 制作的电子图书

---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请访问 [抚琴居论坛](#)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